



戊寅十一月廿四日卷十三卷 是日發揚州

列傳第七



南史十七



李

延壽

劉敬宣

劉懷肅

弟懷敬

懷慎

劉粹

族弟損

孫處

蒯恩

向靖

子柳

劉鍾

虞丘進

孟懷玉

弟龍符

胡藩

劉康祖

伯父簡之簡之子道產

簡之弟謙之道產子延孫

劉敬宣字萬壽彭城人也父牢之晉鎮北將軍敬宣八歲喪母晝夜號泣中表異之輔國將軍桓序鎮蕪湖牢之參

南史列傳二

序軍事四月八日敬宣見衆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為母
灌像因悲泣不自勝序謂牢之曰卿此兒非唯家之孝子
必為國之忠臣起家王恭前軍參軍又參會稽世子元顯
征虜軍事隆安二年王恭起兵京口以誅司馬尚之為名
牢之時為恭前軍司馬恭以豪戚自居其相陵忽牢之心
不能平及恭此舉使牢之為前鋒牢之遣敬宣襲恭敗之
元顯以敬宣為後將軍諮議參軍三年孫恩為亂牢之自
表東討敬宣請以騎傍南山趣其後吳賊畏馬又懼首尾
受敵遂大敗之進平會稽遷後軍從事中郎宋武帝既累
破祆賊功名日盛敬宣深相憑結元顯進號驃騎敬宣仍

隨府轉元顯驃騎羣下化之敬宣每預宴會調戲無所酬
荅元顯甚不悅元興三年牢之南討桓玄元顯為征討大
都督日夜昏酣牢之以道子昏闇元顯淫凶慮平玄之日
亂政方始會玄遣信說牢之牢之欲假手於玄誅執政然
後乘玄之際可以得志天下將許玄降敬宣諫恐玄威望
既成則難圖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之如反覆手但
平後令我柰驃騎何遣敬宣為任玄既得志害元顯廢道
子以牢之為會稽太守牢之與敬宣謀襲玄期以明日爾
日大霧府門晚開日射敬宣不至牢之謂謀泄欲奔廣陵
而敬宣還京口迎家牢之謂已為玄禽乃縊而死敬宣奔

父子俱是名手
不當以改敗異
觀

喪哭畢就司馬休之高雅之等俱奔洛陽往來長安求救於姚興後奔慕容德敬宣素明天文知必有興復晉室者尋夢丸土服之覺而喜曰丸者桓也桓吞吾當復本土乎乃結青州大姓諸省封謀滅德推休之為主時德司空劉軌大被任高雅之又娶軌謀泄乃相與殺軌而去會宋武帝平京口手書召敬宣即馳還襲封武岡縣男後拜江州刺史劉毅之少人或以雄桀許之敬宣曰此人外寬內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逢當以陵上取禍毅聞深恨及在江陵知敬宣還尋知為江州大駭惋敬宣愈不自安安帝反正自表求解武帝恩款周洽所賜莫與為比敬宣女嫁

賜錢三百萬雜絲千匹帝方大相寵任欲令立功義熙三年表遣敬宣伐蜀博士周祗諫以為道遠運漕難繼毛偕之家讎不雪不應以得死為恨劉敬宣蒙生存之恩亦宜性命仰答將軍欲驅二死之甘心忘國家之重計愚情竊所未安不從假敬宣節監征蜀諸軍事故宣至黃武去成都五百里食盡遇疾疫而還為有司奏免官五年武帝伐慕容超除中軍諮議參軍與兖州刺史劉藩大破超軍進圍廣固屢獻規略盧循逼建歎敬宣分領鮮卑獸斑突騎置陣甚整循走仍從南討為左衛將軍敬宣寬厚善待士多伎藝弓馬音律無事不善尚書僕射謝混美才地少所

交納與敬宣遇便盡禮或問混卿未嘗輕交而傾蓋劉壽何也混曰孔文舉禮太史子義天下豈有非之邪初敬宣蜀還劉毅欲以重法繩之武帝既相任待又何無忌謂不宜以私憾傷至公毅雖止獨謂武帝曰平生之舊豈可孤信光武悔之於龐萌曹公失之於孟卓宜深慎之毅出為荊州謂敬宣曰欲屈卿為長史南蠻豈有見輔意乎敬宣懼禍以告武帝帝笑曰但令老兄平安必無過慮後領冀州刺史時帝西討劉毅豫州刺史諸葛長人監太尉軍事貽敬宣書曰盤龍狼戾專恣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量具之事相與共之敬宣報曰下官常懼福過災生實

思避盈居損量量之百非所敢當便以長人書主帝謂王誕曰阿壽故為不負我十一年進號右軍將軍時晉宗室司馬道賜為敬宣參軍會武帝西征司馬休之而道賜乃陰結同府辟閭道秀左右小將主猛子等謀反道賜自號齊王規據廣固舉兵應休之猛子取敬宣刀殺敬宣文武佐吏即討道賜道秀猛子斬之先是敬宣嘗夜與僚佐宴空中有投一隻芒屨於坐際敬宣食盤上長三尺五寸已經人著耳鼻間並欲壞頃之而敗喪至武帝臨哭甚哀子光祖嗣宋受禪國除

劉懷肅彭城人宋武帝從母兄也家世貧窶而躬耕好學

仕晉為費令及聞武帝起義棄縣來奔義熙元年為輔國
將軍淮南歷陽二郡太守二年又領劉毅撫軍司馬以建
義功封東興縣侯其冬桓石綬司馬國璠陳襲於胡桃山
聚眾為寇懷肅討破之江淮間羣蠻及桓氏餘黨為亂懷
肅自請討之及行失言殺上表免懷肅官三年卒追贈左
將軍無子弟懷慎以子蔚祖嗣位江夏內史蔚祖卒子道
存嗣位太尉江夏王義恭諮議參軍孝武伐元凶道存出
奔義軍元凶乃殺其母以徇景和中為義恭太宰從事中
郎義恭敗以黨與下獄死
懷肅次弟懷敬譚訥無才能初武帝產而皇妣殂孝皇帝

貧薄無由得乳人議欲不舉帝從母生懷敬未甚乃斷懷
敬乳而自養帝以舊恩懷敬累見寵授至會稽太守時
以為速武帝曰亡姨於我恩重此何可忘歷尚書金紫光
祿大夫懷敬子真道為錢唐令元嘉十三年東土亂帝遣
揚州中從事史沈演之巡行在所演之表真道及餘抗令
劉道錫有美政上嘉之各賜穀千斛以真道為步兵校尉
十四年出為梁南秦二州刺史十八年氏帥揚難當侵寇
漢中真道討破之而難當寇盜猶不已文帝遣龍驤將軍
裴方明率禁兵五千受真道節度十九年方明至武興率
太子積弩將軍劉康祖等進軍大敵剋捷以真道為建威

將軍雍州刺史方明輔國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又詔故
晉壽太守姜道盛殞身鋒鏑可贈給事中賜錢十萬道盛
注古文尚書行於世真道方明並坐破仇池斷割金銀諸
雜寶貨又藏難當善馬下獄死

懷敬弟懷慎少謹慎質直從宋武帝征討任徐州刺史為
政嚴猛境內震肅以平廣固盧循功封南城縣男十二年
武帝北伐以為中領軍征虜將軍宿衛輦轂坐府內相殺
免官雖名位轉優而恭恪愈至母所之造位任不踰已者
比東帶門外下車其謹退類如此永初元年以佐命功進
爵為侯位五兵尚書加散騎常侍光祿大夫景平元年遷

護軍將軍祿賜班於宗族家無餘財卒謚肅侯子德願嗣
大明初為游擊將軍領石頭戍事坐受賈客韓佛智貨下
獄奪爵後為秦郡太守德願性醜率為孝武狎侮上龍姬
殷貴妃薨葬異數與羣臣至殷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若
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使號慟撫膺擗踊涕泗交流上其
悅以為豫州刺史又令醫人羊志哭殷氏志亦嗚咽他
日有問志卿那得此副急志時新喪愛姬答曰我爾日
自哭亡妾耳志滑稽善為諧謔上亦愛狎之德願善御車
嘗立兩柱使其中劣通車軸乃於百餘步上振纜長驅未
至數尺打牛奔從柱間直過其精如此孝武聞其能為之

乘畫輪車幸太宰江夏王義恭第德願岸著龍冠短朱衣
執轡進止甚有容狀永光中為廷尉與柳元景厚善元景
敗下獄誅懷慎庶長子榮祖少好騎射為武帝所知及盧
循攻逼時賊乘小艦入淮按柵武帝宣令三軍不得輒射
賊榮祖不勝憤怒冒禁射之所中應弦而倒帝益奇焉以
戰功參太尉軍事從討司馬休之彭城內史徐達之敗沒
諸將意沮榮祖請戰愈厲上乃解所著鎧授之榮祖陷陣
身被數創及帝北伐轉鎮西中兵參軍水軍入河與朱超
石大破魏軍於半城帝大饗戰士謂榮祖曰卿以寡克衆
攻無堅城雖古名將何以過此永初中為輔國將軍追論

半城功賜爵都鄉侯榮祖為人輕財貴義善撫將士然性
褻頗失士君子心卒于官懷慎弟懷默江夏內史子孫登
武陵內史孫登子亮少工力植以軍功封順陽縣侯歷梁
益州刺史在任廉儉所得公祿悉以還官宋明帝下詔
褒美亮在梁州忽服食欲致長生迎武常山道士孫懷道
使合仙藥藥成服之而卒及就斂屍弱如生謚曰剛侯孫
登弟道隆前廢帝景和中任右衛將軍封永昌縣侯委以
腹心之任泰始初又為明帝盡力遷左衛將軍中護軍賜
死事在建安王休仁傳

劉粹字道冲沛郡蕭人也家在京口初為州從事從宋武

帝平建鄴征廣固以功封西安縣五等侯累遷中軍諮議
參軍盧循之逼京口任重文帝時年四歲武帝使粹奉文
帝鎮京口後為江夏相族兄毅貳於武帝粹不與毅同而
盡心武帝帝將謀毅衆並疑粹在夏口帝愈信之及大軍
至竭其誠力事平封灑縣男永初元年以佐命功改封建
安縣侯文帝即位為雍州刺史加都督元嘉三年討謝晦
初晦與粹善以粹子曠之為參軍至是帝甚疑之王弘曰
粹無私必無憂也及受命南討一無所顧文帝以此嘉之
晦亦不害曠之遣還粹尋卒曠之嗣粹弟道濟位益州刺
史任長史費謙等聚斂傷政害人初晉末有司馬飛龍者

自稱晉宗室走仇池元嘉九年聞道濟殺撫太和遂自仇
池入綿竹為亂道濟遣軍討斬之先是道濟以五城人帛
氏奴梁顯為參軍督護費謙固執不與遠方商人至者謙
又抑之商旅呼嗟百姓咸欲為亂氏奴等因聚黨為盜及
趙廣等詐言司馬殿下猶在陽泉山中蜀土僑舊翕然並
反奉道人程道養言是飛龍道養抱罕人也趙廣改名為
龍興號為蜀王車騎大將軍益梁一州牧建號泰始元年
備置百官以道養弟道助為驃騎將軍長沙王鎮涪城廣
自號鎮軍將軍帛氏奴為征虜將軍梁顯為鎮北將軍奉
道養圍成都道濟遣中兵參軍裴方明頻破之十年正月

賊復大至攻逼成都道濟卒方明等共埋尸於後齋使書
與道濟相似者為教酬荅籤疏不異常日雖母妻不知也
二月道養并壇郊天方就柴燎方明擊大敗之會平西將
軍臨川王義慶使巴東太守周籍之帥眾援成都廣等屯
據廣漢分守郫川籍之與方明攻郫克之方明禽偽驃騎
將軍司馬龍仲斬之龍仲即道助也涪蜀皆平俄而張尋
攻破陰平復與道養合逃于郫山其餘羣賊出為盜不絕
文帝遣寧朔將軍蕭江之討之十四年餘黨乃平遷趙廣
張尋等於建邺十六年廣尋復與國山令司馬敬琳謀反
伏諸粹族弟損字子騫衛將軍毅從父弟也父鎮之字仲

德以毅貴顯閑居京口未嘗應召常謂毅汝必破我家毅
甚畏憚每還京口未嘗敢以羽儀入鎮之門左光祿大夫
徵不就卒於家損元嘉中為吳郡太守至昌明便入太伯
廟時廟室頽毀垣牆不脩損愴然曰清塵尚可髣髴衛字
一何摧頽即令脩葺卒贈太常損同郡宗人有劉伯龍者
少而貧薄及長歷位尚書左丞少府武陵太守貧窶尤甚
嘗在家慨然召左右將營十一之方忽見一鬼在傍撫掌
大笑伯龍歎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為鬼所笑也遂止
孫處字季高會稽永興人也籍字季高以字行少任氣武
帝征孫恩季高樂從及平建邺封新畚縣五等侯盧循之

難武帝謂李高曰此賊行破非卿不能破其窟穴即遣李
高泛海襲番禺按之循父故長史孫建之司馬虞庭夫等
輕舟奔始興即分遣振武將軍沈田子等討平嶺表諸郡
循於左里走還襲廣州李高破走之義熙七年李高卒追
贈南海太守封侯官縣侯九年武帝表贈交州刺史

蒯恩字道恩蘭陵承人也武帝征孫恩縣差恩伐馬芻常
負大束兼倍餘人每捨芻於地歎曰大丈夫彎弓三石柰
何充焉士武帝聞之即給器仗自征祚賊常為先登膽力
過人甚見愛信於婁縣戰箭中右目平京城定建鄴以軍
功封都鄉侯從伐廣固破盧循隨劉藩追斬徐道覆與王

鎮惡襲江陵隨朱齡石伐蜀又從伐司馬休之自從征討
凡百餘戰身被重創武帝錄其前後功封新寧縣男武帝
北伐留恩侍衛世子命朝士與之交恩益自謙損與人語
常呼位官自稱鄙人撫士卒甚有恩紀世子開府再遷為
司馬後入關迎桂陽公義真及於赫連勃勃傳國至孫無
子國除

向靖字奉仁小字彌河內山陽人也各與武帝祖諱同故
以小字行靖與武帝有舊從平京城參建武軍事進平建
鄴以功封山陽縣五等侯又從征廣固討盧循所在著績
封安南縣男武帝西伐司馬休之征關中並見任使及帝

受命以佐命功封曲江縣侯位太子左衛率加散騎常侍
卒于官爾身儉約不營室宇無園田商貨之業時人稱
之子植嗣身過失不受母訓奪爵更以植次弟禎紹封又
坐殺人國除

禎弟柳字玄季有學義才能立身方雅太尉表淑司空徐
湛之東揚州刺史顏竣皆與友善及竣貴柳猶以素情自
許不推先之順陽范瑒誠柳曰各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
得作曩時意邪柳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一日以勢
利處之及柳爲南康郡涉義宣事敗繫建康獄屢密請竣
求相申救孝武嘗與竣言及柳事竟不助之柳遂伏法瑒

向柳不知人

字伯玉平北將軍汪曾孫也位淮南太守

劉鍾字世之彭城人也少孤依鄉人中山太守劉回共居
常慷慨於貧賤從宋武帝征伐盡其心力及義旗建帝拔
鍾爲郡主簿曰豫是彭城鄉人赴義者並可依劉主簿於
是立義隊連戰皆捷及桓謙屯于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
西武帝疑賊有伏兵顧左右政見鍾謂曰此山下當有伏
兵卿可往探之鍾馳進果有伏兵一時奔走後除南齊國
內史封安丘縣五等侯求改葬父祖及親屬十喪帝厚加
資給從征廣固孟龍符於陣陷沒鍾直入取其屍而反盧
循逼建鄴鍾拒柵身被重創賊不得入循南走鍾又隨劉

藩追徐道覆斬之後隨朱齡石伐蜀爲前鋒去成都二百里鍾于時脚疾齡石乃詣鍾謀且欲養銳息兵以伺其隙鍾曰不然前揚言大衆向內水譙道福不敢捨涪城今重軍卒至出其不意蜀人已破膽矣賊今阻兵守險是其懼不敢戰非能持久也因其兌懼攻之其勢必剋若緩兵彼將知人虛實當爲蜀子虛耳齡石從之明日陷其二城徑平成都以席固功封永新縣男十二年武帝北伐鍾居守累遷右衛將軍元熙元年卒傳國至孫齊受禪國除

虞丘進字豫之東海邳人也少時隨謝玄謝玄討苻堅有功封關內侯後從宋武帝征孫恩頻戰有功從定建鄴除

燕國內史封龍川縣五等侯及盧循逼都孟昶等議奉天子過江進廷議不可面折昶等武帝甚嘉之除鄱陽太守後隨劉藩斬徐道覆義熙九年以前後功封望蔡縣男永初二年累遷太子右衛率卒追論討司馬休之功進爵爲子傳國至曾孫齊受禪國除

孟懷玉平昌安丘人也世居京口宋武帝東伐孫恩以爲建武司馬豫義旗從平京口定建鄴以功封鄱陽縣五等侯盧循逼都以戰功爲中書詔議參軍循平封陽豐縣男位江州刺史南中郎將卒官無子國除

懷玉弟龍符驍果有膽氣早爲武帝所知以軍功封平昌

縣五等子從伐虜固以車騎將軍加龍驤將軍廣川太守
乘勝追奔被圍見害追贈青州刺史封臨沅縣男

胡藩字道序豫章南昌人也少孤居喪以毀聞太守韓伯
見之謂藩叔尚書少廣曰卿此姪當以義列成名州府辟
不就須二弟冠婚畢乃參郗恢征虜軍事時殷仲堪爲荆
州刺史藩外兄羅企生爲仲堪參軍藩過江陵省企生因
說仲堪曰桓玄意趣不常節下崇待太過非將來計也仲
堪不悅藩退謂企生曰倒戈授人必至大禍不早去後悔
無及後玄自夏口襲仲堪藩參玄後軍軍事仲堪敗企生
果以附從及禍藩轉參大尉大將軍相國軍事宋武帝起

兵玄敗將出奔藩扣馬曰今羽林射手猶有八百皆是
義故西人一旦捨此欲歸可復得乎玄直以鞭指天而已
於是奔散相失追及玄於蕪湖玄見藩喜謂張須無曰卿
州故爲多士今復見王脩桑落之敗藩艦被燒并鎧入水
潛行三十許步方得登岸乃還家武帝素聞藩直言於殷
氏又爲玄盡節召參鎮軍軍事從征慕容超超軍屯聚臨
朐藩言於武帝曰賊屯軍城外留守必寡今往取其城而
斬其旗幟此韓信所以剋趙也帝乃遣檀韶與藩潛往即
剋其城賊見城陷一時奔走還保廣固圍之將拔之夜忽
有鳥大如鵝蒼黑色飛入帝帳裏衆以爲不祥藩賀曰蒼

黑者胡虜也胡虜歸我大吉之祥明日攻城陷之從討盧循於左里頗戰有功封吳平縣五等子尋除都陽太守從伐劉毅初毅嘗之荊州表求東道還建鄴辭墓去都數千里不過拜關帝出倪塘會毅藩請殺之乃謂帝曰公謂劉衛軍為公下乎帝曰卿謂何如對曰夫豁達大度功高天下連百萬之衆允天人之望毅固以此服公至於涉獵記傳一詠一點自許以雄豪加以誇伐搢紳白面之士輻湊而歸此毅不肯為公下也帝曰吾與毅俱有剋復功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圖至見謂藩曰昔從卿倪塘之謀無今舉也又從征司馬休之復為參軍徐達之敗沒帝怒即日於

馬頭岸度江津岸壁立數丈休之臨岸置陣無由可登帝呼藩令上藩有疑色帝怒命左右錄來欲斬之藩不受命顧曰寧前死耳以刀頭穿岸劣容脚指徑上隨之者稍多及登殊死戰敗之從伐關中參太尉軍事統別軍至河東暴風漂輜重艦度北岸魏軍牽得此艦藩氣憤率左右十一人乘小船徑往魏騎五六百見藩來並笑之藩素善射登岸射之應弦而倒者十許人魏軍皆退悉收所失而反又遣藩及朱超石等追魏軍於半城魏騎數萬合圍藩及超石不盈五千力戰大破之武帝還彭城參相國軍事論平司馬休之及廣固功封陽山縣男元嘉中位太子左

衛率卒謚曰壯侯子隆世嗣藩諸子多不遵法度第十四
子遵世同孔熙先逆謀文帝以藩功臣不欲顯其事使江
州以他事殺之十六子誕世十七子茂世後欲奉庶人義
康交州刺史檀和之至豫章討平之

劉康祖彭城呂人也世居京口父虔之輕財好施位江夏
相宋武帝西征司馬休之及魯宗之宗之子軌襲殺虔之
追贈梁秦二州刺史封新康縣男康祖便弓馬膂力絕人
以浮蕩捕酒爲事每犯法爲郡縣所錄輒越屋踰牆莫之
能禽夜入人家爲有司所圍突圍去並莫敢追因夜還京
口半夕便至明日守門詣府州要職俄而建康移書錄之

府州執事者並證康祖其父在京遂得無恙前後屢被亂
劫文帝以勲臣子每原貸之後襲封拜員外郎再坐捕賊
免官孝武爲豫州刺史鎮歷陽以康祖爲征虜中兵參軍
既被委任折節自脩歷南平王鐸安蠻府司馬元嘉二十
七年魏大武帝親率大衆攻圍汝南文帝遣諸軍救援康
祖摠統爲前驅次新蔡攻破魏軍去懸瓠四十里大武燒
營而還轉左軍將軍文帝欲大舉北侵康祖以歲月已晚
請待明年上不許其年秋蕭斌王玄謨沈慶之等入河康
祖率豫州軍出許洛玄謨等敗歸南平王鐸在壽陽上慮
爲魏所圍召康祖速反康祖回軍未至壽陽數十里會魏

乘昌王以長安之衆八萬騎與康祖相及於尉武康祖有
八千人乃結車營而進魏軍四面來攻衆分爲二且休且
戰康祖率厲將士無不一當百魏軍死者大半流血沒踝
矢中頭而死於是大敗舉營淪覆免者裁數千人魏人傳
康祖首示彭城面如生贈益州刺史謚曰壯

康祖伯父簡之有志幹爲宋武帝所知帝將謀興復收集
才力之士嘗再造簡之會有客簡之悟其意謂慶之曰劉
下邳再來必當有意旣不得語汝可試往見之及慶之至
武帝已剋京口慶之即投義簡之聞之殺耕牛會衆以赴
之位太尉諮議參軍簡之弟謙之好學撰晉紀二十卷位

廣州刺史太中大夫

簡之子道產初爲無錫令襲爵百安縣五等侯元嘉三年
累遷梁南秦二州刺史加都督在州有惠化後爲雍州刺
史領寧蠻校尉加都督兼襄陽太守善於臨職在雍部政
績尤著蠻夷前後不受化者皆順服百姓樂業由此有襄
陽樂歌自道產始也卒于官謚曰襄侯道產澤被西土及
喪還諸蠻皆備縗絰號哭追送至于沔口

長子延孫孝武初位侍中封東昌縣侯累遷尚書右僕射
大明元年除金紫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又出爲南徐州
刺史先是武帝遺詔京口要地去都密邇自非宗室近戚

不得居之劉氏之居彭城者分爲三里帝室居綏輿里左將軍劉懷肅居安上里豫州刺史劉懷武居叢亭里三里及延孫所居呂縣凡四劉雖同出楚元王由來不序昭穆延孫於帝室本非同宗不應有此授時司空竟陵王誕爲徐州上深相畏忌不欲使居京口遷之廣陵廣陵與京口對岸使腹心爲徐州據京口以防誕故以南徐州授延孫而與之合族使諸王序親三年南兖州刺史竟陵王誕有罪不受徵延孫馳遣中兵參軍杜幼文赴討及至誕已閉城自守乃還誕遣劉公泰齎書要之延孫斬公泰送首建鄴復遣幼文受沈慶之節度五年詔延孫曰舊景樹親由來常準今此防久弭當以還授小兒乃徵延孫爲侍中尚書左僕射領護軍延孫病不任拜赴卒贈司徒給班劍二十人有司奏謚忠穆詔改爲文穆子質嗣

論曰劉敬宣與宋武恩結龍潛義分早合雖興復之始事隔逢迎而深期久要未之或爽隆赫之任遂止於人在飾終之數無聞於身後恩禮之有厚薄將別有以乎劉懷肅劉懷慎劉粹孫與蒯恩向靖劉鍾震立進子孟懷子孟龍符胡藩等或階緣恩舊一其心力或攀附風雲五奮其鱗羽咸能振拔塵滓自致封侯詩云無德不報其言信矣康祖門奉興王早裂封壤受委疆場赴蹈爲期道產樹績漢南歷

年踰十遺風餘烈有足稱焉覽其行事可謂異迹均美延
孫隆名盛寵擢而後授遂以腹心之託自致宗臣之重亦
其遇也

列傳第七

南史十七

列傳第八

南史十八

李

延壽

趙倫之子

蕭思話

子惠開 惠明

惠明弟惠基

惠基子洽

惠基弟惠休

惠休弟子介

介子允一引

惠開從孫琛

臧燾

玄孫嚴

嚴族叔未娶

未娶子盾

厥

趙倫之字幼成下邳僮人宋孝穆皇后之弟也幼孤貧事

母以孝稱宋武帝起兵以軍功封閭中縣五等侯累遷雍

州刺史武帝北伐倫之遣順陽太守傅弘之扶風太守沈

田子出曉柳大破姚泓於藍田及武帝受命以佐命功封

霄城縣侯少帝即位徵拜護軍元嘉三年拜領軍將軍倫

之雖外戚貴寵而居身儉素性野拙澗於人間世事多所
不解父居方伯公私富貴入為護軍資力不稱以為見貶
光祿大夫范泰好戲笑謂曰司徒公缺必用汝老奴我不
言汝資地所任要是外戚高秩次第所至耳倫之大喜每
載酒肴詣泰五年卒謚元侯子伯符嗣

伯符字潤遠少好弓馬為寧遠將軍總領義徒以居宮城
北每火起及有劫盜輒身貫甲冑助郡縣赴討武帝甚嘉
之文帝即位累遷徐充二州刺史為政苛暴吏人畏懼如
與虎狼居而劫盜遠迸無敢入境元嘉十八年徵為領軍
將軍先是外監不隸領軍宜相統攝者自有別詔至此始

統領焉後為丹楊尹在郡嚴酷曹局不復堪命或委叛被
戮透水而死典筆吏取筆失旨頓與五十鞭子清尚文帝
第四女海鹽公主甚愛重倩嘗因言戲以手擊主事上聞
文帝怒離婚伯符慙懼發病卒謚曰肅傳國至孫勛齊受
禪國除

蕭思話南蘭陵人宋孝懿皇后弟子也父源之字君流歷
徐兗二州刺史永初元年卒贈前將軍思話十許歲時未
知書好騎屋棟打細箒鼓侵暴隣曲莫不患毒之自此折
節數年中遂有令譽頗工隸書善彈琴能騎射後襲爵封
陽縣侯元嘉中為青州刺史二命司馬朗之兄弟聚黨謀

南史列傳
為亂思話遣北海太守蕭深討斬之八年魏軍大至乃棄鎮奔平昌魏軍定不至由是徵繫尚方初在青州常所用銅斗覆在藥厨下忽於斗下得二死雀思話歎曰斗覆而雙雀殞其不祥乎既而被繫及梁州刺史甄法護在任失和氏帥楊難當因此寇漢中乃自徙中起思話為梁南秦二州刺史平漢中悉收侵地置戍葭萌水思話遷鎮南鄭法護中山無極人也過江寓居南郡法崇自少府為益州刺史法護委鎮之罪為府所收於獄賜死文帝以法崇受任一方命言法護病卒文帝使思話上定漢中本末下之史官十四年遷臨川王義慶平西長史南蠻校尉文

帝賜以弓琴手敕曰前得此琴言是舊物今以相借并往桑弓一張理材乃快良材美器宜在盡用之地夫人真無所與讓也嘗從文帝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間意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監四州軍事徵為吏部尚書思話以去州無復事力倩府軍身九人文帝戲之曰丈人終不為田父於閭里何憂無人使邪未拜遷護軍將軍是時魏攻懸瓠文帝將大舉北侵朝士僉同思話固諫不從魏軍退即代孝武為徐兗二州刺史監四州軍事後為圍碣磔城不拔退師歷下為江夏王義恭所奏免官元凶殺立以為徐

究二州刺史即起義以應孝武孝武即位徵為尚書左僕射固辭改為中書令丹陽尹散騎常侍時都下多劫掠二旬中十七發引咎陳遜不許後拜郢州刺史加都督卒贈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穆侯思話外戚令均章早見任待歷十二州杖節監督者九焉所至雖無皎皎清節亦無穢黷之累愛才好士人多歸之

長子惠開少有風氣涉獵文史家雖貴戚而居服簡素初為祕書郎意趣與人多不同比肩或三年不共語外祖光祿大夫沛郡劉成戒之曰汝恩戚家子無多異以取天下之疾轉太子舍人與汝南周朗同官交善以偏奇相尚孝

建元年為黃門侍郎與侍中何偃爭推積射將軍徐沖之事偃任遇甚隆怒使門下推彈惠開乃上表解職由此忤旨別敕有司以屬疾多免之思話素恭謹與惠開不同每加嫌責及見惠開自解表歎曰兒不幸與周朗周旋理應如此杖之二百尋除中庶子丁父艱居喪有孝性家妻事佛凡為父起四寺南岡下名曰禪周寺曲阿舊鄉宅名曰禪鄉寺京口墓亭名曰禪亭寺所封封陽縣名曰禪封寺謂國僚曰封秩鮮而兄弟甚多若全關一人則在我所讓若人人等分又事可悲耻寺衆既立自宜悉供僧衆樂封封陽縣侯為新安王子鸞冠軍長史惠開妹當適桂陽王

休範女又當適孝武子發遣之資應須二十萬乃以為豫章內史聽其肆意聚納由是在郡著貪暴之聲再遷御史中丞孝武與劉秀之詔曰今以蕭惠開為憲司異當稱職但一往眼額已自殊有所震及在職百僚憚之後拜益州刺史路經江陵時吉翰子在荊州共惠開有舊為設女樂樂人有美者惠開就求不得又欲以四女妓易之不許惠開怒收吉斬之即納其妓啓云吉為劉義宣所遇交結不逞向臣訕毀朝政輒已戮之孝武稱快惠開素有大志至蜀欲廣樹經畧善於叙述聞其言者皆以為大功可立才踈意廣竟無成功嚴用威刑蜀人號曰臥虎明識過人嘗

三千沙門一閱其名退無所失明帝即位晉安王子勛反惠開乃集將佐謂曰吾荷世祖之眷當投袂萬里推奉九江蜀人素怨惠開嚴及是所遣兵皆不得前晉原郡及諸郡悉應並來圍城城內東兵不過二千凡蜀人惠開疑之悉皆遣出子勛尋敗蜀人並欲屠城以望厚賞明帝以蜀土險遠赦其誅責遣其弟惠基使蜀宣旨而蜀人志在屠城不使王命速達過留惠基惠基破其渠帥然後得前惠開奉旨歸順城圍得解明帝又遣惠開宗人寶首水路慰勞益州寶首欲以平蜀為功更獎說蜀人處處蜂起惠開乃啓陳情事遣宋寧太守蕭惠訓州別駕費欣業分兵並

進大破之禽寶首送之惠開至都明帝問其故侍衛左右莫不悚然側目惠開舉動自若從容荅曰臣唯知逆順不識天命又云非臣不亂非臣不平初惠開府錄事參軍劉希微負蜀人責將百萬為責主所制未得俱還惠開與希微共事不厚而既中凡有馬六十疋悉以乞希微償責其意趣不常如是惠開還資三千餘萬悉散施道俗一無所留後除桂陽王休範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其年會稽太守蔡興宗之郡惠開自京口請假還都相逢於曲阿惠開先與興宗名位略同又經情款自以負譽摧屈惠興宗不能詣已戒勒部下蔡會稽部伍若問慎不得荅惠開素嚴

部下莫敢違興宗見惠開舟力甚盛遣人訪訖事力二三百人皆低頭直去無一人荅者尋除少府加給事中惠開素剛至是益不得志曰大丈夫入管喉舌出莅方伯乃復低頭入中邪寺內所住齋前嚮種花草甚美惠開悉剷除別種白楊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曾懷雖壽百歲猶為夭也發病嘔血吐物如肝肺者卒子睿嗣齊受禪國除惠開與諸弟並不睦惠基使至益州遂不相見與同產弟惠明亦致嫌隙云

惠明其次弟也亦有時譽泰始初為吳興太守郡界有卞山山下有項羽廟相承云羽多居郡聽事前後太守不敢

嘉祥元年
上惠明謂綱紀曰孔季恭嘗爲此郡未聞有災遂盛設筵榻接賓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既而不見因發背旬日而卒

子眎素梁天監中位丹楊尹丞初拜日武帝賜錢八萬眎素一朝散之親友遷司徒左西屬南徐州中從事性靜退少嗜慾好學能清言榮利不關於中喜怒不形於色在人間及居職並任情通率不自矜尚天然簡素及在京口便有終焉之志後爲中書侍郎在位少時未爲諸暨令到縣十餘日挂衣冠於縣門而去獨居屏事非親戚不得至其籬門妻即齊太尉王儉女父與別居遂無子卒親故迹其

車行謚曰貞文先生

惠明弟惠基幼以外戚見宋江夏王義恭歎其詳審以女結婚歷中書黃門郎惠基善隸書及弈基齊高帝與之情好相得桂陽王休範妃惠基姊也高帝謂之曰卿家桂陽遂復作賊高帝頓新亭壘以惠基爲軍副惠基弟惠朗親爲休範攻戰惠基在城內了不自疑後爲長兼侍中袁粲劉彥節起兵之夕高帝以彥節是惠基妹夫惠基時直在省遣王敬則觀其指趣見惠基安靜不與彥節相知由是益加恩信仕齊爲都官尚書掌吏部永明中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尚書令王儉朝宗貴望惠基同在禮閣非公事不

私覲焉遷太常加給事中自宋大明以來聲伎所尚多鄭衛而雅樂正聲鮮有好者惠基解音律尤好魏三祖曲及相和歌每奏輒賞悅不能已當時能基人琅邪王抗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第二品赤松思速善於大行思莊戲遲巧於鬪基宋文帝時羊玄保爲會稽帝遣思莊入東與玄保戲因置局圖還於帝前覆之齊高帝使思莊與王抗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一卷遣還省至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寢思莊達旦不寐時或云思莊所以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對抗思莊並至給事中永明中敕使抗品基竟陵王子良使惠基掌其事初思話

先於曲阿起宅有閑曠之致惠基常謂其親曰須婚嫁畢當歸老舊廬身退素朝廷稱爲善士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子洽字宏稱幼敏寤年七歲誦楚辭略上口及長好學博涉善屬文仕梁位南徐州中從事近畿重鎮職吏數千人前後居者皆致巨富洽清身率職饋遺一無所受妻子不免飢寒素遷臨海太守爲政清平不尚威猛人俗便之還拜司徒左長史敕撰當塗堰碑辭甚贍麗卒於官文集二十卷行於世

惠基弟惠休齊永明四年爲廣州刺史罷任獻奉傾資上敕中書舍人茹法亮曰可問蕭惠休故當不復私邪吾欲分

南史列傳八
受之也後封建安縣子永元元年從吳興太守徵為尚書
右僕射吳興郡項羽神舊烈人云惠休事神謹故得美
遷于時朝士多見殺二年惠休遷至平望帝令服藥而卒
贈金紫光祿大夫惠休弟惠朗同桂陽賊齊高帝赦之後
為西陽王征虜長史行南兖州事坐法免官惠朗弟惠舊
仕齊左戶尚書子介

介字茂鏡少穎悟有器識梁大同中武陵王紀為揚州刺
史以介為府長史在職以清白稱武帝謂何敬容曰蕭介
甚貧可以處一郡復曰始興郡頻無良守可以介為之由
是出為始興太守及至甚著威德徵為少府卿尋加散騎

常侍會侍中闕選司舉王筠等四人並不稱旨帝曰我門
中久無此職宜用蕭介為之應對左右多所匡正帝甚重
之遷都官尚書每軍國大事必先訪介帝謂朱异曰端右
材也中大同二年辭疾致仕帝優詔不許終不肯起乃遣
謁者僕射魏祥就拜光祿大夫太清中侯景於潯陽敗走
入壽陽帝敕助防韋黯納之介聞而上表致諫極言不可
帝省表歎息卒不能用介性高簡少交游唯與族兄琛從
兄眎素及洽從弟淑等文酒賞會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
游初武帝摠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
罰酒一斗盾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文無

南史列傳八
九
加點帝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即席之美也年七十三卒於家

第三子允字叔佐少知名風神凝遠通達有識鑒容止醜藉仕梁位太子洗馬侯景攻陷臺城百僚奔散允獨整衣冠坐于宮坊景軍敬焉弗之逼也尋出居京口時寇賊縱橫百姓波駭允獨不行人問其故允曰性命自有常分豈可逃而免乎方今百姓爭欲奮臂而論大功何事於一書生哉莊周所謂畏景避迹吾弗為也乃閉門靜處併日而食卒免於患陳永定中侯安都為南徐州刺史躬造其廬以申長幼之敬宣帝即位為黃門侍郎晉安王為南豫州

以為長史時王尚少未親人務故委允行府事入為光祿卿允性敦重未嘗以榮利干懷及晉安出鎮湘州又苦攜允允少與蔡景歷善子徵脩父黨之敬聞允將行乃詣允曰公年德並尚國之元老從容坐鎮旦夕自為列曹何為方辛苦蕃外答曰已許晉安豈可忘信其性榮勢如此至德中鄱陽王出鎮會稽允又為長史帶會稽郡丞行經延陵季子廟設蘋藻之薦託異代之交為詩以敘意辭理清典後主嘗問蔡徵允之為人徵曰其清虛玄遠殆不可測至於文章可得而言因誦允詩以對後主嗟賞久之尋拜光祿大夫及隋師濟江允遷于關右時南士至長安者例

南史列傳
皆授官允與尚書僕射謝佑辭以老疾隋文帝義之並厚
賜帛尋卒年八十四

弟引字叔休方正有器度性聰敏博學善屬文仕梁位西
昌侯儀同府主簿侯景之亂梁元帝為荊州刺史朝士多
歸之引曰諸王力爭禍患方始今日逃難未是擇君之秋
吾家再世為始興郡遺愛在人政可南行以存家門耳乃
與弟彤及宗親等百餘人南奔嶺表時始興人歐陽頌為
衡州刺史乃往依焉頌遷廣州病死子統領其眾引疑統
異圖因事規正由是情禮漸踈及紇反時都下士人岑之
敬公孫挺等並惶駭唯引怡然謂之敬等曰管幼安表曜

卿亦但安耳君子正身以明道直己以行義亦何憂乎及
章昭達平番禺引始北還拜尚書金部侍郎引善書為當
時所重宣帝嘗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筆趣翩翩似鳥
之欲飛引謝曰此乃陛下假其毛羽耳帝又謂引曰我每
有所忿見卿輒意解何也引曰此自陛下不遷怒臣何預
此恩引性抗直不事權貴宣帝每欲遷用輒為用事者所
裁及呂梁覆師戎儲空匱轉引為庫部侍郎掌知營造引在
職一年而器械充足歷中書黃門吏部侍郎廣州刺史馬
靖甚得嶺表人心而甲兵精練每年深入徕洞數有戰功
朝野頗生異議宣帝以引悉嶺外物情且遣引觀靖審其

舉措諷令送質及至靖即悟旨遣兄弟爲質後主即位爲
中庶子建康令時殿內隊主吳璉及宦者李善度蔡脫兒
等多所請屬引一皆不許引始族子密時爲黃門郎諫引
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爲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
有本末亦安能爲李蔡致屈就令不平不過免職耳吳璉
竟作飛書李蔡證之坐免官卒於家子德言最知名引弟
彤位太子中庶子南康王長史

琛字彥瑜惠開從子也祖僧珍宋廷尉卿父惠訓齊末爲
巴東相梁武帝起兵齊和帝於荊州即位惠訓與巴西太
守曾休烈並以郡相抗惠訓使子瑣據上明建康城平始

歸降武帝宥之以爲太中大夫卒官琛少明悟有才辯數
歲時從伯惠開見而奇之撫其背曰必興吾宗起家齊太
學博士時王儉當朝琛年少素爲儉所識負其才氣候儉
宴于樂游乃著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儉坐儉與語大悅
儉時爲丹楊尹辟爲主簿永明九年魏始通好琛再銜命
北使還爲通直散騎侍郎時魏遣李彪來使齊武帝謙之
琛於御筵舉酒勸彪彪不受曰公庭無私禮不容受勸琛
答曰詩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坐者皆悅服彪乃受琛
酒累遷尚書左丞時齊明帝用法嚴峻尚書郎坐杖罰者
皆即科行琛乃密啓曰郎有杖起自後漢永時郎官位卑

親主文案與令史不異故郎三十五人令史二十人是以
 古人多耻為此職自魏晉以來郎官稍重今方參用高華
 吏部又近於通貴不應官高昔唱而罰遵曩科所以從來
 彈舉雖在空文而許以推遷或逢赦恩或入春令便得息
 停宋元嘉大明中經有被罰者別由犯忤主心非關常準
 自泰始建元以來未經施行事廢已久人情未習自奉敕
 之後已行倉部郎江重欣杖督五十皆無不人懷慙懼兼
 有子弟成長彌復難為儀適其應行罰可特賜輸贖使與
 令史有異以彰優緩之澤帝納之自是應受罰者依舊不
 行東昏初嗣立時議無廟見文琛議據周頌烈文閔予皆

為即位朝廟之典於是從之梁武在西邸與琛有舊梁臺
 建以為御史中丞天監九年累遷平西長史江夏太守始
 琛為宣城太守有北僧南度唯齋一瓢蘆中有漢書序傳
 僧云三輔舊書相傳以為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
 有異今者而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
 甚秘之及是以書餉鄱陽王範獻于東宮後為吳興太守
 郡有項羽廟土人名為憤王甚有靈驗遂於郡聽事安牀
 幕為神坐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聽拜祠以乾下牛
 充祭而避居他室琛至著屐登聽事聞室中有叱聲琛厲
 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聽事何也因遷之於

廟又禁殺牛解祀以贖代肉琛頗益大郡不事產業有闕
則取不以爲嫌歷左中郎支二尚書侍中帝每朝譙接琛
以舊恩嘗犯武帝偏諱帝歛容琛從容曰各不偏諱陛下
不應諱順上曰各有家風琛曰其如禮何又經預御筵醉
伏上以棗投琛琛仍取栗擲上正中面御史中丞在坐帝
動色曰此中有人不得如此豈有說邪琛即答曰陛下投
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上笑悅上每呼琛爲宗老琛
亦奉陳昔恩以早遊中陽夙忝同開雖迷興運猶荷洪慈
上答曰雖云早契聞乃自非同志勿談興運初且道狂奴
異琛常言少壯三好音律書酒年長以來二事都廢唯書

籍不衰而琛性通脫常自解竈事畢餘餒必陶然致醉位
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遺令諸子與妻同墳異藏祭以蔬
菜葬止車十垂事存率素果輿臨哭甚哀謚曰平子琛所
撰漢書文府齊梁拾遺并諸文集數十萬言子遊位少府
卿遊子密字士幾幼聰敏博學有文詞位黃門郎太子中
庶子散騎常侍

臧燾字德仁東莞莒人宋武敬皇后兄也少好學善三禮
貧約自立操行爲鄉里所稱晉太元中衛將軍謝安始立
國學徐充二州刺史謝玄舉燾爲助教晉孝武帝追崇庶
祖母宣太后議者或謂宜配食中宗燾議曰陽秋之義母

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言考仲子宮若配食惠廟則宮無緣別築前漢孝文孝昭太后並繫子為號祭於寢園不配於高祖孝武之廟後漢和帝之母曰恭懷皇后安帝祖母曰敬隱皇后順帝之母曰恭愍皇后雖不繫子為號亦祭於陵寢不配章安二帝此則二漢雖有太后皇后之異至於並不配食義同陽秋唯光武追廢呂后故以薄后配高廟又衛后既廢霍光追尊李夫人為皇后配孝武廟此非母以子貴之例直以高武二廟無配故耳又漢世立寢於陵自是晉制所異謂宜遠準陽秋考宮之義近慕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既正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

嚴禰之義顯繫子為稱兼明母貴之所由一舉而允三義固哲王之高致也議者從之頃之去官以父母老家貧與弟熹俱棄人事躬耕自業約已養親者十餘年父母喪亡居喪六年以毀瘠著稱宋武帝義旗建參右將軍何無忌軍事隨府轉鎮南參軍武帝鎮京口參帝中軍軍事入補尚書度支郎改掌祠部襲封高陵亭侯時六廟鴟尾災燾謂著作郎徐廣曰昔孔子在齊聞魯廟災曰必桓僖也今征西京兆四府君宜在毀落而猶列廟饗此其徵乎乃上議曰臣聞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將營宮室宗廟為首古先哲王莫不致肅恭之誠心盡崇嚴乎祖考然後能流淳化

於四海通幽感於神明固宜詳廢興於古典脩情禮以求
中者也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自考廟以至
祖考五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尊嘗乃止去祧為
壇去壇為墀有禱然後祭之此宗廟之次親疏之序也鄭
玄以為祧者文王武王之廟王肅以為五世六世之祖尋
去祧之言則祧非文武之廟矣文武向之初宗何云去祧
為壇乎明遠廟為祧者無服之祖也又遠廟則有享嘗之
降去祧則有壇墀之殊明世遠者其義彌疏也若祧是文
武之廟且同月祭於太祖雖推后穆以配天由功德之所
始非尊崇之義每有差降也又禮有以多為貴者故傳稱

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又言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
此則尊卑等級之典上下殊異之文而云天子諸侯俱祭
五廟何哉又王祭嫡殤下及來孫而上祀之禮不過高祖
推隆恩於下流者誠敬於尊廟亦非聖人制禮之意也是
以秦始皇建廟從王氏議以禮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祭以
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故上及征西以備六世之數宣
皇雖為太祖尚在子孫之位至於穀祭之日未申東向之
禮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矣今京兆以上既遷太祖
始得居正議者以昭穆未足欲屈太祖於卑坐臣以為非
禮典之旨也所謂與太祖而七自是昭穆既足太廟在六

世之外非爲須滿七廟乃得居太祖也議者又以四府君神主宜永同於殷祫臣又以爲不然傳所謂毀廟之主陳乎太祖謂太祖以下先君之主也故白虎通云禘祫祭遷廟者以其繼君之體持其統而不絕也豈如四府君在太祖之前非繼統之主無靈命之瑞非王業之基昔以世近而及今則情禮已遠而當長饗殷祫永虛太祖之位求之禮籍未見其可昔永和之初大議斯禮于時虞喜范宣並以洪儒碩學咸謂四府君神主無緣永存於百世或欲瘞之兩階或欲葬之石室或欲爲之改築雖所執小異而大歸是同昔宣皇既居羣廟之上而四主禘祫不已則大晉

殷祭長無太祖之位矣夫理貴有守不必過厚禮與世遷豈可順而不斷故臣子之情雖篤而靈厲之謚彌彰追遠之懷雖切而遷毀之禮爲用豈不有心於加厚顧禮制不可踰耳石室則藏於廟北改築則未知所處虞主所以依神神移則有瘞埋之禮四主若饗祀宜廢亦神之所不依也準傍事例且同虞主之瘞埋然經典難詳群言錯繆非臣淺識所能折中時學者多從熹議竟未施行宋武帝受命拜太常雖外戚貴顯而彌自冲約茅屋蔬食不改其舊所得奉祿與親戚共之永初三年致事拜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卒少帝贈左光祿大夫長子遠宣都太守遠子凝

之學步有當世才與司空徐湛之為異常交年少時與傅
僧祐俱以通家子始為文帝所引見時上與何尚之論鑄
錢事凝之便干其語次上因曰與語僧祐引凝之衣令止
凝之大言曰明主難再遇便應政盡所懷上與往復十餘
反疑之辭韻詮序上甚賞焉後為尚書左丞以徐湛之黨
為元凶所殺凝之子宣字士苦事在沈攸之傳實弟後後
軍參軍稜子嚴

嚴字彥威幼有孝性居父憂以毀聞孤貧勤學行止書卷
不離手從叔未甄為江夏郡攝嚴之官於途作屯游賦又
作七算辭並典麗性孤介未嘗造請梁僕射徐勉欲識之

嚴終不詣累遷湘東主宣惠輕車府參軍兼記室嚴於學
多所詣記尤精漢書諷誦略皆上口王嘗自執四部書目
試之嚴自甲至丁卷中各對一事并作者姓名遂無遺失
王遷荊州隨府轉西中郎安西錄事參軍歷義陽武寧郡
守郡界蠻左前郡守常選武人以兵鎮之嚴獨以數門生
單車入境郡蠻悅服後卒於鎮南諮議參軍文集十卷
嚴族叔未甄壽曾孫也父潭左戶尚書未甄有才幹少為
外兄汝南周顒所知仕梁為太尉長史丁所生母憂三年
廬于墓側歷廷尉卿江夏太守卒子盾
盾字宣卿幼從徵士琅邪諸葛璩受五經璩學徒常有數

十百人看處其間無所狎比據曰此生王佐才也為尚書中兵郎美風姿善容止每趨奏梁武帝甚悅焉入兼中書通事舍人看有孝性嘗隨父宿直廷尉府母劉氏在宅夜暴亡看左手中指忽痛不得寢及旦宅信果報凶問其感通如此服未終父卒居喪五年不出廬戶形骸枯槁家人不識武帝累敕抑壁後累遷御史中丞性公強甚稱職中大通五年帝幸同泰寺開講設四部大會眾數萬人南越所獻馴象忽於眾中狂逸而奔皆駭散唯看與散騎侍郎裴之禮山疑然自若帝甚嘉焉災同二年為中領軍領軍管天下兵要監局事多看為公母以贍有風力長於撥繁職事甚

理先是吳平侯蕭景居此職著聲至是看復繼之後卒於領軍將軍謚曰忠

看弟厥字獻郊亦以幹局稱為首安太守郡居山海常結聚逋逃前二千石討捕不能止厥下車宣化凶黨皆襁負而出自是居人復業然政嚴百姓謂之臧彪前後再兼中書通事舍人卒於兼司農厥前後居職所掌之局大事及蘭臺廷尉所不能決者悉以付厥辯斷精明咸得其理卒後有搗登聞鼓訴求付清舍人帝曰臧厥既亡此事復無所付其見知如此子懷尚書三公郎

喜字義和壽之弟也與壽並好經學隆安初六起喜乃晉

騎射志立功名嘗與溧陽李阮崇獵遇猛獸突圍獵徒並散熹射之應弦而倒從宋武入京城進至建鄴植玄走武帝便使熹入宮收圖書器物封府庫有金飾樂器武帝問熹卿欲此乎熹正色曰主上幽逼播越非所將軍首建大義劬勞王室雖復不肖實無情於樂帝笑曰聊以戲耳以建義功封始興縣五等侯奉武帝車騎中軍軍事武帝將征廣固議者多不同熹贊成其行武帝遣朱齡石統大眾伐蜀命熹奇兵出中水領建平巴東二郡太守蜀主譙縱遣大將譙撫之也牛脾又遣譙小苟重兵塞打與熹至牛脾撫之敗走追斬之成都平熹遇疾卒於蜀追贈光祿勳

子質字含文少好鷹犬善蒲博意錢之戲長六尺七寸出面露口頰頂拳髮初為世子中軍參軍嘗詣譙軍趙倫之倫之名位已重不相接質

門戶何至以此中相輕倫之

王義恭撫軍參軍以

給事中會

稽長公主每為之言乃出為建平太守甚得蠻楚心歷竟陵內史巴東建平三郡太守吏人便之質始出三十屢

居名郡涉獵文史

好

帝謂可大

任以為徐兗二州

都督在鎮奢凌爵命無章為有

司所紀遇赦與范

芝等厚善墨謀反量質必與之

同會事發復為義興太守二十七年遷南譙王義宣司空
司馬南平內史未之

魏太武帝圍汝南成主陳憲固

守告急文帝遣質輕

壽陽與安蠻司馬劉康祖等救憲

後太武率大衆數十萬劫彭城以質為輔國將軍北救始
至盱眙太武已過淮二十八年正月太武自廣陵北返悉
力攻盱眙就質求酒

便與之大武怒甚築長圍一

夜便合質報太武書云爾不聞童謠言邪虜馬飲江水佛
狸死卯年冥期使然非復人事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
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饗有桑乾哉假令寡人
不能殺爾上由我而死爾若有幸得為亂兵所殺爾若不

幸則生相鎖縛載以一驢負送都市爾識智及衆豈能勝

苻堅邪頃年展爾陸梁者是爾未飲江水太歲未卯故耳時

魏地童謠曰輶車北來如穿雉不意虜馬飲江水虜主北

歸石濟死虜欲度江天不徙故蒼書引之太武大怒乃作

鐵林於上施鐵鏡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魏軍書

寫臺格購斬太武封萬戶侯賜布絹各萬疋魏以鉤車鉤

垣樓城內繫組數百人叫呼引之車不能退質夜以木桶

盛人縣出城外截鉤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土堅密每

頽落下不過數斗魏軍乃自薄登城墜而復升莫有退者

殺傷萬計死者與城平如此三旬死者過半太武乃解圍

而歸上嘉質功以為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監四州諸軍事
明年文帝又北侵使質率見力向潼關質頓兵不肯時發
又顧戀嬖妾棄軍營壘單馬還城散用臺庫見錢六七百
萬為有司所糾上不問元凶殺立以質為丹楊尹質家遣
門生師顓報質具言文帝崩問質使告司空義宣及孝武
帝而自率眾五千馳下討逆自陽口進江陵見義宣時質
諸子在都聞質舉義並逃亡義宣始得質報即日舉兵馳
信報孝武板進質號征北將軍孝武即位加質車騎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江州諸軍事使質自白下步上薛安
都程天祚等亦自南掖門入與質同會太極殿庭生禽元

凶使質留守朝堂封始興郡公之鎮船千餘乘部伍前
後百餘里六平乘並施龍子幡時孝武自攬威權而質以
少主遇之刑政慶賞不復諮稟朝廷自謂人才足為一世
英傑始聞國禍便有異圖以義宣凡闇易制欲外相推奉
以成其志及至江陵便致拜稱名質於義宣雖為兄弟而
年近六十歲義宣驚曰君何意拜弟質曰事中宜然時義
宣已推崇孝武故其計不行每慮事泄及至新亭又拜江
夏王義恭義恭愕然問質所以質曰天下屯危禮異常日
前在荆州亦拜司空會義宣有憾於孝武質因此密信說
誘陳朝廷得失又謂震主之威不可持久質無復異同納

其說且義宣腹心將佐蔡超竺超人等咸有富貴情願又
勸義宣義宣時未受丞相質子敦爲黃門侍郎奉詔敦勸
道經尋陽質令敦具更譬說義宣義宣意乃定馳報豫州
刺史魯爽期孝建元年秋同舉爽失旨即起兵遣人至都
報弟瑜席卷奔叛瑜弟弘爲質府佐孝武馳使報質誅弘
於是執臺使狼狽舉兵馳報義宣孝武遣撫軍將軍柳元
景統豫州刺史王玄謨等屯梁山洲內岸築偃月壘水陸
待之元景檄書宣告而義宣亦相次係至江夏王義恭書
曰昔桓玄借兵於仲堪有似今日義宣由此與質相疑質
進計曰今以萬人取南州則梁山中絕萬人綴玄謨必不
敢輕動質浮舟外江直向石頭此上略也義宣將從之義
宣客顏樂之說義宣曰質若復拔東城則大功盡歸之矣
質遣麾下自行義宣遣腹心劉湛之就質陳軍城南玄謨
留羸弱守城悉精兵出戰薛安都騎軍前出垣護之督諸
將繼之乃大潰質求義宣欲計事密已走矣質不知所爲
亦走至尋陽焚府舍載妓妾入南湖摘蓮噉之追兵至以
荷覆頭沈於水出鼻軍士鄭俱兒望見射之中心兵刃亂
至腸胃纏縈水草隊主表應斬質傳首建鄴錄尚書江夏
王義恭等奏依漢王莽事添其頭藏于武庫詔可
論曰趙倫之蕭思話俱以外戚之親並接風雲之會言親

則在趙為密論望則於蕭為重古人云人能弘道蓋此之謂乎惠開親禮雖篤弟隙尤著方寸之內孝友異情峻於山川有驗於此臧氏文義之美傳于累代含文以致誅滅好亂之所致乎

列傳第八

南史十八

列傳第九

南史十九

李

延壽

謝晦

見贈弟

謝裕

子恂玄孫微

謝方明

子惠連

謝靈運

孫超宗曹孫茂卿

謝晦字宣明陳郡陽夏人晉太常哀之玄孫也哀子弈據安萬歲並著名前史據子朗字長度位東陽太守朗子重字景重位會稽王道子驟騎長史重生絢瞻晦曠遜絢位至宋文帝鎮軍長史早卒晦初為孟昶建威府中兵參軍昶死帝問劉穆之昶府誰堪入府穆之舉晦即命為太尉參軍武帝嘗訊獄其旦刑獄參軍有疾以晦代之晦車中

一覽訊陳... 對無失帝奇之即日署刑獄賊曹累遷
大尉... 可為休之時徐達之戰死帝將自登岸諸
將諫不從... 帝曰我斬御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
公晦死何有... 胡著登岸賊退乃止晦美風姿善言笑眉
目分明鬢髮如墨涉獵文義博瞻多通時人以方楊德祖
微將不及晦聞猶以為恨帝深加愛賞從征關洛內外要
任悉委之帝於彭城大會命紙筆賦詩晦恐帝有失起諫
帝即代作曰先蕩臨淄穢却清河洛塵華陽有逸驥桃林
無伏輪於是群臣並作時謝琨風華為江左第一嘗與晦
俱在武帝前帝自之曰一時頓有兩王人耳劉穆之遣使

陳事晦往往異同穆之怒曰公復有還時不及帝欲以晦
為從事中郎穆之堅執不與故終穆之世不遷及穆之喪
問至帝哭之甚慟曰喪我賢友晦時王直喜其自入閣參
審其自教出轉晦從事中郎宋臺建為右衛將軍加侍中
武帝聞咸陽淪沒欲復北伐晦諫以士馬疲惫乃止於是
登城北望慨然不悅乃命羣僚誦詩晦誦王粲詩曰南登
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帝流涕不
自勝及帝受命於石頭登壇備法駕入宮晦領游軍為警
加中領軍封武昌縣公永初二年坐行璽封鎮西司馬南
郡太守王華而誤封北海太守球免晦侍中尋轉領軍

將軍加散騎常侍依晉中軍羊祜故事入直殿省總統宿衛及帝不豫給班劍二十人與徐羨之傅亮檀道濟並侍醫藥少帝即位加中書令與徐傅輔政及少帝廢徐羨之以晦領護南兖校尉荊州刺史加都督欲令居外為援慮文帝至或別用人故遽有此授精兵舊將悉以配之文帝即位晦慮不得去甚憂懼及發新亭顧石頭城喜曰今得脫矣進封建平郡公固讓又給鼓吹一部至江陵深結侍中王華翼以免禍二女當配彭城王義康新野侯義賓元嘉二年遣妻及長子世休送女還都先是景平中魏師攻取河南至是欲誅羨之等并討晦聲言北行又言拜京陵裝舟艦傅亮與晦書言薄伐河朔事猶未已朝野之慮憂懼者多又言當遣外監萬幼宗往時朝廷處分異常其謀頗泄二年正月晦弟黃門侍郎瞻馳使告晦猶謂不然呼諮議參軍何承天示以亮書曰計幼宗一二日必至傅公慮我好事故先遣此書承天曰外間所聞咸謂西討已定幼宗豈有上理晦尚謂虛使承天豫立答詔啓草北行宜須明年江夏內史程道慧得尋陽人書言其事已審使執晦問計於承天對曰蒙將軍歿顧常思報德事變至矣何敢隱情然明日戒嚴動用軍法區區所懷懼不得盡晦懼曰卿豈欲我自裁哉承天曰尚未至此其在境外晦

曰荊州用武之地兵糧易給聊且決戰走復何晚吾不愛
死負先帝之顧如何又謂承天曰幼宗尚未至若後二三
日無消息便是不復來邪承天曰程說其事已判豈容復
疑晦欲焚南臺兵籍率見力決戰士人多勸發兵晦問諸
將戰士三千足守城乎南臺司馬周超曰非徒守城若有
外寇亦可立勳司馬庾登之請解司馬南郡以授之晦即
命超為司馬轉登之為長史文帝誅羨之等及晦子世休
收曠子世平兄子紹等晦知訖先舉羨之亮哀次發子弟
凶問既而日出射堂集得精兵三萬人乃奉表言臣等若
志欲專權不顧國典便當輔翼幼主孤背天日豈得公流
三千虛館三月奉迎空駕以遵下武故廬陵王於滎陽之
世屢彼猜嫌積怨犯上古貽非命不有所廢將何以興耿
介不以賊遺君父臣亦何負於宋室邪又言羨之亮無罪
見誅王弘兄弟輕躁昧進王華猜忌忍害帝時已戒嚴尚
書符荊州暴其罪狀晦率眾二萬發自江陵舟艦列自江
津至于破冢旌旌相照歎曰恨不得以此為勤王之師移
檄建鄴言弘彞首王華等罪又上表陳情初晦與徐惇
謀為自全計晦據上流檀鎮廣陵各有強兵足制朝廷羨
之亮於中知權可得持久及帝將行召檀道濟委之以眾
晦始謂道濟不全及聞其來大衆皆潰晦得小船還江陵

初雍州刺史劉粹遣弟竟陵太守道濟與臺軍主沈敞之襲江陵至沙橋周超大破之俄而晦至江陵無佗唯愧周超而已超其夜詣到彥之降晦乃攜弟遜兄子世基等七騎北走遜肥不能騎馬晦每待不得速至安陸延頭晦故吏成主光順之檻送建鄴於路作悲人道以自哀周超既降到彥之以參府事劉粹遣告彥之沙橋之事敗由周超彥之乃執與晦等並伏誅世基緬之子也有才氣臨死為連句詩曰偉哉橫海鱗壯矣垂天翼一旦失風水翻為螻蟻食晦續之曰功遂作昔又保退無智力既涉太行險斯路信難陟晦女為彭城王義康妃聰明有才貌被髮徒跣與晦訣曰阿父大丈夫當橫屍戰場奈何復藉都市言詎曰絕行人為之落淚晦死時年三十七庾登之殷道鸞何承天自晦下並見原

瞻字宣遠一曰名檐字通遠晦次兄也六歲能屬文為紫石英贊果然詩為當時才士歎異與從叔琨族弟靈運俱有盛名嘗作喜靈詩靈運寫之琨詠之王弘在坐以為三絕瞻幼孤叔母劉撫養有恩兄弟事之同於至親劉弟柳為吳郡將姊俱行瞻不能遠遂自楚臺祕書郎解職隨從故為柳建威長史後為宋齊兩朝國從事中郎晦時為宋臺右衛權遇已重於

驚駭謂晦曰吾家以素業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福邪乃離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後因宴集靈運問晦潘陸與賈充優劣晦曰安仁諂於權門士衡邀競無已並不保身自求多福公問勲名佐世不得為並靈運曰安仁士衡才為一時之冠方之公問本自遼絕瞻歛容曰若處貴而能遺權斯則是非不得而生傾危無因而至君子以明哲保身其在此乎常以裁止晦如此及還彭城言於武帝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位任顯密福過災生特乞降黜以保衰門前後屢陳帝欲以瞻為吳興郡又自陳請乃為豫章太守晦或以朝廷密

事語瞻瞻輒向親舊說以為戲笑以絕其言晦遂建侯命功瞻愈憂懼永初二年在郡遇疾不瘳幸於不永晦聞疾奔波瞻見之曰汝為國大臣又搃戎重萬里遠出必生疑謗時果有詐告晦反者瞻疾篤還都帝以晦禁旅不得出宿使瞻居于晉南郡公主壻羊賁故第在領軍府東門瞻曰吾有先人弊廬何為於此臨終遺晦書曰吾得歸骨山足亦何所多恨弟思自勉為國為家卒時年三十五瞻文章之美與從叔親族弟靈運相抗靈運父瓊無才能為祕書郎早卒而靈運好臧否人物親患之欲加裁折未有其方謂瞻曰非汝莫能乃與晦瞻弘微等共游戲使瞻與靈

運共車靈運登車使商較人物瞻謂曰祕書早亡談者亦
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言論自此哀止

弟暉字宣鏡年數歲所生母郭氏疾暉晨昏溫清勤容戚
顏未嘗暫改恐僕役營疾懈倦躬自執勞母為疾畏驚而
微賤過甚一家尊卑感暉至性咸納履行屏氣語如此者
十餘年位黃門侍郎從坐伏誅

澹字景恒暉從叔也祖安晉太傅父瑤琅邪王友澹任達
仗氣不營當世與順陽范泰為雲霞之交歷位尚書宋武
帝將受禪有司議使侍中劉叡進爾帝曰此選當須人望
乃使澹攝澹嘗侍帝宴酣飲大言無所屈鄭鮮之欲按之

帝以為澹方外士不宜規矩繩之然意不說不以任寄後
復侍飲醉謂帝曰陛下用羣臣但須委屈順者乃見貴汲
黯之徒無用也帝大笑景平中累遷光祿大夫從子暉為
荊州將之鎮詣澹別暉色自矜澹問暉年荅曰三十五澹
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九為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為老矣
暉色甚愧元嘉中位侍中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初澹從
弟混與劉毅昵澹常以為憂漸疎混每請弟璞從子瞻曰
益壽比性然當破家混尋見誅朝廷以澹先言故不及禍
璞字景山幼孝友祖安深賞愛之位光祿勳
謝裕字景仁朗弟允之子而暉從父也名與宋武帝諱同

故以字行先字令度位官城內史景仁幼為從祖安所知始為前軍行參軍會稽王世子元顯嬖人張法順權傾一時內外無不造門唯景仁不至年三十而方為著作佐郎桓玄誅元顯見景仁謂四坐曰司馬庶人父子云何不敗遂令謝景仁三十而方佐著作郎玄建楚臺以補黃門侍郎及篡位領驍騎將軍景仁傳聞強識善敘前言往行玄每與言不倦玄出行殷仲文下範之之徒皆騎馬散從而使景仁陪輦宋武帝為桓脩撫軍中兵參軍嘗詣景仁諮事景仁與語說因留帝食食未辦而景仁為玄所召玄性促俄頃問騎詔續至帝屢求去景仁不許曰主上見待要

應有方我欲與客食豈不得待竟安坐飽食然後應召帝甚感之及平建鄴景仁與百僚同見武帝目之曰此名公孫也歷任武帝鎮軍司馬復為車騎司馬義熙五年帝將伐慕容超朝議皆謂不可劉毅時鎮姑孰固止帝以為苻堅侵境謝太傅猶不自行宰相遠出傾動根本景仁獨曰公建桓文之烈應天人之心雖業高振古而德刑未樹宜推亡固有廣振威略平定之後養銳息徒然後觀兵洛汭脩復園寢豈有縱敵貽患者哉帝從之及北伐大司馬琅邪王天子母弟屬當儲副帝深以根本為憂轉景仁大司馬左司馬專摠府任又遷吏部尚書時從兄混為尚書左

僕射依制不得相監帝啓依僕射王彪之尚書王劭前例
不解職坐選吏部令史邢安泰爲都令史平原太守二官
共除安泰以令史職拜謁陵廟爲御史中丞鄭鮮之所糾
白衣領職十一年爲左僕射景仁性矜嚴整潔居宇淨麗
每唾輒唾左右人衣事畢即聽一日泔濯每欲唾左右爭
來受之武帝雅相知重申以昏姻廬陵王義真如景仁女
也十二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葬日武帝親臨其慟

子恂字泰溫位都陽太守恂子孺子少與族兄莊齊各多
藝能尤善聲律車騎將軍王或孺子姑之子也嘗與孺子
宴桐臺孺子吹笙或自起舞旣而歎曰今日真使人飄飄

有伊洛間意爲新安王主簿出爲廬江郡守宋孝武謂有
司曰謝孺子不可屈爲小郡乃以爲司徒主簿後以家貧
求西陽太守卒官子璟少與從叔朶俱知名齊竟陵王子
良開西邸招文學璟亦預焉位中書郎梁天監中爲左戶
尚書再遷侍中固辭年老求金紫帝不悅未敎會卒

子微字玄度美風采好學善屬文位兼中書舍人與河東
裴子野沛國劉顯同官友善時魏中山王元略還北梁武
帝餞於武德殿賦詩三千韻限三刻成微三刻便就文甚美
帝再覽焉又爲臨汝侯猷製放生文亦見賞於世後除尚
書左丞及昭明太子薨帝立晉安王綱爲皇太子將出詔

唯召尚書右僕射何敬容宣惠將軍孔休源及微三人與
議微時年位尚輕而任遇已重後卒於北中豫章王長史
南蘭陵太守文集二十卷

純字景懋景仁弟也劉毅鎮江陵以為衛軍長史南平相
及王鎮惡襲毅毅時病佐史聞兵至馳還入府左右引車
欲還外解純叱之曰我人吏也逃欲安之及入毅兵敗衆
散純為人所殺純弟翽字景翽位司徒右長史

翽弟述字景先小字道兒少有至行隨純在江陵純遇害
述奉純喪還都至西塞遇暴風純喪舫流漂不知所在述
乘小船尋求經純妻使舫過庚遣人謂曰小郎去必無及

寧可存亡俱盡邪述號泣答曰若安全至岸尚須營理如
其已致意外述亦無心獨存因冒浪而進見純喪幾沒述
號叫呼天幸而獲免咸以為精誠所致武帝聞而嘉之及
臨豫州諷中正以為迎主簿甚被器遇景仁愛翽而憎述
嘗設饌請宋武帝希命翽豫坐而帝召述述知非景仁夙
意又慮帝命之請急不從帝馳遣呼述須至乃殮其見重
如此及景仁疾述盡心視湯藥飲食必甘而後進衣不解
帶不置櫛者累旬景仁深感愧焉友愛遂篤及景仁卒哀
號過禮景仁肥壯買材數具皆不合用述哀惶親選廼獲
焉為太尉參軍從征司馬休之封吉陽縣五等侯元嘉二

年拜中書侍郎後為彭城王義康驍騎長史領南郡太守
 義康入相述又為司徒左長史轉左衛將軍莅官清約私
 無宅舍義康遇之甚厚尚書僕射袁粲領軍將軍劉湛
 並與述為異常之交述美風姿善舉湛每謂人曰我見
 謝道兒未嘗足堪州刺史張邵以贖官將致大辟述表陳
 邵先朝舊勳且家傳食文帝手詔納焉述語子綜曰主
 上矜邵夙誠自將曲恕吾所啓會故特見納若此跡宜
 布則為侵奪主恩使綜對前焚之帝後謂邵曰卿之獲免
 謝述力焉述有心虛疾性理時或乖謬卒於吳興太守喪
 還未至都數十里殷景仁劉湛同乘迎赴望船流涕及聞

湛誅義康外鎮將行歎曰謝述唯勸吾退劉湛唯勸吾進
 述亡而湛存吾所以得罪也文帝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
 不至此二子綜約緯綜有才藝善書隸書為太子中舍人與
 范曄謀反伏誅約亦死緯尚宋文帝第五女長城公主素
 為綜約所憎免死徙廣州孝建中還都方雅有父風位正
 貞郎子眺

眺字玄暉少好學有美名文章清麗為齊隨王子隆鎮西
 功曹轉文學子隆在荊州好辭賦眺尤被賞不捨日夕長
 史王秀之以眺年少相重欲以啓聞眺知之因事求還道
 中為詩寄西府曰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寄言罽羅者

寥廓已高翔是也仍除新安王中軍記室朓歲許子隆曰
朓聞潢汙之水思朝宗而每竭驚寒之乘希沃若而中疲
何則臯壤搖落對之惆悵歧路東西或以嗚咽况乃服義
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飄似秋葉朓實庸流行能無算
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舉采一介搜揚小善故得捨耒場
圃奉筆屯園東泛三江西浮七澤契闊戎旗從容讌語長
裾日曳後乘載脂榮立府廷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
涘撫臆論報早誓肌膚不悟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激漸方
春旅翻先謝清切蕃房寂寂舊軍輕舟反泝手影獨留白
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唯待青江可望候

歸無於春渚朱邱方開效蓬心於秋實如其鏡履或存社
席無改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
集時荊州信去倚待朓執筆使成文無點易以不官兼尚
書殿中郎隆昌初敕朓接北使朓自以口訥啓讓見許明
帝輔政以為驃騎諮議領記室掌霸府文筆又掌中書詔
誥轉中書郎出為晉安王鎮北諮議南東海太守行南徐
州事啓王敬則反謀上甚賞之遷尚書吏部郎朓上表三
讓中書疑朓官未及讓以問國子祭酒沈約約曰宋元嘉
中范晔讓吏部朱脩之讓黃門蔡興宗讓中書並三表詔
答近代小官不讓遂成怕俗恐有乘讓意王藍田劉安西

並貴重初自不讓今豈可慕此不讓邪孫興公孔顛並讓
記室今豈可三署皆讓邪謝吏部今授超階讓別有意豈
闕官之大小撝謙之美本出人情若大官必讓使與詔闕
章表不異例既如此謂都非疑朏讓優答不許朏善章隸
長五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敬皇后遷祔山
陵朏撰哀策文齊世莫有及者東昏失德江祚欲立江夏
王寶玄末更回惑與弟祀密謂朏曰江夏年少脫不堪不
可復行廢立始安年長入纂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貴只
求安國家爾遙光又遣親人劉渢致意於朏朏自以受恩
明帝不肯答少日遙光以朏兼知衛尉事朏懼見引即以

拓等謀告左興盛又說劉暄曰始安一旦南面則劉渢劉
晏居卿今地但以卿為反覆人爾暄陽驚馳告始安王及
江祚始安欲出朏為東陽郡祚固執不與先是朏常輕祚
為人祚常詣朏朏因言有一詩呼左右取既而便傳祚問
其故云定復不急祚以為輕已後祚及弟祀劉渢劉晏俱
候朏朏謂祚曰可謂帶二江之雙流以嘲弄之祚轉不堪
至是構而害之詔暴其過惡收付廷尉又使御史中丞范
岫奏收朏下獄死時年三十六臨終謂門賓曰寄語沈公
君方為三代史亦不得見沒初朏告王敬則反敬則女為
朏妻常懷刀欲報朏朏不敢相見及當拜吏部謙挹尤甚

尚書郎范縝嘲之曰卿人才無慙小選但恨不可刑于寡
妻朧有愧色及臨誅歎曰天道其不可昧乎我雖不殺王
公王公因我而死朧好獎人才會稽孔顛粗有才筆未為
時知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朧朧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
之謂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其獎成無惜齒牙餘論其好
善如此朧及覈叡素與梁武以文章相得帝以大女永興
公主適叡子鈞第二女永世公主適朧子謨及帝為雍州
二女並暫隨母向州及武帝即位二主始隨內還武帝意
薄謨又以門單欲更適張弘策子策卒又以與王志子謹
而謨不堪歎恨為書狀如詩贈主主以呈帝甚蒙矜歎而
婦終不得還尋用謨為信安縣稍遷王府諮議時以為沈
約早與朧善為制此書云

謝方明裕從祖弟也祖鐵字鐵石位永嘉太守父冲字秀
度中書郎家在會稽病歸為孫恩所殺贈散騎常侍方明
隨伯父吳興太守邈在郡孫恩寇會稽東土諸郡響應吳
興人胡桀郤驃破東遷縣方明勸邈避之不從賊至被害
方明逃免初邈舅子長樂馮嗣之及北方學士馮翊仇玄
達俱投邈禮待甚簡二人並恨遂與恩通謀劉牢之謝琰
等討恩恩走臨海嗣之等不得同去方更聚合方明體素
羸弱而勇決過人結邈門生討嗣之等悉禽于刃之時乱

後吉凶禮廢方明合明遇禍資產無遺而營舉凶功盡力
數月葬送並異平世備禮無以加也頃之孫恩重陷會稽
謝琰見害因購方明甚急方明於上虞載母妹奔東陽由
黃蘗嶠出鄞陽附載還都寄居國子學流離險危屯苦備
經而貞履之操在約無改桓玄剋建鄴丹楊尹卞範之勢
傾朝野欲以女嫁方明方明終不回桓玄聞而賞之即除
著作佐郎後從兄景仁舉為宋武中軍主簿方明知無不
為帝謂曰愧未有瓜行之賞且當與卿共豫章國祿屢加
賞賜方明嚴恪善自居遇雖暗室未嘗有情容從兄混有
重名唯歲節朝拜而已丹楊尹劉穆之權重當時朝野輻

湊其不至者唯混方明郗僧施蔡廓四人而已穆之甚恨
及混等誅後方明廓來往造穆之穆之大悅曰武帝曰謝
方明可謂名家駒及蔡廓直置並曰鼎州人無論復有才用
頃之轉從事中郎仍為右將軍道憐長史武帝令府中眾
事皆諮決之府轉為中軍長史尋加晉陵太守復為驃騎
長史南郡相委任如初嘗年終江陵縣獄囚事無輕重悉
放歸家使過正三日還到罪重者二十餘人綱紀以下莫
不疑懼時晉陵郡送故主簿弘季咸徐壽之並隨在西固
諫以為昔人雖有其事或是記籍過言且當今人情偽薄
不可以古義相許方明不納一時遣之囚及父兄並驚喜

涕泣以爲就死無恨至期有重罪一人醉不能歸違二日
乃反餘一囚十日不來五官朱千期請見欲自討之方明
知爲囚事使左右謝五官不須入囚自當反囚後巡墟里
不能自歸鄉村一請領將送竟無逃者遠近歎服焉宋
武帝受命位侍中丹楊尹有能名轉會稽太守策之戶殷
盛風俗峻刻強弱相陵姦吏蜂起符書一下文攝相續方
明深達政體不拘文法闊略苛細務在統領貴族豪士莫
敢犯禁除比伍之坐判父繫之獄前後征伐每兵運不充
悉倩士庶事寧皆使還本而守宰不明與金乖謬人事不
至必被抑塞方明簡汰精賞官順所宜東土稱詠之性尤
愛惜未嘗有所是非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必宜改者則漸
變使無迹可尋卒官

子惠連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加賞之云每有篇章對
惠連輒得佳語嘗於永嘉西堂惠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
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爲工常云此語有神功非吾語
也本州辟主簿不就惠連先愛幸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
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乘流遵歸路諸篇是也坐廢不
豫榮位尚書僕射殷景仁愛其才言次曰文帝言臣小兒
時便見此文而論者云是惠連其實非也文帝曰若此便
應通之元嘉七年方爲司徒彭城王義康法曹行參軍義

康脩東府城塹中得古冢爲之改葬使惠連爲祭文留
信待成甚文其美又爲雪賦以高麗見竒靈運見其新文
每曰張華重生不能易也文章並行於世年三十七卒既
早亡輕薄多尤累故官不顯無子惠連弟惠宣位臨川太守
謝靈運安西將軍弈之曾孫而方明從子也祖玄晉車騎
將軍父瓌生而不慧位祕書郎早亡靈運幼便穎悟玄甚
異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瓌兒何爲不及我靈運少好學
博覽羣書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爲江左第一縱橫俊發過
於延之深密則不如也從叔琨特加愛之襲封康樂公以
國公例除貧外散騎侍郎不就爲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

性豪侈車服鮮麗衣物多改舊刑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
樂也累遷祕書丞坐事免宋武帝在長安靈運爲世子中
軍諮議黃門侍郎奉使慰勞武帝於彭城作撰征賦後爲
相國從事中郎世子左衛率坐輒殺門生免官宋受命降
公爵爲侯又爲太子左衛率靈運多愆禮度朝廷唯以文
義處之不以應實相許自謂才能宜參權要既不見知常
懷憤惋廬陵王義真少好文籍與靈運情款異常少帝即
位權在大臣靈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司徒徐羨之等患
之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各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既不
得志遂肆意游遨徧歷諸縣動踰旬朔理人聽訟不復開

懷所至輒為詩詠以致其意在郡一周稱疾去職從弟晦
曜弘微等並與書止之不從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
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脩營舊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
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等放蕩為娛有終焉之志每有一
首詩至都下貴賤莫不競寫宿昔間士庶皆徧名動都下
作山居賦并自注以言其事文帝誅徐羨之等徵為祕書
監再召不起使光祿大夫范泰與書敦獎乃出使整祕閣
書遺闕又令撰晉書粗立條流書竟不就尋遷侍中賞遇
甚厚靈運詩書皆兼獨絕無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為二
寶既自以名輩應參時政至是唯以文義見接每侍上宴

談賞而已王曇首王華殷景仁等名位素不踰之並見任
遇意既不平多稱疾不朝直穿池植援種竹樹果驅課公
役無復期度出郭游行或一百六七十里經旬不歸既無
表聞又不請急上不欲傷大臣諷旨令自解靈運表陳疾
賜假東歸將行上書勸伐河北而游娛宴集以夜續晝復
為御史中丞傅隆奏免官是歲元嘉五年也靈運既東與
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穎川荀雍太山羊璿之以文章賞
會共為山澤之游時人謂之四友惠連幼有竒才不為父
方明所知靈運去永嘉還始寧時方明為會稽靈運造方
明遇惠連大相知賞靈運性無所推唯重惠連與為刎頸

名士傳卷六十八
人言

交時何長瑜教惠連讀書亦在郡內靈運又以為絕倫謂
方明日阿連亦悟如此而尊作常見遇之長瑜當今仲宣
而餘以下客之食尊既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靈運載之
而去荀雍字道雍官至員外散騎郎璿之字曜璿為臨川
內史被司空竟陵王誕所遇誕敗坐誅長瑜才亞惠連雍
璿不及也臨川王義慶招集之士長瑜自國侍郎至平西
記室參軍嘗於江陵寄書與宗人何勗以韻語序義慶州
府僚佐云陸展染白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
復出如此者五六句而輕薄少年遂演之凡人士並為題
目皆加劇言苦句其文流行義慶大怒自文帝除廣州所

統曾城令及義慶薨朝士並詣第叙哀何勗謂袁淑曰長
瑜便可還也淑曰國新喪未宜以流人為念廬陵王紹鎮
尋陽以長瑜為南中郎行參軍掌書記之任行至板橋遇
暴風弱死靈運因祖父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既衆義故門
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數
十重莫不備盡登躡常着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去
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
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為山賊末知靈運乃安又要琇更進
琇不肯靈運贈琇詩曰邦君難地嶮旅客勿山行在會稽
亦多從衆驚動縣邑太守孟覲事佛精懇而為靈運所輕

宋板是天人俗本
文人誤

嘗謂顛曰得道應須慧業丈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
在靈運後顛深恨此言又與王弘之諸人出千秋亭飲酒
裸身大呼顛深不堪遣信相聞靈運大怒曰身自大呼何
關癡人事會稽東郭有回踵湖靈運求決以為田文帝令
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顛堅執不與
靈運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寧休惶湖為田顛又固執靈運
謂顛非存利人政慮決湖多害生命言論傷之與顛遂隙
因靈運橫恣表其異志發兵自防露板上言靈運馳詣闕
上表自陳本末文帝知其見誣不罪也不欲復使東歸以
為臨川內史在郡游放不異永嘉為有司所糾司徒遣使

隨州從事鄭均王生收靈運靈運與兵叛逸遂有逆志為詩
曰韓亡子房本魯秦帝魯連耻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追
討禽之送廷尉廷尉論正斬刑上愛其才欲免官而已彭
城王義康堅執謂不宜恕詔以謝玄勳參微管宜宥及後
嗣降死徙廣州後秦郡府將宋齊受使至涂口行達桃墟
村見有七人下路聚語疑非常人還告郡縣遣兵隨齊掩
討禽之其一人姓趙名欽云同村薛道雙先與靈運共事
道雙因同村成國報欽云靈運犯事徙廣州給錢令買弓
箭刀楯等物使道雙要合鄉里健兒於三江口募之若得
者如意後功勞是同遂合部黨要謝不得及還錢饒緣路

為劫有司奏收之文帝詔於廣州棄市臨死作詩曰龔勝
無餘生李業有終盡秘公理既迫生亦殞所稱龔勝
李業猶前詩子房魯連之意也時元嘉十年年四十九所著
文章傳於世龔字彥重平昌安丘人衛將軍昶弟也昶
龔並美風姿時人謂之雙珠昶真盛龔不就辟昶死後龔
歷侍中僕射太子詹事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嘗就徐羨
之因叙開洛中事龔歎劉穆之終後便無繼者王弘亦在
甚不平曰昔魏朝嵇重亦謂不可一日無之及郗死何
閑與廢龔不悅衆賓笑而釋之後卒於會稽太守靈運子
鳳坐靈運徙嶺南早卒

鳳子超宗隨父鳳嶺南元嘉末得還與慧休道人來往好
學有文辭盛得名譽選補新安王子鸞國常侍王母殷淑
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
靈運復出時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御坐出候超宗曰聞君
有異物可見乎超宗曰懸磬之室復有異物邪道隆武人
無識正觸其父名曰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超宗徒跣
還內道隆謂檢覓毛至闇待不得乃去泰始中為尚書殿
中郎三年都令史駱宰議策秀孝格五問並得為上四三
為中二為下一不第超宗議不同詔從宰議齊高帝為領
軍愛其才衛將軍袁粲聞之謂高帝曰超宗開亮善可與

語取為長史臨淮太守繫誅高帝以超宗為義興太守昇
明二年坐公事免詣東府門自通其日風寒高帝謂四坐
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暖矣超宗既坐飲酒數盃辭氣橫
出高帝對之甚歡及齊受禪為黃門郎有司奏撰郊廟歌
上敕司徒褚彥回侍中謝胡散騎侍郎孔珪大學博士王
咺之摠明學士劉勰何法圖何曇秀作者凡十人超宗辭
獨見用為人恃才使酒多所陵忽在真省常醉上召見語
及北方事超宗曰虜動來二十年矣佛出亦無如之何以
失儀出為南郡王中軍司馬人問曰承有朝命定是何府
超宗怨望荅曰不知是司馬為是司驢驢既是驢府政應為

司驢為有司奏以怨望免禁錮十年後司徒褚彥回因送
湘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墜仆射王儉驚跣下車超宗
拊掌笑曰落水三公墜車僕射彥回出水濡濕狼藉超宗
先在僧虔舫杭聲曰有天道焉天所不容地所不受投畀
河伯河伯不受彥回大怒曰寒士不遜超宗曰不能賣表
劉得富貴焉免寒士前後言諂稍布朝野武帝即位使掌
國史除竟陵王征北諮議領記室愈不得志超宗為子娶
張敬兒女為婦帝甚疑之及敬兒誅超宗謂丹楊尹李安
人曰往年殺韓信今年殺彭越君欲何計安人具啓之上
積懷超宗輕慢使兼中丞表奏超宗請付廷尉武帝雖

可其奏以彖言辭依違使左丞王遂之奏彖輕文略奏撓
法容非請免彖所居官詔彖匿情欺國愛朋罔去竟官禁
錮十年超宗下廷尉一宿髮白皓首詔徙越雋行至豫章
上敕豫章內史虞宗賜盡勿傷其形骸明年超宗門生王
承先又告超宗彖才卿死罪二十餘條上疑其妄以才卿
付廷尉辯以不實見原承先於獄盡之

才卿弟幾卿清辯時號神童超宗徙越雋詔家人不得相
隨幾卿年八歲別父於新亭不勝其慟遂投於江超宗命
佑客數人入水救之良久涌出得就岸瀝耳目口鼻出水
數斗十餘日乃裁能言居父憂哀毀過禮年十二召補國

子生齊文惠太子自臨策試謂王儉曰幾卿本長玄理今
可以經義訪之儉承旨發問幾卿辯釋無滯文惠大稱賞
焉儉謂人曰謝超宗為不死矣及長博學有文采仕齊為
大尉晉安王主簿梁天監中自尚書三公郎為書侍御史
舊郎官轉為此職者世謂之南奔幾卿頗失志多陳疾臺
事略不復理累遷尚書左丞幾卿詳悉故實僕射徐勉每
有凝滯多詢訪之然性通脫會意便行不拘朝憲嘗預樂
遊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
騶對飲時觀者如堵幾卿愛之自若後以在省署夜著犢
鼻褌與門生登閣道飲酒酣呼為有司糾奏坐免普通六

年詔西昌侯藻督衆軍北侵幾卿啓求行擢爲藻軍師長
史將行與僕射徐勉別勉云淮肥之役前謝已著奇功未
知今謝何如幾卿應聲曰已見今徐勝於前徐後謝何必
愧於前謝勉默然軍至渦陽退敗幾卿坐免官居白楊石
井宅朝中交好者載酒從之客恒滿坐時左丞庾仲容亦
免歸二人意相得並肆情誕縱或乘露車歷游郊野醉則
執鐸挽歌不屑物議湘東王繹在荊鎮與書慰勉之後爲
太子率更令放達不事容儀性不容非與物多忤有乖已
者輒肆意罵之退無所言遷左丞僕射省嘗議集公卿幾
卿外還宿醉未醒取枕高卧傍若無人又嘗於閣省裸袒
酣飲及醉小遺下露令史爲南司所彈幾卿亦不介意轉
左光祿長史卒文集行於世幾卿雖不持檢操然於家門
篤睦兄才卿早卒子藻幼孤幾卿撫養甚至及藻成立歷
清官皆幾卿獎訓之力也

論曰謝晦以佐命之功當顧托之重殷憂在日黜昏啓聖
於社稷之計蓋爲大夫但廬陵之殞豈非主命昌明之覆
有乖臣道博陸所慎理異於斯加以身處上流兵權揔已
將欲以外制內豈人主所久堪乎向令徐傅不亡道濟居
外四權制命力足相侔劉氏之危則有逾累卵以此論罰
豈曰妄誅宣遠所爲寒心可謂睹其萌矣然謝氏自晉以

降雅道相傳景恒景仁以德素傳美景懋景先以節義流
譽方明行己之度玄暉藻績之奇各擅一時可謂德門者
矣靈運才名江左獨振而猖獗不已自致覆亡人各有能
茲言乃信惜乎

列傳第九

南史十九

列傳第十

南史二十

李

延壽

謝弘微

子莊

顯弟滿

孫肅

滿子覽

曾孫諲

玄孫哲

舉子敬

肅弟顯

謝密字弘微晉西中郎萬之曾孫尚書左僕射景仁從子

也祖韶車騎司馬父思武昌太守弘微年十歲繼從叔峻

名犯所繼內諱故以字行童幼時精神端審時然後言所

繼叔父混名知人見而異之謂思曰此兒深中夙敏方成

佳器有子如此足矣峻司空琰子也於弘微本服總親戚

中表素不相識率意承接皆合禮衷義熙初龍龔建昌縣

侯弘微家素貧儉而所繼豐泰唯受數千卷書國吏數人

而已遺財祿秩一不關預混聞而驚歎謂國郎中令漆凱
之曰建昌國祿本應與此舍共之國侯既不厝意今可依
常分送弘微重混言乃少有所受此舍弘微本家也混風
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晦曜以文義賞會常
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游混詩所言昔爲烏
衣游戚戚皆親姓者也其外雖復高流時譽莫敢造門瞻
等才辭辯富弘微每以約言服之混特所敬貴號曰微子
謂瞻等曰汝諸人雖才義豐辯未必皆愜衆心至於領會
機賞言約理要故當與我共推微子常言阿遠剛躁負氣
何客博而無檢曜仗才而持操不篤晦自知而納善不周

設復功濟三才終亦以此爲恨至如微子吾無間然又言
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若年造六十必至公輔嘗因酣
讌之餘爲韻語以獎勸靈運瞻等曰康樂誕通度實有名
家韻若加繩染功剖瑩乃瓊瑾宣明體遠識穎達且沈雋
若能去方執穆穆三才順阿多標獨解弱冠纂華胤質勝
誠無文其尚又能峻通遠懷清悟采采標蘭說直轡鮮不
躡抑用解偏吝微子基微尚無倦由慕蘭勿輕一篲少進
往必千仞數子勉之哉風流由爾振如不犯所知此外無
所慎靈運瞻等並有誠厲之言唯弘微獨盡褒美曜弘微
兄多其小子通遠即瞻字客兒靈運小名也晉世名家身

有國封者起家多拜員外散騎侍郎弘微亦拜員外散騎
侍郎琅邪王大司馬參軍義熙八年混以劉毅黨寔誅混
妻晉陵公主改適琅邪王練公主雖執意不行而詔與謝
氏離絕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弘微混仍世宰相一門兩封
田業十餘處僮役千人唯有二女年並數歲弘微經紀生
業事若在公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宋武受命晉陵公
主降封東鄉君以混得罪前代東鄉君節義可嘉聽還謝
氏自混亡至是九年而室宇脩整倉廩充盈門徒不異平
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僕射生平重此一子
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中外姻親道俗義舊見東鄉之

歸者入門莫不歎息或爲流涕感弘微之義也性嚴正舉
止必脩禮度事繼親之黨恭謹過常伯叔二母歸宗兩姑
晨夕瞻奉盡其誠敬內外或傳語通訊輒正其衣冠婢僕
之前不妄言笑由是尊卑大小敬之若神時有蔡湛之者
及見謝安兄弟謂人曰弘微貌類中郎而性似文靖文帝
初封宜都王鎮江陵以琅邪王球爲友弘微爲文學母憂
去職居喪以孝稱服闋疏素踰時文帝即位爲黃門侍郎
與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等號曰五臣遷尚書吏部郎
參機密尋轉右衛將軍諸故吏臣佐並委弘微選擬居身
清約器服不華而飲食滋味盡其豐美兄曜歷御史中丞

彭城王義康驃騎長史卒官弘微哀戚過禮服雖除猶不
啜魚肉沙門釋慧琳嘗與之食見其猶蔬素謂曰檀越素
既多疾即吉猶未復膳若以無益傷生豈所望於得理弘
微曰衣冠之變禮不可踰在心之哀實未能已遂廢食獻
歎不自勝弘微少孤事兄如父友睦之至舉世莫及口不
言人短見兄曜好臧否人物每聞之常亂以他語歷位中
庶子加侍中志在素官畏忌權寵固讓不拜乃聽解中庶
子每獻替及陳事必手書焚草人莫之知上以弘微能膳
羞每就求食弘微與親舊經營及進之後親人問上所御
弘微不答別以餘語酬之時人比之漢世孔光及東鄉君

薨遺財千萬園宅十餘所又會稽吳興琅邪諸處太傅安
司空琰時事業奴僮猶數百人公私咸謂室內資財宜歸
二女田宅僮僕應屬弘微弘微一不取自以私祿營葬混
女夫殷馭素好樗蒲聞弘微不取財物乃濫奪其妻妹及
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
弘微舅子領軍將軍劉湛謂弘微曰天下事宜有裁東鄉
此不問何以居官弘微笑而不答或有譏以謝氏累世財
產充殷君一朝戲責壁畫器物江海以為廉耳弘微曰親戚
爭財為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乎分鈔
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東鄉君葬混墓開弘

微牽疾臨赴病遂甚元嘉十年卒年四十二文帝歎惜甚
至謂謝景仁曰謝弘微王晉雲首年踰四十名位未盡其才
此朕之責也弘微性寬博無喜愠末年嘗與友人棊友人
西南棊有死勢復一客曰西南風急或有覆舟者友悟乃
救之弘微大怒投局於地識者知其暮年之事果以此歲
終時有一長鬼寄司馬文宣家言被遣殺弘微弘微疾每
處輒豫告文宣及弘微死與文宣分別而去弘微臨終語
左右曰有二厨書須劉領軍至可於前燒之慎勿開也書
是文帝手敕上甚痛惜之使二衛千人營畢葬事追贈
太常弘微與琅邪王慧王球並以簡淡稱人謂沈約曰王慧
何如約曰令明簡次問王球約曰倩王淡又次問弘微約
曰簡而不失淡而不流古之所謂名臣弘微當之其見美
如此子莊

莊字希逸七歲能屬文及長韶令美容儀宋文帝見而異
之謂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曰藍田生玉豈虛
也哉為隨王誕後軍諮議領記室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
製木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郡殊別合之
則寓內為一元嘉二十七年魏攻彭城遣尚書李孝伯與
鎮軍長史張暢語孝伯訪問莊及王微其名聲遠布如此
二十九年除太子中庶子時南平王鑠獻赤鸚鵡普詔群

臣為賦太子左衛率表淑文冠當時作賦畢示莊及見莊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遂隱其賦元凶弒立轉司徒左長史孝武入討密送檄書與莊令加改正宣布之莊遣腹心門生具慶奉啓事密詣孝武陳誠及帝踐祚除侍中時魏求通互市上詔群臣博議莊議以為拒而觀釁有足表強驃騎竟陵王誕當為荊州徵丞相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入輔義宣固辭不入而誕便剋日下船莊以丞相既無入志而驃騎發便有期如似欲相逼切帝乃申誕發日義宣竟亦不下孝建元年遷左將軍莊有口辯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答曰

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答語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為久離別沒為長不歸帝撫掌竟日又王玄謨問莊何者為雙聲何者為疊韻答曰玄護為雙聲礮礪為疊韻其捷速若此初孝武嘗賜莊寶劍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後爽叛帝因宴問劍所在答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為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當時以為知言子時搜才路狹莊表陳求賢之義曰臣聞功傾魏后非待照車之珍德柔秦客豈徒祕壁之貴隆陂所漸成敗之由何嘗不興資得才替因失士故楚書以善人為寶虞典以則哲為難而進選之軌既墮中代答造之律

未聞當今必欲豐本康務庇人濟俗匪更滯濇必取九成
夫才生於時古今豈貳士出於世屯泰焉殊升曆中陽英
賢起於徐沛受籙白水茂異出於荆宛寧二都智之所產
七隩愚之所育寔遇與不遇用與不用耳今大道光亨萬
務俟德而九服之曠九流之艱提鈞懸衡委之選部一人
之鑒易限天下之才難源以易限之鑒鏡難源之才使國
罔遺賢野無滯器其可得乎昔公叔登臣管仲升盜趙文
非私親踈嗣邠奚豈諂讎比子茹茅以彙作範前經舉爾
所知式昭往牒且自古任薦弘明賞罰成子舉三哲而身
致魏輔應侯任二士而已指秦相曰季稱異缺而疇以田

菜張勃進陳湯而坐之弛爵此則先事之盛準亦後王之
彝鑒臣謂宜普命大臣各舉所知以付尚書依分銓用若
任得其才舉主延賞有不稱職宜及其坐重者免黜輕者
左遷被舉之身加以禁錮年數多少隨行議制若犯大辟
則任者刑論又政平訟理莫先親人親人之要寔歸守宰
故黃霸莅潁川累稔杜畿居河東歷載或就加恩秩或入
崇暉寵今莅人之職宜遵六年之限進得章明庸憤退得
人不勤勞如此則上靡棄能下無浮謬考績之風載泰薪
楸之歌克昌初文帝世限年三十而仕郡縣六周乃選代
刺史或十年餘至是皆易之任者不拘長少莅人以三周

為滿宋之善政於是乎衰是年拜吏部尚書莊素多疾不願居選部與大司馬江夏王義恭歲自陳兩脇癰疾殆與生俱一月發動不減兩三每痛來逼心氣餘如經利息數年遂成痼疾岷岷憒憒常如行尸眼患五月來便不復得夜坐怕閉帷避風晝夜惛惛為此不復得朝脩諸王慶弔親舊今之所止唯在小閣下官微命於天下至輕在已不能不重家世無年亡高祖四十曾祖三十三亡祖四十七下官新歲便四十五加以疾患如此當復幾時入年當申前請以死自固願侍坐言次賜垂接助三年坐疾多免官大明元年起為都官尚書上時親覽朝政慮權移臣下以

吏部尚書選舉所由欲輕其勢力二年詔吏部尚書依郎

大置平羊自月書之別召人等上之我門之郎

宜專一故也於是置吏部尚書二人省五兵尚書莊及度

支尚書顧顛之並補選職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時河南

獻舞馬詔羣臣為賦莊所上甚美又使莊作舞馬歌令樂

府歌之五年又為侍中領前軍將軍時孝武出行夜還敷

開門莊居守以乘信或虛須墨詔乃開上後因宴從容曰

卿欲劾郢君章邪對曰臣聞蒐巡有度郊祀有節盤于游

田著之前誠陛下今蒙北塵露晨往宵還容致不逞之徒

為滿宋之善政於是乎衰是年拜吏部尚書莊素多疾不願居選部與大司馬江夏王義恭牋自陳兩脇癰疾殆與生俱一月發動不減兩三每痛來逼心氣餘如經利息數年遂成痼疾岷岷憊憊常如行尸眼患五月來便不復得夜坐相閉帷避風晝夜惛憤為此不復得朝脩諸王慶弔親舊今之所止唯在小閣下官微命於天下至輕在已不能不重家世無年亡高祖四十曾祖三十三亡祖四十七下官新歲便四十五加以疾患如此當復幾時入年當車前請以死自固願侍坐言次賜垂接助三年坐疾多免官大明元年起為都官尚書上時親覽朝政慮權移臣下以

吏部尚書選舉所由欲輕其勢力二年詔吏部尚書依郎分置并詳省閑曹又別詔太宰江夏王義恭曰吏部尚書由來與錄共選良以一人之識不辨洽通兼與奪威權不宜專一故也於是置吏部尚書二人省五兵尚書莊及度支尚書顧顛之並補選職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時河南獻舞馬詔羣臣為賦莊所上甚美又使莊作舞馬歌令樂府歌之五年又為侍中領前軍將軍時孝武出行夜還敕開門莊居中以乘信或虛須墨詔乃開上後因宴從容曰卿欲劾郢君章邪對曰臣聞蒐巡有度郊祀有節盤于游田著之前誠陛下今蒙北塵露晨徃宵還容致不逞之徒

妾生矯詐臣是以伏須神筆六年又爲吏部尚書領國子
博士坐選公車令張竒免官事在顏師伯傳後除吳郡太
守前廢帝即位以爲金紫光祿大夫初孝武寵姬殷貴妃
薨莊爲諫言贊輒堯明引漢昭帝母趙婕妤好堯母門事廢
帝在東宮銜之至是遣人詰莊曰卿昔作殷貴妃諫知有
東宮不將誅之孫奉伯說帝曰死是人之所同政復一往
之苦不足爲困莊少長富貴且繫之尚方使知天下苦劇
然後殺之未晚帝曰卿言有理繫於左尚方明帝定亂得
出使爲赦詔莊夜出署門方坐命酒酌之已微醉傳詔得
待詔成其文甚工後爲尋陽王師加中書令散騎常侍尋

加金紫光祿大夫給親信二十人卒贈右光祿大夫謚憲
子所著文章四百餘首行于世五子颺臯顯從瀾世謂莊
名子以風月景山水颺位晉平太守女爲順帝皇后追贈
金紫光祿大夫

臯字敬冲幼聰慧莊器之常置左右十歲能屬文莊游土
山使臯命篇攬筆便就琅邪王景文謂莊曰賢子足稱神
童復爲後來特達莊撫臯背曰真吾家千金宋孝武
帝游姑孰敕莊攜臯從駕詔爲洞井讚於坐奏之帝曰雖
小重也仕宋爲衛將軍袁粲長史粲性簡峻時人方之李
膺臯謁退粲曰謝令不死矣宋明帝嘗敕臯與謝鳳子超

宗從鳳莊門入二人俱至超宗曰君命不可以不往乃趨
而入肱曰君處臣以禮進退不入時人兩稱之以比王尊
王陽後為臨川內史以賄見劾表粲寢其事齊高帝為驃
騎將軍輔政選肱為長史高帝方圖禪代欲以肱佐命遷
左長史每夕置酒獨與胡論魏晉故事言石苞不早勸晉
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機也肱曰昔魏臣有勸魏武
即帝位魏武曰有用我者其周文王乎晉文世事魏氏將
必終身北面假使魏早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帝不
悅更引王儉為左長史以胡為侍中領祕書監及齊受禪
胡當日在直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胡佯不知曰有何公

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胡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卧傳
詔懼乃使稱疾欲取兼人胡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出
東掖門乃得車仍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為侍中解璽既而
武帝請誅胡高帝曰殺之則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又以
家貧乞郡辭旨抑揚詔免官禁錮五年永明中義興太
守任郡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主者吏但能作
太守耳歷都官尚書中書令侍中領新安王師求出仍為
吳興太守明帝謀入嗣位引朝廷舊臣胡內圖止足且實
避事弟瀹時為吏部尚書胡至郡致瀹數斛酒還書曰可
力飲此勿豫人事胡居郡每不理常務聚斂眾頗譏之亦

不肩也建武四年徵為侍中中書令不應遣詣子還都獨
與母留築室郡之西郭明帝詔加優禮旌其素槩賜牀帳
褥席奉以卿祿時國子祭酒廬江何胤亦抗表還會稽求
元中詔徵胤胤並不屈時東昏皆命迫遣會梁武帝起兵
及建鄴平徵胡胤並補軍諮祭酒皆不至及即位詔徵胡
為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胤散騎常侍特進右
光祿大夫又並不屈仍遣領軍司馬王果敦譬胡胡謀於
何胤胤欲獨高其節給曰興王之世安可久處明年六月
胡輕出詣闕自陳帝笑曰子陵遂能屈志詔以為侍中司
徒尚書令胡辭脚疾不堪拜謁乃角巾自輿詣雲龍門謝

詔見於華林園乘小車就席明日乘輿出幸胡宅宴語盡
歡胡固陳本志不許又固請自還迎母許之臨發輿駕臨
幸賦詩餞別王人送迎相望於道到都敕材官起府於舊
宅武帝臨軒遣謁者於府拜授詔停諸公事及朔望朝謁
三年元會詔胡乘小輿升殿胡素憚煩及居台銘兼掌內
臺職事多不覽以此頗失眾望其年母憂羣有詔攝職如
故五年改授中書監司徒衛將軍固讓不受遣謁者敦授
留府門及暮至於經春夏八月乃拜受焉是冬薨車駕出
臨哭謚曰靖孝武初胡為吳興以雜郊賦人收雜數千及
遁節不全為清談所少著書及文章行於世子護位司徒

右長史坐殺牛廢黜為東陽內史及還五官送錢一萬止
留一百答曰數多劉寵更以為愧

次子諫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曰入吾室者但有
清風對吾飲者唯當明月位右光祿大夫子哲字穎豫美
風儀舉止醞藉襟情豁朗為士君子所重仕梁至廣陵太
守侯景之亂因寓居焉仕陳歷吏部尚書昂書令侍中司
徒左長史卒謚康子

顥字仁修胡弟也少簡靜宋末為豫章太守至石頭遂白
服登烽火樓坐覓官詣齊高帝自占謬言辭清麗容儀端
雅左右為之傾身省而不問齊永明初高選文學以顥為

竟陵王友歷吏部郎有簡秀之目卒於北中郎長史

顥弟瀹字義勳年七歲王景文見而異之言於宋孝武召
見於人眾中瀹舉止閑詳應對合旨帝悅詔尚公主景和
敗事廢僕射褚彥回以女妻之厚為資送性甚敏贍嘗與
劉俊飲推讓久之俊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瀹曰苟得
其人自可流酒千日俊甚慙無言仕齊累遷中書侍郎衛
軍主簿引為長史雅相禮遇後拜吏部尚書明帝廢鬱林
領兵入殿左右驚走報瀹瀹與客圍碁每下子輒云其當
有意竟局乃還齋臥竟不問外事明帝即倂瀹又屬疾不
知公事蕭謹以兵臨起之瀹曰天下事公卿處之足矣且

死者命也何足以此懼人後宴會功臣上酒尚書令王晏等與席瀹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王晏以為己力獻觴遂不見報上大笑解之坐罷晏呼瀹共載欲相撫悅瀹又正色曰君果寤在何處晏初得班劍瀹謂曰身家太傳裁得六人若何事頓得二十晏甚憚之謂江祐曰彼上人者難為詔對加領右軍將軍兄屈在吳興論啓公事稽晚瀹輒代胡為啓上知非胡事迹被問見原永泰元年卒於太子詹事贈金紫光祿大夫謚簡子初胡為吳興瀹於征虜渚送別胡指瀹口曰此中唯宜飲酒瀹建武之朝專以長酣為事與劉瓛沈昭略交飲各至數斗齊武帝問王儉當

今誰能為五言儉曰胡得父膏腴江淹有意上起禪靈寺敕瀹撰碑文瀹子覽

覽字景滌選尚齊錢唐公主拜駙馬都尉梁武平建鄴朝士王亮王瑩等數人揖自餘皆拜覽時年二十餘為太子舍人亦長揖而已意氣閑雅視瞻聰明武帝目送良久謂徐勉曰覺此生芳蘭竟體想謝莊政當如此自此仍被賞味天監元年為中書侍郎掌吏部事頃之郎真嘗侍坐受敕與侍中王暕為詩答贈其文甚工乃使重作復合旨帝賜詩云雙文既後進二少實名家豈伊爾棟隆信乃俱國華為侍中頌樂酒因宴席與散騎常侍蕭琛辭相詆毀為

有司所奏武帝以覽年少不直出為中權長史後拜吏部尚書出為吳興太守中書舍人黃睦之家居烏程子弟專橫前太守皆折節事之覽未到郡睦之弟迎覽覽逐去其船杖吏為通者自是睦之家杜門不出郡境多劫為東道患覽下車肅然初齊明帝及覽父瀹東海徐孝嗣並為吳興號為名守覽皆過之覽昔在新安頗聚斂至是遂稱廉潔時人方之王述卒於官贈中書令

覽弟舉字言揚幼好學與覽齊名年十四嘗贈沈約詩為約所賞弱冠丁父憂幾致毀滅服闕為太常博士與兄覽俱預元會江淹一見並相欽挹曰所謂馭二龍於長塗者

也為太子家令掌管記深為昭明太子賞接祕書監任昉出為新安郡別舉詩云詎念耄嗟人方深老夫託其屬意如此梁武嘗訪舉於覽覽曰識藝過臣甚遠唯飲酒不及於臣帝大悅尋除安成郡守母往於郡喪辭不赴歷位左戶尚書遷掌吏部尚書舉祖莊父瀹兄覽並經此職前代少比舉尤長玄理及釋氏義為晉陵郡時常與義學僧遞講經論徵士何胤自虎丘山出赴之其盛如此先是比度人盧廣有儒術為國子博士於學發講僕射徐勉以下畢至舉造坐屢折廣辭理適邁廣深歎服仍以所執麈尾斑竹枝滑石書格薦之以况重席焉加侍中遷尚書右僕射

大同三年出為吳郡太守先是何啟客居郡有美績世稱
為何吳郡及舉為政聲跡略相比曾要何徵君講中論何
難以巾褐入南門乃從東園進致詩往復為虎丘山賦題
于寺入為侍中太子詹事翊左將軍舉父瀟齊時終此官
累表乞改救不許後遷尚書僕射侍中將軍如故舉雖屢
居端揆未嘗肯預時政保身固寵不能有所發明因疾陳
解救輒賜假并救處方加給上藥其恩遇如此侯景來降
帝詢訪朝臣舉及朝士皆請拒之帝從朱异言納之以為
景能立功趙魏舉等不敢復言大清二年遷尚書令卒于
內臺上曰舉非止麻官已多亦人倫儀表又著公望悵恨

未授之可贈侍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舉宅內山齋捨
以為寺泉石之美殆若自然臨川始興諸王常所游踐邵
陵王綸於婁湖立園廣讌酒後好聚眾賓冠手自裂破投
之唾壺皆莫敢言舉嘗預宴王欲取舉憤舉正色曰裂衣冠
毀冕下官弗敢聞命拂衣而退王屢召不返甚有慙色舉
託情玄勝尤長佛理注淨名經常自講說有文集二十卷
子嘏

嘏字含茂風神清雅頗善屬文仕梁為太子中庶子建安
太守侯景之亂之廣州依蕭勃勃敗在周迪門後依陳寶
應寶應平方詣闕歷侍中中書令都官尚書卒謚曰光子

有文集行於世子儼位侍中御史中丞太常卿位尚書僕射

舉兄子儁字國美父玄大仕梁侍中儁素貴嘗一朝無食其子啓欲以班史質餓荅曰寧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太清元年卒集十卷長子禕儁弟札字世高亦博涉文史位湘東王諮議史儁卒

論曰易云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弘微立履所蹈人倫播美其世濟不隕蓋有馮焉敬冲出入三代驟經遷革遁俗之志無聞貞固之道居官之方未免貨財之累因偃成敬儼仰當年古人云處士全盜虛聲斯之謂矣
列傳第十

列傳第十一

南史二十一

李延壽

王弘

子錫曾孫融

錫子僧達

弘弟子

微兄遠遠子僧祐僧祐子籍

弘從孫瞻

弘玄孫冲

冲子瑒瑜

王弘字休元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導晉丞相祖洽中領軍父珣司徒弘少好學以清悟知名弱冠為會稽王道子驃騎主簿珣頗好積聚財物布在民間及薨弘悉燔券書一不收責其餘舊業悉委諸弟時內外多難在喪者皆不得終其哀唯弘徵召一無所就祖玄封建業侯道子付廷尉臣吏莫敢瞻送弘時尚居喪獨道側拜解琴車涕泣論者

稱焉宋武帝召補鎮軍諮議參軍以功封華容縣五等侯
累遷太尉左長史從北征前鋒已平洛陽而未遣九錫弘
銜使還都諷朝廷時劉穆之掌留任而言乃從北來穆之
愧懼發病遂卒宋國建為尚書僕射掌選領彭城太守奏
彈世子左衛率謝靈運為軍人桂興淫其嬖妾靈運殺興
棄屍洪流御史中丞王淮之曾不彈舉武帝荅曰端右肅
正風軌誠副所期自今以為永制於是免靈運官後遷江
州刺史省賦簡役百姓安之永初元年以佐命功封華容
縣公三年入朝進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帝因宴集曰
我布衣始望不至此傅亮之徒竝撰辭欲盛稱功德弘率

爾對曰此所謂天命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時稱其簡
舉少帝景中二年徐羨之等謀廢立召弘入朝文帝即位
以定策安社稷進位司空封建安郡公固辭見許進號車
騎大將軍開府刺史如故徐羨之等以廢弑罪將及誅弘
以非首謀且弟曇首又為上所親奉事將發使報弘美
之既誅遷侍中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給班劍三十人
上西征謝晦與彭城王義恭居中住中書下省引隊伍
出入司徒府權置東軍元嘉五年春不旱弘引咎遜位先
是彭城王義康為荊州刺史鎮江陵平陸令河南成祭與
弘書誠以盈滿兼陳彭城王宜入知朝政竟陵衡陽宜出

陳列藩弘由是固自陳請乃遷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六年弘又上表陳彭城王宜入輔并求解州義康由是代
弘為司徒與之分錄弘又辭分錄弘博練政體留心庶事
斟酌時宜每存優允與八座丞郎疏曰同伍犯法無人士
不罪之科然每至詰謫輒有請許若常垂恩宥則法廢不
行後事糾責則物以為苦况宜更為其制時議多不同弘
以為謂之人士便無庶人之坐署為庶人輒受人士之罰
不其煩歟謂人士可不受同伍之謫取罪其奴客庸何傷
邪無奴客可令輸贖有脩身閭閻與羣小實隔又或無奴
僅為衆所明者官長二千石便親臨列上依事遣判又主

守偷五疋常偷四十匹竝加大辟議者咸以為重弘以為
小吏無知臨財易昧或由疎慢事陷重科宜進王守偷十
匹常偷五十疋死四十匹降以補兵卒於官長以上荷蒙
榮祿冒利五匹乃已為弘士人至此何容復加哀矜且此
輩人士可殺不可謫謂宜奏聞決之聖旨文帝從弘議弘
又上言舊制人年十二半役十六全役今西方無事應存
消息請以十五至十六為半丁十七為全丁從之及弟曇
首亡文帝嗟悼不已見弘流涕歔歔弘斂容而已既而彭
城王義康言於帝曰曇首既為家寶又為國器弘情不稱
何也帝曰賢者意不可度其見體亮如此九年進位太保

領中書監餘如故其年薨贈太保中書監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劍為六十人謚曰文昭公配食武帝廟庭弘既人望所宗造次必存禮法凡動止施為及書翰儀體後人皆依仿之謂為王太保家法雖歷藩輔而不營財利薨亡之後家無餘業而輕率少威儀客有疑其諱者弘曰家諱與蘇子高同性褊隘人有忤意輒加詈辱少嘗擢蒲公城子野舍及後當權有人就弘求縣此人嘗以蒲戲得罪弘詰之曰君得錢會戲何用祿為荅曰不審公城子野何所在弘默然自領選及當朝摠錄將加榮爵於人者每先呵責禮辱之然後施行若美相聘接語放權者必無所請人問

其故荅曰王爵既加於人又相撫勞便成與主分功此所謂姦以事君者也若求者絕官叙之分既無以為惠又不微借顏色即大成怨府亦鄙薄所不任問者悅伏子錫嗣錫字寡光位太子左衛率江夏內史高自位遇太尉江夏王義恭當朝錫箕踞大坐殆無推敬卒子僧亮嗣齊受禪降爵為侯僧亮弟僧衍位侍中僧衍弟僧達

僧達幼聰敏弘為揚州時僧達六七歲遇有通訟者竊覽其辭謂為有理及大訟者亦進弘意其小留左右僧達為申理闇誦不失一句兄錫質訥乏風采文帝聞僧達早慧召見德陽殿應對閑敏上甚知之妻以臨川王義慶女少

好學善屬文為太子舍人坐屬疾而於揚列橋觀鬪鴨為
有司所糾原不問性好鷹犬與閭里少年相馳逐又躬自
屠牛義慶聞之令周旋沙門慧觀造而觀之僧達陳書滿
席舉論文義慧觀酬答不暇深相稱美訴家貧求郡文帝
欲以為秦郡吏部郎庾仲文曰王弘子既不宜作秦郡僧
達亦不堪莅人乃止遷太子洗馬母憂去職與兄錫不協
錫罷臨海郡還送故及奉祿百萬以上僧達一夕令奴輦
取無餘服闋為宣城太守性好游獵而山郡無事僧達肆
意馳騁或五日三日不歸受辭辯訟多在獵所人或逢不
識問府君所在僧達報曰在近其後徒義興及元凶弒立

孝武發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義人問其所
以慶之曰虜馬飲江王出赴難見其在先帝前議論開張
執意明決以此言之其必至也僧達尋至孝武即以為長
史及即位為尚書右僕射僧達自負才地三年間便望宰
相嘗答詔曰亡父亡祖司徒司空其自負若此後為護軍
將軍不得志乃求徐州上不許固陳乃以為吳郡太守時
暮歲五遷彌不得意吳郭西臺寺多富沙門僧達求須不
稱意乃遣主簿顧曠率門義劫寺內沙門竺法瑤得數百
萬荆江夏反叛加僧達置佐領兵臺符聽置千人而輒立
三十隊隊八十人立宅於吳多役功力坐免官後孝武獨

召見傲然了不陳遜唯張目而視及出帝歎曰王僧達非
狂如何乃戴面向天子後顏師伯詣之僧達慨然曰大丈夫
寧當玉碎安可以沒沒求活師伯不荅遂巡便退初僧
達爲太子洗馬在東宮愛念軍人朱靈寶及出爲宣城靈
寶已長僧達詐列死亡寄宣城左求籍之注以爲子改名
元序啓文帝以爲武陵國典衛令又以補竟陵國典書令
建平國中軍將軍孝建元年事發又加禁錮表謝言不能
因依左右傾意權貴上愈怒僧達族子確少美姿容僧達
與之私款確叔父休爲永嘉太守當將確之郡僧達欲逼
留之確知其意避不往僧達潛於所住屋後作大阮欲誘

確來別殺埋之從弟僧虔知其謀禁呵乃止御史中丞劉
瑀奏請收案上不許一年除太常意尤不悅頃之一表解
職文旨抑揚侍中何偃以其言不遜啓付南臺又坐免官
先是何尚之致仕復膺朝命於宅設八關齋大集朝士自
行香次至僧達曰願郎且放鷹犬勿復游獵僧達荅曰家
養一老狗放無處去已復還尚之失色大明中以歸順功
封寧陵縣五等侯累遷中書令黃門郎路瓊之太后兄慶
之孫也宅與僧達門並嘗盛車服詣僧達僧達將獵已改
服瓊之就坐僧達了不與語謂曰身昔聞下騶人路慶之
者是君何親遂焚瓊之所坐牀太后怒泣涕於帝曰我尚

在而人陵之我死後乞食矣帝曰瓊之年少無事詣王僧
達門見辱乃其宜耳僧達貴公子豈可以此加罪乎太后
又謂帝曰我終不與王僧達俱生先是南彭城蕃縣人高
闍沙門釋曇標道方等共相誑惑自言有鬼神龍鳳之瑞
常聞簫鼓音與秣陵人藍宥期等謀為亂又結殿中將軍
苗乞食等起兵攻宮門事發凡黨與死者數十人僧達屢
經犯忤以為終無悔心因高闍事陷之收付廷尉於獄賜
死時年三十六帝亦以為恨謂江夏王義恭曰王僧達遂
不免死追思太保餘烈使人慨然於是詔太保華容文昭
公門爵國姻一不貶絕時有蘇寶者名寶生本寒門有文

義之美官至南臺侍御史江寧令坐知高闍謀反不即聞
啓亦伏誅僧達子道琰徙新安元徽中為詹陵內史未至
郡卒子融

融字元長少而神明警慧母臨川太守謝惠宣女性敦敏
教融書學博涉有文才從叔儉謂人曰此兒至四十名位
自然及祖舉秀才累遷太子舍人以父宦不通弱年便欲
紹興家業啓齊武帝求自試遷祕書丞從叔儉初有儀同
之授贈儉詩及書儉甚竒之笑謂人曰穰侯印詎便可解
歷丹陽丞中書郎永明末武帝欲北侵使毛惠秀畫漢武
北伐圖融因此上疏開張北侵之議圖成上置琅邪城射

南史卷之十一
堂壁上游幸輒觀焉九年芳林園禊宴使融為曲水詩序
當時稱之上以融才辯使兼主客接魏使房景高宋弁弁
見融年少問主客年幾融曰五十之年父踰其半景高又
云在北聞主客曲水詩序勝延年實願一見融乃示之後
曰宋弁於瑤池堂謂融曰昔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
今覽王生詩序用見齊主之盛融曰皇家盛明豈直比蹤
漢武更慙鄙製無以遠匹相如上以魏所送馬不稱使融
問之曰秦西異北實多駿驥而魏之良馬乃駑不若將旦
且信誓有時而爽駟駟之牧遂不能嗣宋弁曰當是不習
地土融曰周穆馬迹徧於天下若騏驎之性因地而遷則

造父之策有時而躡弁曰王主客何為勤勤於千里融曰
卿國既異其優劣聊復相訪若千里斯至聖上當駕鼓車
弁曰向意既須必不能駕鼓車也融曰買死馬之骨亦以
郭隗之故弁不能答融躁於名利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為
公輔初為司徒法曹詣王僧祐因遇沈昭略未相識昭略
屢顧眴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謂曰僕出於扶桑
入於湯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昭略云不知許
事且食蛤蜊融曰物以羣分方以類聚君長東隅居然應
嗜此族其高自標置如此及為中書郎嘗撫案歎曰為爾
寂寂鄧禹笑人行遇朱雀橋開路人填塞乃搥車壁曰車

中乃可無七尺車前豈可乏八駟及魏軍動竟陵王子良於東府募人拔融寧朔將軍軍主融文辭捷速有所造作援筆可待子良特相友好晚節大習騎馬招集江西僭楚數百人竝有幹用融特為謀主武帝病篤暫絕子良在殿內太孫未入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閤口斷東宮仗不得進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立上重蘇朝事委西昌侯鸞梁武謂范雲曰左手據天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主上大漸國家自有故事道路籍籍將有非常之舉卿聞之乎雲不敢荅俄而帝崩融乃處分以子良兵禁諸門西昌侯聞急馳到雲龍門不得進乃曰有敕召我仍排而入奉太

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指麾音響如鍾殿內無不從命融知不遂乃釋服還省歎曰公誤我鬱林深怨融即位十餘日收下廷尉獄使中丞孔珪倚為奏曰融姿性剛險立身浮競動必驚羣抗言異類近寒外微塵若求將領遂招納不逞扇誘荒僨狡弄威聲專行權利反覆唇齒之間傾動頰舌之內威福自己無所忌憚誹謗朝政歷毀王公謂已才流無所推下事暴遠近使融依源據荅融辭曰囚實頑蔽觸行多愆但夙忝門素得奉教君子爰自揔髮迄將立年州閭鄉黨見許愚脊過蒙大行皇帝獎育之恩又荷文皇帝識擢之重司徒公賜預士林安陸王曲垂盼接前

後陳伐虜之計亦仰簡先朝今段大羊午擾今囚草撰符
詔及司徒宣敕招募同例非一實以戎事不小不敢承教
續蒙軍號賜使招集銜敕而行非敢虛扇且張弄威聲應
有形迹專行權利又無贓賄反覆唇齒之間未審悉與誰
言傾動頰舌之內不容無主自上甘露頌及銀甕啓三日
詩序接虜使語辭竭思稱揚得非誹謗囚才分本劣謬被
策用悚怍之情夙宵兢惕自循自省竝愧流言伏惟明皇
臨宇普天蒙澤戊寅赦恩輕重必宥百日曠期始蒙旬日
一介罪身獨嬰憲劾融被收朋友部曲參問北寺相繼於
道請救於子良子良不敢救西昌侯固爭不得詔於獄賜

死時年二十七臨死歎曰我若不為百歲老母當吐一言
融意欲指斥帝在東宮時過失也先是太學生會稽魏準
以才學為融所賞既欲奉子良而準鼓成其事太學生虞
羲丘國賓竊相謂曰竟陵才弱王中書無斷敗在眼中矣
及融誅召準入舍人省詰問遂懼而死舉體皆青時人以
準膽破融文集行於時

微字景玄弘弟光祿大夫鴉之子也少好學善屬文工書
兼解音律及醫方卜筮陰陽數術之事宋文帝賜以名著
初為始興王友父憂去職微素無宦情服闋除南平王鑠
右軍諮議參軍仍為中書侍郎時兄遠免官歷年微歎曰

我兄無事而屏廢我何得而叨忝踰分文帝即以遠為光祿勳微為文好古言頗抑揚袁淑見之謂為訐屈吏部尚書江湛舉微為吏部郎微確乎不拔時論者或云微之見舉廬江何偃亦參其議偃慮為微所咎與之書自陳微報書深言塵外之適其從弟僧綽宣文帝旨使就職因留之宿微妙解天文知當有大故獨與僧綽仰視謂曰此上不欺人非智者其孰能免之遂辭不就尋有元凶之變微常住門屋一間尋書玩古遂足不履地終日端坐牀席皆坐塵埃唯當坐處獨淨弟僧謙亦有才譽為太子舍人遇疾微躬自處療而僧謙服藥失度遂卒深白各恨發病不復

自療哀痛僧謙不能已以書告靈僧謙卒後四旬而微終遺令薄葬不設輜旒鼓挽之屬施五尺牀為靈二宿便毀以常所彈琴置牀上何長史偃來以琴與之無子家人遵之所著文集傳於世贈祕書監微兄遠字景舒位光祿勳時人謂遠如屏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言能不乖物理也遠子僧祐字胤宗幼聰悟叔父微撫其首曰兒神明意用當不作率爾人雅為從兄儉所重每鳴笳列騶到其門候之僧祐輒稱疾不前儉曰此吾之所望於若人也世皆推儉之愛名德而重僧祐之不趨勢也未弱冠頻經憂君喪至孝服闋髮落略盡殆不立冠帽舉秀才為驃騎法曹羸

瘠不堪受命雅好博古善老莊不尚繁華工草隸善鼓琴
亭然獨立不交當世沛國劉徽聞風而悅上書薦之為著
作佐郎遷司空祭酒謝病不與公卿游齊高帝謂王儉曰
卿從可謂朝隱荅曰臣從非敢妄同高人直是愛閑多病
耳經贈儉詩云汝家在市門我家在蘭郭汝家饒賓侶我
家多鳥雀儉時聲高一代賓客填門僧祐不為之屈時人
嘉之稍遷 晉安王文學而陳郡袁利為友時人以為妙選
齊武帝數閱武僧祐獻講武賦王儉借觀不與竟陵王子
良聞其工琴於坐取琴進之不從命求明末為太子中舍
人在直屬殊不待對人輒去中丞沈約彈之云肆情導氣

不顧朝典揚眉闊步直轡高驅坐贖論時何點王思遠之
徒請交竝不降意自天子至于侯伯未嘗與一人游卒於

黃門郎子籍

籍字文海仕齊為餘杭令政化如神善於擿伏自下莫能
欺也性頗不儉俄然為百姓所訟又為錢唐縣下車布政
咸謂數十年來未之有也籍好學有才氣為詩慕謝靈運
至其合也殆無愧也時人咸謂康樂之有王籍如仲尼之
有立明老聃之有嚴周梁天監中為輕車湘東王諮議參
軍隨府會稽郡至若邪溪賦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
幽劉孺見之擊節不能已已以公事免及為中散大夫彌

忽忽不樂乃至徒行市道不擇交游有時塗中見相識輒以笠傘覆面後為作唐俠相小邑寡事彌不樂不理縣事人有訟者鞭而遣之未幾而卒籍又甚工草書筆勢道放蓋孔琳之流亞也湘東王集其文為十卷云

瞻字思範弘從孫也祖柳字休季位光祿大夫東亭侯父猷字世倫位侍中光祿大夫瞻年六歲從師時有伎經門過同業皆出觀瞻獨不視習業如初從父僧遠聞而異之謂其父猷曰大宗不衰寄之此子年十二居父憂以孝聞服闋襲封東亭侯後頗好逸游為閭里患以輕薄稱及長折節脩士操涉獵書記善甚工射歷位驃騎將軍王晏長

史晏誅出為晉陵太守繁已為政妻子不免飢寒時號廉平王敬則作亂瞻赴都敬則經晉陵郡人多附之敬則敗臺軍討賊黨瞻言愚人易動不足窮法齊明帝從之所全萬數遷御史中丞梁臺建為侍中吏部尚書性率亮居選所舉其意多行頗嗜酒每飲或彌日而精神朗瞻不廢簿領梁武每稱瞻有三術射棊酒也卒謚康侯子長玄早卒弘四弟虞柳孺曇曇首虞字休仲位廷尉卿虞子深字景度有美名位新安太守柳孺事列于前曇首別卷
沖字長深弘玄孫也祖僧衍位侍中父茂璋字胤光仕梁位給事黃門侍郎沖母梁武帝妹新安公主卒於齊世武

帝深鍾愛冲賜爵東安亭侯累遷侍中南郡太守習於法令政號平理雖無赫赫之譽久而見思曉音樂習歌舞善與人交貴游之中聲名籍甚侯景之亂元帝承制冲求解南都讓王僧辯并獻女伎十人以助軍賞侯景平授丹楊尹魏平江陵敬帝爲太宰承制以冲爲左長史紹泰中累遷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給扶陳武帝受禪領太子少傅加特進左光祿大夫領丹楊尹參撰律令帝以冲前代舊臣特申長幼之敬文帝即位益加尊重嘗從幸司空徐度宅宴筵之上賜以几光大元年薨年七十六贈司空謚曰元簡冲有子三十人並致通官第十子瑒

瑒字子瑛沈靜有器局美風儀梁元帝時位太子中庶子陳武帝入輔以爲司徒左長史文帝即位累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侍中父冲嘗爲瑒辭領中庶子文帝顧冲曰所以久留瑒於承華正欲使太子微有瑒風法耳宣帝即位歷中書令吏部尚書瑒性寬和務清靜無所抑揚遷尚書左僕射加侍中參選事瑒居家篤睦每歲時饋遺徧及近親敦誘諸弟稟其規訓卒贈特進謚曰光子

瑒弟瑜字子珪亦知名美容儀年三十官至侍中永定元年使齊以陳郡袁憲爲副齊以王琳故囚之齊文宣每行載死囚以從齊人呼曰供御囚每佗怒則召殺之瑜及憲

竝危殆者數矣齊僕射楊遵彥每救護之天嘉二年還朝復為侍中卒謚曰貞子

論曰語云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晉自中原沸騰介居江左以一隅之地抗衡上國年移三百蓋有憑焉其初諺云王與馬共天下蓋王氏人倫之盛實始是矣及夫休元弟兄竝舉棟梁之任下逮世嗣無虧文雅之風其所以簪纓不替豈徒然也僧達猖狂成性元長躁競不止闕

列傳第十一

南史二十一

列傳第十二

南史二十二

李

延壽

王曇首

子僧綽 騫子規

孫儉 騫弟暕

曾孫騫 暕子承

訓

僧綽弟僧虔 慈弟志

僧虔子慈 志弟子筠

慈子泰 志弟彬

寂

王曇首太保弘之弟也幼有素尚兄弟分財曇首唯取圖書而已辟琅邪王大司馬屬從府公脩復洛陽園陵與從弟球俱詣宋武帝帝曰並膏粱世德乃能屈志戎旅曇首荅曰既從神武自使懦夫立志時謝晦在坐曰仁者果有勇帝悅及至彭城大會戲馬臺賦詩曇首文先成帝問弘曰卿弟何如卿荅曰若但如下官門戶何寄帝大笑曇首

有智局喜愠不見於色閨門內雍雍如也手不執金玉婦女亦不得以為飾玩自非祿賜一豪不受於人為文帝鎮西長史武帝謂文帝曰曇首輔相才也汝可每事諮之及文帝被迎入奉大統議者皆致疑曇首與到彥之從兄華並勸上行上猶未許曇首固諫并言天人符應上乃下率府州文武嚴兵自衛臺所遣百官衆力不得近部伍中兵參軍朱容子抱刀在平乘戶外不解帶者累旬及即位謂曇首曰非宋昌獨見無以致此以曇首為侍中領驍騎將軍容子為右軍將軍誅徐羨之等及平謝晦皆曇首及華力也元嘉四年車駕出北山軍使三更竟開廣莫門南臺云

應須白獸幡銀字棨不肯開尚書左丞羊玄保奏免御史中丞傅隆以下曇首曰既無異敕又闕幡棨雖稱上旨不異單刺元嘉元年二年雖有再開門例此乃前事之違今之守舊未為非禮其不請白獸幡銀字棨致開門不時由尚書相承之失亦合糾正上特無問更立科條遷太子詹事侍中如故自謝晦平後上欲封曇首等會讌集舉酒勸之因拊御牀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日出詔以示之曇首曰豈可因國之災以為身幸陛下雖欲私臣當如直史何封事遂寢時弘錄尚書事又為揚州刺史曇首為上所親委任兼兩宮彭城王義康與弘並錄意常怏怏又欲得

揚州以曇首居中分其權任愈不悅曇首固乞吳郡文帝
曰豈有欲建大厦而遺其棟梁賢兒比屢稱疾固辭州任
將來若相申許此處非卿而誰時弘久疾屢遜位不許義
康謂賓客曰王公久疾不起神州詎合卧臨曇首勸弘減
所兵力之半以配義康乃悅七年卒時年三十七文帝臨
慟歎曰王詹事所疾不救國之衰也中書舍人周赳侍側
曰王家欲衰賢者先殞上曰直是我家衰耳贈光祿大夫
九年以預誅徐羨之等謀追封豫寧縣侯諡曰文孝武即
位配饗文帝廟庭子僧綽嗣

僧綽幼有大成之度無便以國器許之好學練悉朝典年

十三文帝引見拜使流涕哽咽上亦悲不自勝龍封豫寧

縣侯尚文帝長女東陽獻公主初為江夏王義恭司徒參

軍累遷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知識流品任舉咸盡其分

僧綽深沈有局度不以才能高人父曇首與王華並被任

遇華子新建侯嗣才劣位遇亦輕僧綽嘗謂中書侍郎蔡

興宗曰弟名位與新建齊弟超至今日蓋姻戚所致也遷

侍中時年二十九始與王濬嘗問其年僧綽自嫌早達後

巡良父乃答其謙退若此元嘉末文帝頗以後事為念大

相付託朝政大小皆參焉從兄微清介士也懼其太盛勸

令損抑僧綽乃求吳郡及廣州並不許會巫蠱事洩上先

召僧綽具言之及將廢立使尋求前朝舊典劾於東宮夜
饗將士僧綽密以啓聞上又令撰漢魏以來廢諸王故事
送與江湛徐湛之欲立隨王誕江湛欲立南平王鐸文帝
欲立建平王宏議久不決誕妃即湛之女鐸妃湛妹也僧
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惟宜速斷幾事難密不可
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上曰卿可謂能斷大事此事不可
不殷勤且庶人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恐
千載之後言陛下惟能裁弟不能裁兒上默然江湛出閣
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傷直邪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及
劾弒逆江湛在尚書上省聞變曰不用王僧綽言至此劾

立轉僧綽吏部尚書及檢文帝巾箱及湛家書疏得僧綽
所啓饗士并廢諸王事乃收害焉因此陷北第諸侯王以
爲與僧綽有異志孝武即位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愍
侯初太社西空地本吳時丁奉宅孫皓流徙其家江左初
爲周顛蘇峻宅後爲袁悅宅又爲章武王司馬秀宅皆以
凶終及給職燾亦類遇禍故世稱凶地僧綽嘗謂宅無吉
凶請以爲第始造未及居而敗子儉
儉字仲寶生而僧綽遇害爲叔父僧虔所養數歲襲爵豫
寧縣侯拜受茅土流涕嗚咽幼篤學手不釋卷賓客或相
稱美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耳乃手書崔

子玉座右銘以貽之丹陽尹袁粲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之門也括栢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終當任人家國事言之宋明帝選尚陽羨公主拜駙馬都尉帝以儉嫡母武康王同泰初巫蠱事不可以爲婦姑欲開冢離葬儉因人自陳密以死請故事不行年十八解褐秘書郎太子舍人超遷秘書丞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表獻之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母憂服闋爲司徒右長史晉令公府長史著朝服宋大明以來著朱衣儉上言宜復舊制時議不許及蒼梧暴雲儉告袁粲求外出引晉新安王婿王獻之任吳興爲例補義興太守昇明二年爲長兼侍中以父終此職固

讓先是齊高帝爲相欲引時賢參讚大業時謝朓爲長史帝夜召朓却人與語久之朓無言唯有二小兒捉燭帝慮朓難之仍取燭遣兒朓又無言帝乃呼左右儉素知帝雄異後請間言於帝曰功高不賞古來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北面居人臣可乎帝正色裁之而神采內和儉因又曰儉蒙公殊眚所以吐所難吐何賜拒之深宋以景和元徽之淫虐非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公若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唯大業末流七尺豈可得保帝笑曰卿言不無理儉又曰公今名位故是經常宰相宜禮絕羣后微示變革當先令褚公知之儉請銜命帝曰我當自往

經少日帝自造彥回款言移晷乃謂曰我夢應得官彥回
曰今授始爾恐一二年間未容便移且吉夢未必便在旦
夕帝還告儉儉曰褚是未達理虞整時為中書舍人甚閑
辭翰儉乃自報整使作詔及高帝為太尉引儉為右長史
尋轉左專見任用大典將行禮儀詔策皆出於儉褚彥回
唯為詔又使儉參懷定之齊臺建遷尚書右僕射領吏部
時年二十八多所引進時客有姓譚者詣儉求官儉謂曰
齊桓滅譚那得有君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儉賞其善
據卒得職焉高帝嘗從容謂儉曰我今日當以青溪為鴻
溝對曰天應人順庶無楚漢之事時朝儀草創衣服制則

未有定準儉議曰漢景六年梁王入朝中郎謁者金貂出
入殿門左思魏都賦云藹藹列侍金貂齊光此藩國侍臣
有貂之明文晉百官表云太尉參軍四人朝服武冠此又
宰府之明文又疑百僚敬齊公之禮儉又曰晉王受命勸
進云沖等眷眷稱名則應盡禮而世子禮秩未定儉又曰
春秋曹世子來朝待以上公之禮下其君一等今齊公元
命禮冠列蕃世子亦宜異數並從之世子鎮石頭城仍以
為世子宮儉又曰魯有靈光殿漢之前例也聽事為崇光
殿外齋為宣德殿以散騎常侍張緒為世子詹事車服悉
依東宮制度高帝踐阼與儉議佐命功臣從容謂曰御謀

謨之功莫與爲二卿止二千石意以爲少趙充國猶能自舉西零之任況卿與我情期異常儉曰昔宋祖創業佐命諸公開國不過二千以臣比之唯覺超越上笑曰張良辭侯何以過此建元元年改封南昌縣公時都下舛雜且多姦盜上欲立符伍家家以相檢括儉諫曰京師翼翼四方是湊必也持符於事旣煩理成不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爲京師乃止是歲有司奏定郊殷之禮儉以爲宜以今年十月殷祭宗廟自此以後五年再殷祭二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即以其日還祭明堂又用次辛饗祀北郊而並無配從之明年轉左僕射領選如故初宋明帝紫極殿珠簾

綺祥飾以金玉江左所未有高帝欲以其材起宣陽門儉與褚彥回及叔父僧虔連名表諫上手詔酬納宋世宮門外六門城設竹籬是年初有發白虎樽言白門三重門竹籬穿不完上感其言改立都牆儉又諫上荅曰吾欲後世無以加也朝廷初基制度草創儉問無不決上每曰詩云惟岳降神生甫及申今天爲我生儉也其年固請解選見許帝幸樂遊宴集謂儉曰卿好音樂孰與朕同儉曰沐浴唐風事兼比屋亦旣在齊不知由味帝稱善後幸華林宴集使各効伎藝褚彥回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張敬兒舞儉曰臣無所解唯知誦書因跪上

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後上使陸澄誦孝經起自仲尼居儉曰臣請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章上曰善張子布更覺非奇也於是王敬則脫朝服袒以絳糾騫奮臂拍張抖動左右上不悅曰豈聞三公如此答曰臣以拍張故得三公不可忘拍張時以為名答儉尋以本官領太子詹事加兵三百人時皇太子妃薨左衛將軍沈文季經為官臣未詳服不儉議曰漢魏以來宮僚先備臣隸之節具體在三存既盡敬亡豈無服昔庾翼喪妻王允勝含猶謂府吏宜有小君之服況臣節之重宜依舊君之妻齋衰三月而除上崩遺詔以

儉為侍中尚書令鎮軍每上朝令史恒有三五十人隨上
談事辯析未嘗壅滯褚彥回時為司徒錄尚書笑謂儉曰
觀公判斷甚樂儉曰所以得厝私懷寔由稟明公不言之
化武帝即位給班劍二十人進號衛將軍掌選事時有司
以前代嗣位或仍前郊年或別為郊始晉宋以來未有畫
一儉議曰晉明帝太寧三年南郊其年九月崩成帝即位
明年改元亦郊簡文咸安二年南郊其年七月崩孝武即
位明年改元亦郊宋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二月崩孝武
嗣位明年亦郊此二代明例差可依放今聖明係業幽顯
宅心言化則類郊非嫌語事則元號初改禋燎登配孝敬

兼遂謂明年正月宜饗禮二郊虞祭明堂自茲以後依舊
間歲有司又以明年正月上辛應南郊而立春在上辛後
郊在立春前為疑儉曰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
其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南郊其月
八日立春此近世明例也並從之永明二年領丹楊尹三
年領國子祭酒又領太子少傅舊太子敬二傳同至是朝
議接少傅以賓友禮宋時國學頽廢未暇脩復宋明帝泰
始六年置摠明觀以集學士或謂之東觀置東觀祭酒一
人摠明訪舉郎二人儒玄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十人其餘
令史以下各有差是歲以國學既立省摠明觀於儉宅開

學士館以摠明四部書充之又詔儉以家為府四年以本
官領吏部先是宋孝武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
專經為業儉弱年便留意三禮尤善春秋發言吐論造次
必於儒教由是衣冠翕然竝尚經學儒教於此大興何承
天禮論三百卷儉抄為八帙又別抄條目為十三卷朝儀
舊與晉宋來施行故事撰次諳憶無遺漏者所以當朝理
事斷決如流每博議引證先儒罕有其例八坐丞郎無能
異者令史諮事實客滿席儉應接銓序傍無留滯十日一
還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劍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憤斜
插簪朝野慕之相與放效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

有謝安蓋自況也武帝深委仗之士流選用奏無不可五年儉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固讓六年重申前命先是詔儉三日一還朝尚書令史出諮事上以往來煩數詔儉還尚書下省月聽十日出外儉啓求解選上不許七年乃上表固請見許改領中書監參掌選事其年疾上親臨視薨年四十八詔衛軍文武及臺所給兵仗悉停侍葬又詔追贈太尉加羽葆鼓吹增班劍為六十人葬禮依太宰文簡公褚彥回故事謚文憲公儉寡嗜慾唯以經國為務車服鹿裘家無遺財手筆典裁為當時所重少便有宰臣之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及生子字曰玄成取仍

世作相之義撰古今喪服集記并文集並行於世梁武帝受禪詔為儉立碑降爵為侯儉弟遜宋昇明中為丹楊丞告劉彥節事不蒙封賞建元初為晉陵太守有怨言儉慮為禍因褚彥回啓聞中丞陸澄依事舉奏詔以儉竭誠佐命特降刑書宥遜遠徙永嘉郡於道伏誅長子騫嗣

騫字思寂本字玄成與齊高帝偏諱同故改焉性凝簡慕樂廣為人未嘗言人之短諸女子姪皆嬪王尚主朝望來歸輜輶填咽非所欲也數歲中不過一再見嘗從容謂諸子曰吾家本素族自可依流平進不煩苟求也歷黃門郎司徒右長史不事產業有舊墅在鍾山八十餘頃與諸宅

及故舊共佃之常謂人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
食常不周以此為愧永元末召為侍中不拜三年春枉矢
書見西方長十餘丈騫曰此除舊布新之象也及梁武起
兵騫曰天時人事其在此乎梁武霸府建引為大司馬諮
議參軍遷侍中及帝受禪降封為侯歷位度支尚書中書
令武帝於鍾山西造大愛敬寺騫舊墅在寺側者即王導
賜田也帝遣主書宣旨就騫市之欲以施寺荅云此田不
賣若敕取所不敢言酬對又脫略帝怒遂付市評田價以
直逼還之由是忤旨出為吳興太守騫性侈於味而儉於
服頗以多忌為累又惰於接物雖主書宣敕或過時不見

才望不及弟暕特以儉之嫡故不棄於時暕為尚書左丞
僕射當朝用事騫自中書令為郡邑邑不樂在郡臥不視
事徵復為度支尚書加給事中領射聲校尉以母憂去職
普通三年卒年四十九贈侍中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安子規
規字威明八歲下所生母憂居喪有至性齊太尉徐孝嗣
每見必為流涕稱曰孝童叔父暕亦深器重之常曰此兒
吾家千里駒也年十二略通五經大義及長遂博涉有口
辯為本州迎主簿起家秘書郎累遷太子洗馬天監十二
年改造太極殿畢規獻新殿賦其辭甚工後為晉安王綱
雲麾諮議參軍久之為新安太守父憂去職服闋襲封南

昌縣侯除中書黃門侍郎敷與陳郡殷芸琅邪王錫范陽
張緬同侍東宮俱為昭明太子所禮湘東王繹時為丹楊
尹與朝士宴集屬規為酒令規從容曰江左以來未有茲
舉特進蕭琛金紫光祿大夫傳昭在坐並謂為知言朱异
嘗因酒卿規規責以無禮普通初陳慶之北侵陷洛陽百
僚稱慶規退曰可吊也又何賀焉道家有三非為功難成
功難也昔桓温得而復失宋武竟無成功我孤軍無援深
入寇境將為亂階俄見覆沒六年武帝於文德殿餞廣州
刺史元景隆詔羣臣賦詩同用五十韻規援筆立奏其文
又美武帝嘉焉即日授侍中後為晉安王長史王立為太

子仍為散騎常侍太子中庶子侍東宮太子賜以所服貂
蟬并降令書悅是舉也尋為吳郡太守主書為珽宗家在
吳前守宰皆傾意附之至是珽宗假還規遇之甚薄珽宗
還都密奏規不理郡事俄徵為左戶尚書郡境千餘人詣
闕請留表三奏不許求於郡樹碑許之規常以門宗貴盛
恒思減退後為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辭疾不拜遂於
鍾山宋熙寺築室居焉卒贈光祿大夫諡曰文皇太子出
臨哭與湘東王繹令曰王威明風韻道上神峯標映千里
絕迹百尺無枝實後人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
長淮絕涸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玉生俱往

之傷信非虛說規集後漢家異同注續漢書二百卷文集二十卷子襄魏剋江陵入長安

暕字思晦騫弟也年數歲而風神警拔有成人之度時父儉作宰相賓客盈門見暕曰公才公望復在此矣弱冠選尚淮南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歷秘書丞齊明帝詔求異士始安王遙光薦暕及東海王僧孺除暕騎從事中郎天監中歷位侍中吏部尚書領國子祭酒門貴與物隔不能留心寒素頗稱刻薄後為尚書左僕射領國子祭酒卒謚曰靖子承幼訓並通顯

承字安期初為秘書郎累遷中書黃門侍郎兼國子博士

時膏腴貴遊咸以文學相尚承以經術為業唯承獨好儒業遷長兼侍中俄轉國子祭酒承祖儉父暕皆為此職三世為國師前代未之有久之出為東陽太守政存寬惠更人悅之卒郡謚曰章承性簡貴有風格右衛朱异當朝用事每休下車馬填門有魏郡申英者門寒才俊好危言高論以忤權右嘗指异門曰此中輻湊皆為利往能不至者唯大小王東陽耳小東陽即承弟幼也時唯承兄弟及褚翔不至异門世並稱之

訓字懷範生而紫胞師媪云法當貴幼聰敏言有識量僧正惠超見而奇之謂門人羅智國曰四郎眉目踈朗舉動和

韻此是與門戶者智國以白陳陳亦曰不墜其業其在文殊文殊訓小字也年十三陳亡憂毀家人莫識十六召見文德殿應對爽徹上目送之久謂朱异曰可謂相門有相初補國子生問說師袁昂昂曰久籍高名有勞虛想及觀容止若披雲霧俄而諸袁子弟來昂謂諸助教曰我兒出十數若有一子如此實無所恨射策除秘書郎累遷秘書丞嘗詩云且爽匡世功蕭曹佐吐俗追祖儉之志也後拜侍中入見武帝帝問何敬容曰褚彦回年幾為宰相敬容曰少過三十上曰今之王訓無謝彥回訓美容儀善進止文章為後進領袖年二十六卒謚溫子

僧虔金紫光祿大夫僧綽弟也父曇首與兄弟集會子孫任其戲適僧達跳下地作髡子時僧虔累十二博碁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僧綽採蠟燭珠為鳳皇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伯父弘歎曰僧達俊爽當不減人然亡吾家首終此子也僧虔必至公僧綽當以名義見美或云僧虔採燭珠為鳳皇弘稱其長者云僧虔弱冠雅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非唯跡逾子敬方當器雅過之為太子舍人退默少交接與袁淑謝莊善淑每歎之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光潛實勅莫之窺雖魏陽元之射王汝南之騎無以加焉遷司徒左西屬兄僧綽為宋元凶所害親

賓咸勸之。逃僧虔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奉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同歸九泉，猶羽化也。孝武初出為武陵太守，攜諸子姪，兄子儉中塗得病，僧虔為廢寢食同行，客慰喻之。僧虔曰：昔馬援子姪之間，一情不異，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吾實懷其心誠，未異古亡兄之胤，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回舟謝職，還為中書郎。再遷太子中庶子，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跡。大明世常用搨筆書，以此見容。後為御史中丞，領驍騎將軍甲族，由來多不居憲臺。王氏分枝居烏衣者，位宦微減，僧虔為此官，乃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為耳。泰始中為兵與太守始

王獻之善書，為兵與郡及僧虔工書，又為郡論者稱之。從會稽太守中書舍人阮佃夫家在東，請假歸客，勸僧虔以佃夫要幸，宜加禮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當拂衣去耳。佃夫言於宋明帝，使御史中丞孫夔奏僧虔坐免官。尋以白衣領侍中。元徽中為吏部尚書，尋加散騎常侍，轉右僕射。昇明二年為尚書令，嘗為飛白書，題尚書省壁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脩之不已，則溢焉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躓引之不已，則迭是故夫之宜疾。當時嗟賞，以比坐右銘。兄子儉每覲見，輒勗以前言，往行忠貞止足之道，雅好文史，解音律，以朝廷禮樂多違正

典人間競造新聲時齊高帝輔政僧虔上表請正聲樂高
帝乃使侍中蕭惠基調正清商律齊受命轉侍中丹揚
尹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僧虔上言湯本救疾而實行
寃暴若罪必入重自有正刑若去惡宜疾則應先啓豈有
死生大命而潛制下邑上納其言而止文惠太子鎮雍州
有盜發古冢者相傳云是楚王家大獲寶物玉履玉屏風
竹簡書青絲綸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
以示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高帝素善
書篤好不已與僧虔賭書彙謂曰誰爲第一對曰臣書第
一陛下亦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爲謀或云帝問我書

何如卿荅曰臣正書第一章書第二章陛下草書第二章而正
書第三章無第三章陛下無第一章帝大笑曰卿善爲辭然天
下有道立不與易也帝示僧虔古迹十一卷就求能書人
名僧虔得人間所有卷中所無者具大皇帝景帝歸命侯
書祖玄書及王丞相導領軍洽中書令琅張芝索靖衛伯
儒張翼十一卷奏之又上羊欣所撰能書人名一卷遷湘
州刺史侍中如故清簡不營財產百姓安之武帝即位以
風疾欲陳解遷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僧虔少
時羣從竝會客有相之云僧虔年位最高仕當至公餘人
莫及及此授僧虔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當有八命

之禮我若復此授一門有二台司實所畏懼乃固辭上優而許之客問其故僧虔曰吾榮位已過無以報國豈容更受高爵方貽官謗邪儉既爲朝宰起長梁齋制度小過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儉即日毀之永明三年薨時年六十追贈司空侍中如故謚簡穆僧虔頗解星文夜坐見豫章分野當有事故時僧虔子慈爲豫章內史慮有公事少時而僧虔薨棄郡奔赴時有前將軍陳天福坐討唐寓之於錢唐掠奪百姓財物棄市先是天福將行令家人豫作壽冢未至東又信催速就冢成而得罪因以葬焉又宋世光祿大夫劉鎮之年三十許病篤已辦凶具旣而疾愈因

畜棺以爲壽九十餘乃亡此器方用因此而言天道未易知也僧虔論書云宋文帝書自言可比王子敬時議者云天然勝羊欣功夫少於欣王平南廩右軍叔過江右軍之前以爲最亡曾祖領軍右軍云弟書遂不減吾變古制余惟右軍領軍不爾至今猶法鍾張亡從祖中書令書子敬云弟書如騎驟駸駸恒欲度驂騑前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分在荊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賤家雞皆學逸少書須吾下當比之張翼云右軍自書表晉穆帝令翼寫題後答右軍當時不別久後方悟云小人幾欲亂真張芝索靖章誕鍾會二衛竝得名前代無

以辨其優劣唯見其筆力驚異耳張澄當時亦呼有意卻
情章草亞於右軍都者質草亞於二王緊媚其父桓玄自
謂右軍之流論者以比孔琳之謝安亦入能書錄亦自重
為子敬書嵇康詩羊欣書見重一時親受子敬行書尤善
正乃不稱名孔琳之書天然縱放極有筆力規矩恐在羊
欣後丘道護與羊欣俱面受子敬故當在欣後范暉與蕭
思話同師羊欣後小叛既失故步為復小有意耳蕭思話
書羊欣之影風流趨好殆當不減筆力恨弱謝綜書其舅
云繁生起是得賞也恨少媚好謝靈運書乃不倫遇其合
時亦得入流賀道力書亞丘道護庾昕學右軍亦欲亂真

矣僧虔嘗自書讓尚書令表辭制既雅筆迹又麗時人以
比子敬崇賢吳郡顧寶先卓越多奇自以伎能僧虔乃作
飛白以示之寶先曰下官今為飛白屈矣僧虔著書賦儉
為注序甚工僧虔宋世嘗有書詎子曰知汝恨吾未許汝
學欲自悔厲或以闔棺自欺或更擇美業且得有慨亦慰
窮生但亟聞斯唱未覩其實吾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
意於史取三國志聚置牀頭百日許復徒業就玄汝曾未
窺其題目未辨其指歸而終日自欺人人不受汝欺也由
吾不學無以為訓然重華無嚴父放勛無令子亦各由己
耳汝輩竊議亦當云阿越不學何忽自課汝見其一耳不

全爾也。設令吾學如馬鄭亦復其勝，復倍不如今亦必大減。致之有由，從身上來也。汝今壯年，自勤數倍，許勝劣及吾耳。吾在世雖乏德，素要復推排人間十許年，故是一舊物。人或以比數汝耳。即化之後，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事者？舍中亦有少負令譽弱冠，越超清級者。于時王家門中優者龍鳳，劣猶虎豹。失蔭之後，豈龍虎之議？況吾不能爲汝蔭，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蔑爾無聞，布衣寒素，輕相屈體。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體盡讀數百卷書耳。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誡爾後乘也。汝年久立境，方應從宦，兼有室累，何處復得下帷如玉郎時邪？各爾身已切，豈復關吾邪？鬼唯知愛深松茂，精寧知子弟毀與事。因汝有感，故略叙曾懷。子慈。

慈字伯寶，年八歲外，祖宋太宰江夏王義恭迎之內齋，施寶物，恣所取。慈取素琴石硯及孝子圖而已。義恭善之，表淑。見其幼時，撫其背曰：「叔慈內潤也。」少與從弟儉共書學。謝鳳子超宗嘗候僧虔，仍往東齋，詣慈。慈正學書，未即放筆。超宗曰：「卿書何如？」虔曰：「慈書比大人如鷄之比。」鳳超宗狼狽而退。十歲時，與蔡興宗子約入寺禮佛，正遇沙門懺約戲。慈曰：「衆僧今日可謂虔虔。」慈應聲曰：「卿如此，何以與蔡氏之宗？」歷位吳郡太守、太司馬、長史、侍中、領步兵。

校尉司徒左長史慈患脚齊武帝敕王晏慈有微疾不能
騎聽乘車在仗後江左以來少例也慈妻劉彥節女子觀
尚武帝長女吳縣公主脩婦禮姑未嘗交答江夏王鋒為
南徐州王妃慈女也以慈為東海太守行徐州府州事還
為冠軍將軍廬陵王中軍長史未拜求明九年卒贈太常
諡懿子泰

泰字仲通幼敏悟年數歲時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於牀
羣兒競之泰獨不取問其故對曰不取自當得賜由是中
表異之少好學手所抄寫二千許卷及長通和溫雅家人
不見喜慍之色姊夫齊江夏王鋒為齊明帝所害外生蕭

子友竝孤弱泰資給撫訓逾於子姪梁天監元年為秘書
丞自齊永元之末後宮火延燒秘書書圖散亂殆盡泰表
校定繕寫武帝從之歷中書侍郎掌吏部仍即真自過江
吏部郎不復典大選今史以下小人求競者輻湊前後少
能稱職泰為之不為貴賤請屬易意天下稱平轉黃門侍
郎每預朝宴刻燭賦詩文不加點帝深賞歎沈約常曰王
有養炬謝有覽舉養泰小字炬筠小字也始革大理以泰
為廷尉卿再歷侍中後為都官尚書泰能接人士故每願
其居選官頃之為吏部尚書衣冠屬望未及選舉仍疾改
除散騎常侍左驍騎將軍未拜卒諡夷子廓

志字次道慈之弟也九歲居所生母憂哀容毀瘠為中表所異弱冠選尚宋孝武女安固公主拜駙馬都尉褚彥回為司徒引志為主簿謂其父僧虔曰朝廷之恩本為殊特所可光榮在屈賢子累遷宣城內史清謹有恩惠郡人張侃吳慶爭田經年不決志到官父老相謂曰王府君有德政吾鄉里乃有如此爭侃慶因相攜請罪所訟地遂成閑田後為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十餘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憂唯一人失期志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勿憂明日果至以婦孕吏人益歎服之為吏部尚書在選以和理稱在慧景平以例加右軍將軍封臨汝侯固諱改領右衛將軍

及梁武軍至城內殺東昏百僚署名送首志歎曰冠雖弊可加足乎因取庭樹葉接服之偽悶不署名梁武覽牋無志署名嘉之弗以讓也霸府開為驃騎大將軍長史梁臺建位散騎常侍中書令天監初為丹陽尹為政清靜都下有寡婦無子姑亡舉責以歛葬既而無以還之志愍其義以俸錢償焉時年饑每日為粥於郡門以賦百姓眾悉稱惠常懷止足謂諸子姪曰謝莊在宋孝武時位止中書令吾自視豈可過之二年為散騎常侍中書令因多謝病簡通賓客九年還為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卒志善書隸書當時以為楷法齊游擊將軍徐希秀亦號能書常謂志為

書聖志家居建康禁中皇馬養老父僧虔門風寬恕志尤
醇厚所歷不以罪咎劾人門下客嘗盜脫志車轡責之志
知而不問待之如初賓客遊其門者專蓋其過而稱其善
兄弟子姪皆篤實謙和時人號馬真諸王爲長者善述四
年志改葬武帝厚賻贈之謚曰安有五子緝休謹操素志
弟揖位太中大夫揖子筠

筠字元禮一字德柔幼而警悟七歲能屬文年十六爲考
藥賦其辭甚美及長清靜好學與從兄泰齊名沈約見筠
以爲似外祖袁粲謂僕射張稷曰王郎非唯額類袁公風
韻都欲相似稷曰袁公見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必嬉笑唯

此一條不能酷似仕爲尚書殿中郎王氏過江以來未有
居即著或勸不就筠曰陸平原東南之秀王文度獨步江
東吾得比蹤昔人何所多恨乃欣然就職沈約每見筠文
咨嗟嘗謂曰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吾家書
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自謝朓諸賢零落平生
意好殆絕不謂疲暮復逢於君約於郊居宅閣齋請筠爲
草木十詠書之壁皆直寫文辭不加篇題約謂人曰此詩
指物程形無假題署約製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異示
筠草筠讀至雌霓五的連蜷約撫掌欣抃曰僕常恐人呼爲
霓反次至墜石碓星及冰懸堦而帶坻筠皆擊節稱贊約

曰知音者希真竒殆絕所以相要政在此數句耳筠又嘗
為詩星約約即報書歎詠以為後進擅美筠又能用強韻
每公宴拉作辭必妍靡約嘗啓上言晚來名家無先筠者
又於御筵謂王志曰賢弟子文章之美可謂後來獨步謝
朓常見語云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近見其數首方知此
言為實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拉掌東宮管記昭明太子
愛文學士常與筠及劉孝綽陸倕到洽殷鈞等遊宴玄圃
太子獨執筠袖撫孝綽肩曰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
肩其見重如此筠又與殷鈞以方雅見禮後為中書郎奉
敕製開善寺寶誌法師碑文辭甚麗逸又敕撰中書表奏

三十卷及所上賦頌都為一集後為太子家令復掌管記
普通元年以母憂去職筠有孝性毀瘠過禮大通二年為
司徒左長史三年昭明太子薨敕製哀策文復見嗟賞尋
出為臨海太守在郡侵刻還資有芒屨兩舫他物稱是為
有司奏不調累年後歷祕書監太府卿度支尚書司徒左
長史及簡文即位為太子詹事筠家累千金性儉嗇外服
麤弊所業牛嘗飼以青草及遇亂舊宅先為賊焚乃寓居
國子祭酒蕭子雲宅夜忽有盜攻懼墜井卒時年六十九
家人十二口同遇害人棄尸積於空井中筠狀貌寢小長
不滿六尺性弘厚不以藝能高人而少擅才名與劉孝綽

見重當時其自序云余少好抄書老而彌篤雖遇見舊觀
皆即疏記後重省覽懼與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
十三四建武二年乙亥至梁大同六年四十載矣幼年讀
五經皆七八十遍愛左氏春秋吟諷常爲口實廣略去取
凡三過五抄餘經及周官儀禮國語爾雅山海經本草竝
再抄子史諸集皆一遍未嘗倩人假手竝躬自抄錄大小
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蓋以備遺忘而已又與諸兒書論
家門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竝累葉有文才
所以范蔚宗云崔氏彫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
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沈少
傅約常語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爲四代之史自開闢
以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也汝等仰觀
堂構思各努力筠自撰其文章以一官爲一集自洗馬中
書中庶吏部左佐臨海太府各十卷尚書三十卷凡一百
卷行於世子祥仕陳位黃門侍郎揖弟彬

彬字思文好文章習篆隸與志齋名時人爲之語曰三真
六草爲天下寶齊武帝起舊官彬獻賦文辭典麗尚齊高
帝女臨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仕齊歷太子中庶子徙永
嘉太守卜室於積穀山有終焉之志梁天監中爲吏部尚
書祕書監卒謚惠彬立身清白推賢接士有士君子風彬

第寐

寂字子玄性迅動好文章讀范滂傳未嘗不歎悵王融敗後賓客多歸之齊建武初欲獻中興頌兄志謂曰汝膏梁年少何患不達不鎮之以靜將恐貽譏寂乃止位祕書郎卒年二十一

論曰王曇首之才器王僧綽之忠直其世祿不替也豈徒然哉仲寶雅道自居早懷伊呂之志竟而逢時遇主自致宰輔之隆所謂衣冠禮樂盡在是矣齊有人焉於斯為盛其餘文雅儒素各稟家風箕裘不墜亦云美矣

列傳第十二

南史二十二

列傳第十三

南史二十三

李

延壽

王誕

兄子偃藻弟子瑩

偃子藻瑩從弟亮

王華

從弟琨

王惠

從弟球

王或

子綽績孫

綽弟績或兄子蘊

奐

奐弟份

份孫錡

錡

錡

錡

王誕字茂世太保弘從祖兄也祖恬晉中軍將軍父混太

常卿誕少有才藻晉孝武帝崩從叔尚書令珣為良策出

本示誕曰猶恨少存節物誕擢筆便盡之接其秋冬代變

後云霜繁唐除風回高殿珣歎美因而用之襲爵雉鄉侯

為會稽王世子元顯後軍長史琅邪內史誕結事元顯嬖

人張法順故見寵元顯納妾誕為之親迎隨府轉驃騎長
史內史如故元顯討桓玄欲誅諸桓誕救桓脩等由此
得免脩誕甥也及玄得志將見誅脩為陳請乃徙廣州盧
循據廣州以誕為其平南府長史甚賓禮之誕久客思歸
乃說循曰下官與劉鎮軍情味不淺若得北歸必蒙任寄
時廣州刺史吳隱之亦為循所拘留誕又曰將軍今留吳
公公私非計孫伯符豈不欲留華子魚但以一境不容二君
耳於是誕及隱之俱得還誕為宋武帝太尉長史盡心歸
奉帝甚仗之盧循自蔡洲南走劉毅固求追討誕密白帝
曰公既平廣固復滅盧循則功蓋終古勳無與二如此大

感豈可使餘人分之毅與公同起布衣一時相推尊今既
喪敗不宜復仗立功帝納其說後為吳國內史母憂去職
武帝伐劉毅起為輔國將軍誕固辭以墨經從行時諸葛
長人行太尉留府事心不自安武帝甚慮之毅既平誕求
先下帝曰長人似有自疑心卿詎宜便去誕曰長人知下
官蒙公垂賜令輕身單下必當以為無虞可少安其意帝
笑曰卿勇過魯者矣於是先還後卒追封作唐縣五等侯
子訓早卒誕兄愷字偉世侍中左右尚書始興公愷子偃
偃字子游母晉孝武帝女都陽公主宋受禪封永成君偃
尚宋武帝第二女吳興長公主諱榮男常保偃縛諸庭樹

時天夜雪噤凍久之偃兄恢排閣諾主乃免偃謙虛恭謹
不以世事關懷位右光祿大夫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恭公
長子藻位東陽太守尚文帝第六女臨川長公主諱英媛
公主性妬而藻別愛左右人吳崇祖景和中主讒之於廢
帝藻下獄死主與王氏離婚宋世諸主莫不嚴妬明帝每
疾之湖熟令表憎妻以妬賜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妬婦記
左光祿大夫江湛孫敷當尚孝武帝女上乃使人為敷作
表讓婚曰伏承詔旨當以臨海公主降嬪榮出望表恩加
典外顧者輒蔽伏用憂惶臣寒門悴族凡質陋闇闇有
對本隔天姻如臣素流家貧業寡年近將冠皆已有室荆

釵布裙足得成禮每不自解無偶迄茲媒訪莫尋素族弗
問自惟門慶屢降公主天恩所覃庸及醜末懷憂抱惕慮
不獲免徵命所當果膺茲舉雖明忝宗榮於臣非倖仰緣
聖代曾陳愚實自晉氏以來配尚王姬者豈累經美胃亟
有名才至如王敦懾氣桓温斂威具長佯愚以求免子敬
炙足以違禍王偃無仲都之質而保雪於北階何瑀闕龍
工之姿而投軀於深井謝莊殆自害於矇叟殷冲幾不免
於強鉏彼數人者非無才意而勢屈於崇貴事隔於聞覽
吞悲茹氣無所逃訴制勒甚於僕隸防閑過於婢妾行來
出入人理之常當待賓客朋從之義而今掃轍息駕無闕

門之期廢筵抽席絕接對之理非唯交友離異乃亦兄弟
踈闊第令受酒肉之賜制以動靜監子待錢帛之私節其
言笑姆姪爭媚相勸以嚴尼媪競前相諂以急第令必凡
庸下才監子皆葭萌愚豎議舉止則未閑是非聽言語則
謬於虛實姆姪敢恃耆舊唯贊妬忌居媪自唱多知務檢
口舌其間又有應荅問訊卜筮師母乃至殘餘飲食詰辯
與誰衣被故弊必責頭領又出入之宜繁省難衷或進不
獲前或入不聽出不入則嫌於欲踈求出則疑有別意召
必以三晡爲期遣必以日出爲限夕不見晚魄朝不識曙
星至於夜步月而弄琴書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內與此長

手又聲影裁聞則少婢奔迸裙袂向席則醜老叢來左右
整服以疑寵見嫌賓客未冠以少容致斥禮有列勝象有
貫魚本無媢嫡之嫌豈有輕婦之謂今義絕傍私虔恭正
匹而每事必言無儀適設辭輒云輕易我又竊聞諸主聚
集唯論夫族緩不足爲急者法急則可爲緩者師互相扇
誘本其相意不可貸借固實常辭或云野敗去或云人笑
我雖曰家事有甚王憲發口所云怕同科律王藻雖復疆
恨頗經學涉戲笑之事遂爲冤魂褚曖憂憤用致天絕傷
理害義難以具聞夫多斯之德實致克昌專妬之行有妨
繁衍是以尚主之門往往絕嗣駙馬之身通離費各以臣

凡弱何以克堪必將毀族淪門豈伊身責前後嬰此其人
雖衆然皆患彰遐邇事隔天朝故吞言咽理無敢論訴臣
幸屬聖明矜照由道弘物以典處親以公臣之鄙懷可得
自盡如臣門分世荷殊榮足守前基便預提拂清官顯位
或由才升一叨婚戚感成恩假是以仰冒非宜披露丹實
非唯止陳一已規全身願寔乃廣申諸門受患之切伏願
天慈照察特賜蠲停使燕雀微群得保叢蔚蠢物憐生自
已彌篤若恩詔難降披請不申便當刊膚剪髮投山窟海
帝以此表遍示諸主以調切之并爲戲笑元徽中臨川主
表求還身王族守差弱嗣許之藻弟懋字昌業光祿大夫

封南鄉侯懋子瑩

瑩字奉光選尚宋臨淮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義興太守
代謝超宗去郡與瑩交惡還都就懋求書屬瑩求一吏曰
丈人一旨如湯澆雪耳及至瑩答旨以公吏不可超宗往
懋處對諸賓謂懋曰湯定不可澆雪懋面洞赤唯大耻愧
懋後往超宗處設精白鮑美鮓麇臠懋問那得佳味超宗
詭言義興始見餉陽驚曰丈人豈應不得邪懋大忿言於
朝廷稱瑩供養不足坐失郡廢棄久之後歷侍中東陽太
守以居郡有惠政遷吳興太守齊明帝勤憂庶政瑩頻處
二郡皆有能名還爲中領軍隨王長史意不平改爲太子

詹事中領軍永元初政由羣小瑩守職而已不能有所是非及尚書令徐孝嗣誅瑩頗綜朝政啓取孝嗣所居宅及取孝嗣封名枝江縣侯以為己封從弟亮謂曰此非盛德也瑩怒曰我昔從東度為吳興東身登岸徐時為宰相不能見知相用為領軍長史今住其宅差無多慙時人咸謂失德亮既當朝於瑩素雖不善時欲引與同事遷尚書左僕射未拜會護軍崔惠景自京口奉江夏王內向瑩拒惠景於湖頭衆敗瑩赴水乘舫入樂遊因得還臺城惠景敗瑩還居領軍府梁武兵至復假節都督宮城諸軍事建康平瑩乃以宅還徐氏初為武帝相國左長史及踐阼封建

城縣公累遷尚書令瑩性清慎帝深善之時有猛獸入郭上意不悅以問羣臣羣臣莫對瑩在御筵乃歛板荅曰昔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陛下膺籙御圖虎象來格帝大悅衆咸服焉十五年位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丹楊尹既為公須開黃閣宅前促欲買南隣朱佖半宅佖懼見侵貨得錢百萬瑩乃回閣向東時人為之語曰欲向南錢可貪遂向東為黃銅及將拜印工鑄印六鑄而龜六毀及成頭空不實補而用之居職六日暴疾薨諡曰靜恭少子實嗣起家祕書郎尚梁武帝女安吉公主龍衣爵建城縣公為新安太守實從兄來郡就求告實與銅錢五十萬不聽於郡

及道散用從兄密於都市貨還都求利及去郡數十里實
乃知命追之呼從兄上岸盤頭令卒與杖搏頰乞原劣得
免後為南康嗣王湘州長史長沙郡王三日出楔實衣冠
傾崎王性方嚴見之意殊惡實稱主名謂王曰蕭王誌念
實殿下何見憎玉驚赧即起後密啓之因此廢錮

亮字奉叔瑩從父弟也父攸字昌達仕宋位太宰中郎贈
給事黃門侍郎亮以名家宋末選尚公主拜附馬都尉歷
任祕書丞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才俊以為士林使工
圖其像亮亦預焉累遷晉陵太守在職清公有美政時有
晉陵令沈嶺之性麤疎好犯亮諱亮不堪遂啓代之嶺之

怏怏乃造坐臺下官以犯諱被代未知明府諱若為攸字當
作無敬尊傍犬為犬傍無敬尊若是有心攸無心攸乞告
示亮不履下牀跣而走嶺之撫掌大笑而去建武末累遷
吏部尚書時右僕射江祐管朝政多所進拔為士所歸亮
自以身居選部每持異議始亮未為吏部郎時以祐帝之
內弟故深友祐祐為之延譽益為帝所器重至是與祐情
好攜薄祐昵之如初及祐遇誅羣小放命凡所除拜悉由
內寵亮弗能止外若詳審內無明鑒所選用拘資次而已
當時不謂為能後為尚書左僕射及東昏肆雲亮取容以
免梁武帝至新林內外百僚皆道迎其不能拔者亦間路

送誠款亮獨不遣及東昏遇殺張穆仍集亮等於太極殿
前西鍾下坐議欲立齊湘東嗣王寶暉領軍瑩曰城閉已
久人情離解征東在近何不諮問張穆又曰桀有昏德鼎
遷于殷今實微子去殷項伯歸漢之曰亮默然朝士相次
下牀乃遣國子博士范雲齋東昏首送石頭推亮為首城
平朝士畢至亮獨後裴履見武帝帝謂曰顯而不扶安用
彼相亮曰若其可扶明公豈有今日之舉因泣而去霸府
開以為大司馬長史梁臺建授侍中尚書令固讓乃為侍
中中書監兼尚書令及受禪遷侍中尚書令中軍將軍封
豫寧縣公天監二年轉左光祿大夫元日朝會亮辭疾不

登殿設饌別省語笑自若數日詔公卿問訊亮無病色御
史中丞樂藹奏亮大不敬論棄市詔削爵廢為庶人四年
帝宴華光殿求讜言尚書左丞范縝起曰司徒謝朓本有
虛名陛下擢之如此前尚書令王亮頗有政體陛下棄之
如彼愚臣所不知帝變色曰卿可更餘言縝固執不已帝
不悅御史中丞任昉因奏縝妄陳廢貶請免縝官詔可亮
因屏居閉掃不通賓客遭母憂居喪盡禮後為中書監加
散騎常侍卒謚煬子

王華字子陵誕從祖弟也祖會衛將軍會稽內史父厥司
徒右長史晉安帝隆安初王恭起兵討王國寶時厥丁母

憂在家恭檄令起兵。歆即聚眾應之，以女為貞烈將軍，以
女人為官屬。及國寶死，恭檄龍兵，歆起兵之際，多所誅
戮。至是不復得已，因舉兵以討恭。為名恭遣劉牢之擊歆，
歆敗走，不知所在。長子泰為恭所殺。華時年十三，在軍中
與歆相失，隨沙門釋曇冰逃，便提衣襍從。後津邏咸疑焉。
華行遲，曇冰罵曰：「奴子怠懈，行不及我，以杖捶華數十，衆
乃不疑。由此得免。遇赦還吳，以父存沒不測，布衣蔬食，不
交游者十餘年。宋武帝欲收其才用，乃發歆喪，使華制服。
服闋，武帝北伐，長安領鎮西將軍，北徐州刺史，辟華為州
主簿。後為別駕，歷職著稱。帝鎮江陵，為西中郎主簿，諮

議參軍。文帝未親政事，悉委司馬張邵。華性尚物，不欲入
在已前，邵性豪，每行來常引夾轂，華出入乘牽車，從者不
過兩三人，以矯之。嘗相逢華陽，若不知是邵，謂左右曰：「此
鹵簿甚盛，必是殿下。」乃下牽車立於道側。及邵至，乃驚邵，
白服登城為華所糾，邵坐被徵，華代為司馬。文帝將入奉
大統，以少帝見害，不敢下華。見帝有大功於天下，四海
所服，雖嗣主不綱，人望未改。餘羨之中才，寒士傳亮布衣，
諸生非有晉宣帝王大將軍之志，明矣。畏廬陵嚴斷，將來
必不自容。殿下寬叡慈仁，所知已且越次奉迎，冀以見德。
悠悠之論，殆必不然。羨之亮晦，又要檀道濟、王弘五人同

功孰肯相讓勢必不行今日就徵萬無所慮帝從之曰卿復欲為吾之宋昌矣乃留華物後任上即位以華為侍中右衛將軍先是會稽孔窳子為文帝鎮西諮議參軍以文義見賞至是為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窳子先為何無忌安成國侍郎還東脩宅令門可容高蓋隣里笑之窳子曰大丈夫何常之有窳子與華並有富貴之願自羨之等執權日夜構之於文帝窳子嘗東歸至金昌亭左右欲泊船窳子命去之曰此殺君亭不可泊也華每閑居諷誦常誦王粲登樓賦曰異王道之一平假高衢而騁力出入逢羨之等每切齒憤叱歎曰當見太平時否元嘉二年窳子卒

三年誅羨之等華遷護軍將軍侍中如故宋世唯華與南陽劉湛不為飾讓得官即拜以此為常華以情重異人未嘗預宴集終身不飲酒有宴不之詣若有論事者乘車造門主人出車就之及王弘輔政而弘弟曇首為文帝所任與華相埒華常謂己力用不盡每歎曰宰相頗有數人天下何由得安四年卒年四十三九年以誅羨之功追封新建縣侯謚曰宣孝武即位配享文帝廟庭子定侯嗣卒子長嗣坐罵母奪爵以長弟佟紹封齊度禪國除
 瑤華從父弟也父慄不辨菽麥時以為殷道矜之流人無肯與婚家以獵婢恭心侍之遂生理初名崐崙慄後娶南

陽樂玄女無子故即以琨為名立以為嗣琨少謹篤為從
伯司徒謚所愛宋武帝初為桓脩參軍脩待帝厚後帝以
事計圖脩猶懷昔顧使王華訪素門嫁其二女華為琨娶
大女以小女適潁川庾敬度亦是舊族除琨郎中駙馬都
尉奉朝請先是琨伯父廐得罪晉世諸子並從誅唯華得
免華宋世貴盛以門衰提攜琨因若同生為之延譽歷位
宣城義熙太守皆以廉約稱華終又託之宋文帝故琨屢
居清顯孝建中為吏部郎吏曹選局貴要多所屬請琨自
公卿下至士大夫例為用兩門生江夏王義恭嘗屬琨用
二人後復屬琨答不許出為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都

督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
一過便得三千萬琨無所取納表獻祿奉之半鎮舊有鼓
吹又啓輸還及罷任孝武知其清問還資多少琨曰臣買
宅百三十萬餘物稱之帝悅其對後為歷陽內史上以琨
忠實從為寵子新安王北中郎長史再歷度支尚書加光
祿大夫初琨從兄華孫長龍襲華爵新建縣侯嗜酒多愆失
琨表以長將傾基緒請以長小弟佟嗣焉琨後出為吳郡
太守遷中領軍坐在郡用朝舍錢三十六萬營餉二宮諸
王及作絳襖奉獻軍用左遷光祿大夫尋加太常及金紫
加散騎常侍廷尉虞劼議社稷各一神琨案舊糾駁不為

屈時蘇見寵朝廷歎琨強正明帝臨崩出為會稽太守加
都督坐謬竟囚降為冠軍順帝即位進右光祿大夫順帝
遜位百僚陪列琨攀畫輪頰尾慟泣曰人以壽為歡老臣
以壽為戚既不能先驅螻蟻頻見此事嗚噎不自勝百官
人人雨淚齊高帝即位領武陵王師加侍中時王儉為宰
相屬琨用東海郡迎吏琨使謂曰語郎三臺五省皆是郎
用人外方小郡當乞寒賤省官何容復奪之遂不過其事
尋解王師及高帝崩琨聞國諱牛不在宅去臺數里遂步
行入宮朝士皆謂曰故宜待車有損國望琨曰今日奔赴
皆自應爾遂得病卒贈左光祿大夫年八十四琨謙恭謹

慎老而不渝朝會必早起簡閱衣裳料數冠幘如此教四
或為輕薄謔笑大明中尚書僕射顏師伯豪貴下省設女
樂琨時為度支尚書要琨同聽傳酒行炙皆悉內妓琨以
男女無親授傳行每至令置牀上回面避之然後取畢又
如此坐上莫不撫手嗤笑琨容色自若師伯後為設樂邀
琨琨不往中領軍劉劭晚節有栖退志表求東陽郡尚書
令表粲以下莫不贊美之琨曰永初景平唯謝晦殷景仁
為中領軍元嘉有到彥之為人望才譽勳不及也近聞加
侍中已為快快便求東陽臣恐子房赤松未易輕擬其鯁
直如此而儉於財用設酒不過兩盃輒云此酒難遇鹽鼓

葛蒜之屬並挂屏風酒漿悉置牀下內外有求琨手自賦
之景和中討義陽王昶六軍戒嚴應須紫櫛左右欲營辦
琨曰元嘉初征謝晦有紫櫛在匣中不須更作檢取果得
焉而避諱過甚父名懌母名恭心並不徇犯焉時咸謂矯
枉過正

王惠字令明誕從祖弟也祖劭車騎將軍父默左光祿大
夫惠幼而夷簡為叔父司徒謚所知恬靜不交遊未嘗有
雜事陳郡謝瞻才辯有風氣嘗與兄弟群從造惠談論鋒
起文史間發惠時相謝應言清理遠瞻等慙而退宋武帝
聞其名以問其從兄誕誕曰惠後來秀令鄙宗之美也即

以為行參軍惠遷世子中軍長史時會稽內史劉懷敬之
郡送者傾都惠亦造別還過從弟球球問向何所見惠言
唯覺逢人耳素不與謝靈運相識嘗得交言靈運辯博辭
義鋒起惠時然後言時荀伯子在坐退而告人曰靈運固
自蕭散直上王郎有如萬頃波焉嘗臨曲水風雨暴至坐
者皆馳散惠徐起不異常日不以霑濡而改宋國初建當
置郎中令武帝難其人謂傅亮曰今用郎中令不可減袁
曜卿既而曰吾得其人矣曜卿不得獨擅其奇乃以惠居
之宋少帝即位以蔡廓為吏部尚書不肯拜乃以惠代焉
惠被召即拜未嘗接客人有與書求官得輒聚閣上及去

職印封如初時以廓不拜惠即拜事異而意同也兄鑒頗好聚歛惠意不同謂曰何用田為鑒怒曰無田何由得食惠又曰何用食為其標寄如此卒贈太常無子

球字精玉司徒謚之子惠從父弟也少與惠齊名宋武帝受命為太子中舍人宜都王友轉諮議參軍文帝即位王弘兄弟貴動朝廷球終日端拱未嘗相往來弘亦雅敬之歷位侍中中書令吏部尚書時中書舍人徐爰有寵於上上嘗命球及殷景仁與之相知球辭曰士庶區別國之章也臣不敢奉詔上改容謝焉球簡貴執事不交游廷席虛靜所無異交書者當去精玉亦是王危無當耳既而尚書僕

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並執重權傾動內外球雖通家姻戚未嘗往來居選職接交甚稀不視求官書疏而銓衡有序遷光祿大夫領廬陵王師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專以政事為本刀筆幹練者多被意遇謂劉湛曰王敬弘玉球之屬竟何所堪施為自富貴復那可解球兄子履深結劉湛委誠義康與劉斌等球每訓厲不納自大將軍從事中郎轉太子中庶子流涕訴義康不願違離故復為從事中郎文帝甚銜之及誅湛之夕履徒跣告球球命為取履先溫酒與之謂曰常日謂汝何履怖不得答球徐曰阿父在汝何憂左右扶郎還齊亦以球故履免死廢於家殷景

仁卒球除尚書僕射王師如故素有脚疾多病還家朝首
至少錄尚書江夏王義恭謂尚書何尚之曰當今之末群
下宜加戮力而王球放恣如此宜以法糾之尚之曰球有
素尚加又多疾公應以淡退求之未可以文案責也義恭
又面啓文帝曰王球誠有素譽頗以物外自許端任要切
或非所長帝曰誠知如此要是時望所歸昔周伯仁終日
飲酒而居此任蓋所以崇素德也遂見優容後以白衣領
職十八年卒時年四十九贈特進金紫光祿大夫無子從
孫奐為後

王或字景文球從子也祖穆字伯遠司徒謚之長兄位臨
海太守父僧朗仕宋位尚書右僕射明帝初以后父加特
進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元公或名與明帝諱同故以字行
伯父智少簡貴有高名宋武帝甚重之常言見王智使人
思仲祖武帝與劉穆之討劉毅而智在焉他日穆之白武
帝曰伐國重事公言何乃使王智知武帝笑曰此人高簡
豈聞此輩論議其見知如此為宋國五兵尚書封建陵縣
五等子追贈太常智無子故父僧朗以景文繼智幼為從
叔球所知憐美風姿為一時推謝袁粲見之歎曰景文非
但風流可悅乃嘯歎亦復可觀有一客少時及見謝混荅
曰景文方謝叔源則為野父矣粲惆悵良久曰恨眼中不

見此人景文好言理少與陳郡謝莊齊名文帝嘗與群臣
臨天泉池帝垂綸良久不獲景文越席曰臣以為垂綸者
清故不獲貪餌衆皆稱善文帝甚相欽重故為明帝娶景
文妹而以景文之名名明帝武帝第五女新安公主先適
太原王景深離絕當以適景文景文固辭以疾故不成婚
襲爵建陵子元凶以為黃門侍郎未及就孝武入討景文
遣間使歸款以父在都下不獲致身事平頗見嫌責猶以
舊恩累遷司徒左長史上以散騎常侍舊與侍中俱掌獻
替欲高其選以景文及會稽孔覲俱南北之望以補之尋
復為司徒左長史以姊墓開不臨赴免官後拜侍中領射

聲校尉左衛將軍加給事中太子中庶子坐與奉朝請毛
法因捕戲得錢百二十萬白衣領職景和元年為尚書右
僕射明帝即位加領左衛將軍尋加丹陽尹遭父憂起為
尚書左僕射丹陽尹固辭僕射出為汝州刺史加都督服
闋乃受封江安縣侯固讓不許後徵為尚書左僕射領
吏部揚州刺史加太子詹事不願還朝求為湘州不許時
又謂景文在江州不能案已景文與上書臣王道隆書深
自申理景文屢辭內授上手詔譬之曰尚書左僕射卿已
經此任東宮詹事用人雖美職次政可比中書令耳庶姓
作揚州徐干木王休元殷鐵竝處之不辭卿清令才望何

愧休元毗贊中興豈謝千木綱總相與何後殷鐵邪司徒
以宰相不應帶神州遠邊先責京口鄉基義重密通畿內
又不得不同驃騎陝西任要由來用宗室驃騎既去已陵
理應居之中流雖曰閑地控帶二江通接荆郢經略之要
由來有重鎮如此則揚州自成關刺史卿若有辭便未知
誰應處之此選大備與公卿疇懷非聊爾也固辭不領
選徙為中書令常侍僕射揚州如故又進中書監領太子
太傅常侍揚州如故景文固辭太傅上遣新除尚書右僕
射褚彥回宣旨不得已乃受拜時太子及諸皇子並小上
猶為身後計諸將帥吳喜壽寂之之徒慮其不能奉幼主

並殺之而景文外戚貴盛張永累經軍旅又疑其將來難
信乃自為謠言曰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人一士王字指
景文弓長張字指張永景文彌懼乃自陳求解揚州詔荅
曰人居貴要但問心若為耳大明之世巢徐二戴位不過
執戟權亢人主顏師伯白衣僕射橫行尚書中表蔡作僕
射領選而人徃徃不知有蔡蔡遷為令居之不疑今既省
錄令便居昔之錄至置省事及幹億並依錄格蔡作令來
亦不異為僕射人情向蔡淡然亦復不改常以此居貴位
要任當有致憂兢不卿今雖作揚州太子太傅位雖貴而
闕朝政可安不懼差於蔡也卿虛心受榮有而不為累貴

高有危殆之懼卑賤有溝壑之憂張單雙兔木鴈兩失有心於避禍不如無心於任運夫千仞之木既摧於斧斤一寸之草亦悴於踐蹋高崖之脩幹與深谷之淺條存亡之要巨細一揆耳晉將畢萬七戰死於牖下蜀相費禕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甘心於履危未必逢禍縱意於處安不必全福但貴者自惜故每憂其身賤者自輕故易忘其已然為教者每誠貴不誠賤言其貴滿好自恃也凡名位貴達人以存懷泰則觸人改容否則行路嗟愕至如賤者否泰不足以動人存亡不足以結數死於溝瀆困於塗路者天地之間亦復何限人不係意耳以此而推貴何必難處

賤何必易安但人生自應卑慎為道行已用心務思謹惜若乃吉凶大期正應委之理運遭隨參差莫不由命也既非聖人不能見吉凶之先見正是依倚於理言可行而為之耳得吉者是其命吉遇不吉者是其命凶以近事論之景和之世晉平庶人從壽陽歸亂朝人皆為之戰慄而乃遇中興之運袁顛圖避禍於襄陽當時皆羨之謂為陵霄駕鳳遂與義嘉同滅駱宰見狂主語人言越王長頸烏喙可與共憂不可共樂范蠡去而全身文種留而遇禍今主口頸頗有越王之狀我在尚書中久不去必危遂求江南縣諸都令史住京師者皆遭中興之慶人人蒙爵級宰逢

義嘉染罪金木纏身性命幾絕卿耳目所聞見安危在運
 何可豫圖邪上既有疾而諸弟並已見殺唯桂陽王休範
 人才本劣不見疑出為江州刺史慮一旦晏駕皇后臨朝
 則景文自然成宰相門族強盛藉元舅之重歲暮不為純
 臣泰豫元年春上疾篤遣使送藥賜景文死使謂曰朕不
 謂卿有罪然吾不能獨死請子先之因手詔曰與卿周旋
 欲全卿門戶故有此處分敕至之夜景文政與客某扣函
 看復還封置局下神色怡然不變方與客某思行爭劫竟
 歛子內奩畢徐謂客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酒至
 未飲門客焦度在側憤怒發酒覆地曰大丈夫安能坐受

死州中文武可數百人足以一奮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見
 念者為我百口計乃墨啓答敕并謝贈詔酌謂客曰此酒
 不可相勸自仰而飲之時年六十追贈開府儀同三司謚
 曰懿長子絢

絢字長素早惠年五六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
 尚之戲之曰可改耶耶乎文哉絢應聲答曰尊者之名安
 可戲寧可道草翁之風必舅及長篤志好學位秘書丞先
 景文卒謚曰恭世子絢弟績

績字叔素弱冠秘書郎太子舍人轉中書舍人景文以此
 授超階令績經年乃受景文封曲安侯績襲其本爵為始

平縣五等男元徽末為黃門郎東陽太守齊武帝為撫軍
吏部尚書張岱選續為長史呈選牒高帝笑曰此可謂素
望再遷義興太守輒錄郡吏陳伯喜付陽羨獄欲殺之縣
令孔道不知何罪不受續教為有司奏坐白衣領職後長
兼侍中武帝出射雉續信佛法稱疾不從永元元年卒於
太常謚靖子續女適武帝寵子安陸王子敬永明二年納
妃脩外舅姑之敬武帝遣文惠太子相隨往續家置酒設
樂公卿皆冠冕而去當世榮之續弟約齊明帝世數年廢
綢梁武帝時為太子中庶子嘗謂約曰卿方當富貴必不
容又滯屈及帝作輔謂曰我嘗相卿當富貴不言卿今日

富貴便當見由歷侍中左戶尚書廷尉續長子雋不慧位
止建安太守雋子克克美容貌善容止仕梁歷司徒右長
史尚書僕射臺城陷仕侯景位太宰侍中錄尚書事景敗
克迎侯王僧辯問克曰勞事夷狄之君克不能對次問璽
紱何在克默然良久曰趙平原將去平原名思賢景腹心
也景授平原太守故克呼焉僧辯乃謂克曰王氏百世卿
族便是一朝而墜仕陳位尚書右僕射

蘊字彥深或兄子也父措太中大夫措人才凡劣故蘊不
為羣從所禮常懷耻慨家貧為廣德令明帝即位四方叛
逆欲以將領自奮每撫刀曰龍泉太阿汝知我者叔父景

文常誠之曰阿荅汝滅我門六蘊曰荅與童烏貴賤異童
烏絢小字荅蘊小字也及事寧封吉陽男歷晉陵義興太
守所莅竝貪縱後為給事黃門侍郎桂陽之逼王道隆為
亂兵所殺蘊力戰重創御溝側或扶以免事平撫軍長史
褚澄為吳郡太守司徒左長史蕭惠開明言於朝曰褚澄
開城以納賊更為股肱六郡王蘊被甲死戰棄而不收賞
罰如此何憂不亂褚彥回斬乃議用蘊為湘州刺史及齊
高帝輔政蘊與沈攸之連謀事敗斬於秣陵市

魚字道明或兄子也父粹字景深位黃門侍郎魚繼從祖
球故小字彥孫年數歲常侍球許甚見愛與諸兄出身諸

王國常侍而魚起家著作佐郎琅邪顏延之與球情款稍
異常撫魚背曰阿奴始免寒士魚少而強濟叔父景文常
以家事委之仕宋歷侍中祠部尚書轉掌吏部昇明初遷
丹楊尹初王晏父昔曜為沈攸之長史常懼攸之舉事不
得還與為吏部轉普曜為內職晏深德之及晏仕齊武帝
以與宋室外戚而從弟蘊又同逆疑有異意晏叩頭保與
無異志時晏父母在都請以為質武帝乃止永明中累遷
尚書右僕射王儉卒上欲用與為尚書令以問晏晏位遇
已重意不推與荅曰柳世隆有勳望恐不宜在與後乃轉
左僕射加給事中出為雍州刺史加都督與寧蠻長史劉

興祖不睦十一年奐遣軍主朱公恩征蠻失利興祖欲以啓聞奐大怒收付獄興祖於獄以針畫漆合盤為書報家稱枉令啓聞而奐亦馳信啓上誣興祖扇動荒蠻上知其枉敕送興祖還都奐恐辭情翻背輒殺之上大怒遣中書舍人呂文顯直閣將軍曹道剛領兵收奐又別詔梁州刺史曹武自江陵步出襄陽奐子彪凶愚頗干時政士人咸切齒時文顯以漆匣匣篋篋在船中因相誑云臺使封刀斬王彪及道剛曹武文顯俱至衆力旣盛又懼漆匣之言於是議閉門拒命長史殷叡與女壻也諫曰今開城門白服接臺使不過檻車徵還隨官免爵耳彪堅執不同叡又

曰宜遣典籤間道送啓自申亦不患不被宥乃令叡書啓遣典籤陳道齊出城便為文顯所執叡又曰忠不背國勇不逃死百世門戶且思後計孰與仰藥自全則身名俱泰叡請先驅螻蟻又不從奐門生鄭羽叩頭啓奐乞出城迎臺使奐曰我不作賊欲先遣啓自申政恐曹呂輩小人相陵藉故且閉門自守耳彪遂出戰敗走歸土人起義攻州西門彪登門拒戰却之司馬黃瑤起寧蠻長史裴叔業於城內起兵攻奐奐聞兵入禮佛未及起軍人斬之彪及弟爽弼殷叡皆伏誅奐長子太子中庶子融融弟司徒從事中郎琛於都棄市餘孫皆原有琛弟肅秉竝奔魏後得黃

瑤起鬻食之弟，伯女為長沙王晃妃，以男女竝長，又且出繼，特不離絕。與旣誅，故舊無敢至者。汝南許明達先為與，參軍躬為殯斂，經理甚厚。當時高其節，與弟份。

份字季文，仕宋位始安內史。袁粲之誅，親故無敢視者。份獨往致慟，由是顯名。累遷大司農，與誅後，其子肅奔魏。份自拘請罪，齊武帝宥之。肅屢引魏人至邊，份嘗因侍坐，武帝謂曰：「比有北信，不份改容對曰：肅旣近，忘墳相寧遠。憶有臣帝亦以此亮焉。」後位秘書監，仕梁位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兼起部尚書。武帝嘗於宴席問群臣曰：「朕為有為無份曰：陛下應萬物為有體，至理為無帝稱善。後累遷尚

書左僕射，歷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監丹楊尹卒，謚曰胡子長。子琳字孝璋，位司徒左長史。琳齊代取梁武帝妹義興長公主，有子九人，竝知名。長子銓字公衡，美風儀，善占吐尚。武帝女永嘉公主拜駙馬都尉，銓雖學業不及弟錫，而孝行齊焉。時人以為銓錫二玉，可謂玉昆金友。母長公主疾，銓形貌瘠，人不復識。及居喪，哭泣無常，因得氣疾。位侍中，丹楊尹卒於衛尉卿。子溥字伯淮，尚簡文帝女餘姚公主。

銓弟錫字公嘏，幼而警悟，與兄弟受業，至應休散，輒獨留不起，精力不倦，致損右目。十二為國子生，十四舉清茂，除

祕書郎再遷太子洗馬時昭明太子尚幼武帝敕錫與祕書郎張纘使入宮不限日數與太子游狎情兼師友又敕陸倕張率謝舉王規王筠劉孝綽到舍張纘爲學士十人盡一時之選錫以戚屬封永安侯普通初魏始連和使劉善明來聘敕中書舍人朱异接之善明彭城舊族氣調甚高負其才氣酒酣謂异曰南國辯學如中書者幾人异曰异所以得接賓宴乃分職是司若以才辯相尚則不容見使善明乃曰王錫張纘北間所聞云何可見异具啓聞敕即使南苑設宴錫與張纘朱异四人而已善明造席遍論經史兼以嘲謔錫纘隨方酬對無所稽疑善明甚相歎挹

化曰謂异曰一日見二賢實副所期不有君子安能爲國引宴之日敕使左右徐僧權於坐後言則書之累遷吏部郎中時年二十四謂親友曰吾以外戚謬被時知兼比羸病庶務難擁安能捨其所好而徇所不能乃稱疾不拜便謝遣胥徒拒絕賓客掩扉覃思室宇蕭然諸子温清隔簾趨倚公主乃命穿壁使子涉滉觀之卒年三十六贈侍中謚貞子錫弟僉

僉字公會八歲丁父憂哀毀過禮初補國子生祭酒袁昂稱爲通理累遷始興內史丁所生母憂固辭不拜又除南康內史在郡義興主薨詔起復郡後爲太子中庶子掌東

南史及傳十三
二四
宮管記卒贈侍中元帝下詔賈而不伐曰恭追謚曰恭子
僉弟通

通字公達仕梁為黃門侍郎敬帝承制以為尚書右僕射
陳武帝受禪遷右僕射太建元年為左光祿大夫六年加
特進侍中將軍光祿佐更扶竝如故未拜卒謚曰成弟勸
勸字公齊美風儀博涉書史恬然清簡未嘗以利欲干懷
仕梁為輕車河東王功曹史王出鎮京口勸將隨之蕃范
陽張纘時典選舉勸造纘言別纘嘉其風采乃曰王生才
地豈可游外府乎奏為太子洗馬後為南徐州別駕從事
史大同末梁武帝謁園陵道出朱方勸隨例迎候敕令從

輦側所經山川莫不顧問勸隨事應對咸有故實又從登
北顧樓賦詩辭義清典帝甚嘉之時河東王為廣州刺史
乃以勸為冠軍河東王長史南海太守王至嶺南多所侵
掠因懼罪稱疾委州還朝勸行州府事越中饒沃前後守
宰例多貪縱勸獨以清白著聞入為給事黃門侍郎侯景
之亂奔江陵歷位晉陵太守時兵飢之後郡中彫弊勸為
政清簡吏人便安之徵為侍中遷五兵尚書會魏軍至元
帝徵湘州刺史宜豐侯蕭循入援以勸監湘州及魏平江
陵敬帝承制以為中書令加侍中歷陳武帝司空丞相長
史侍中中書令竝如故及蕭勃平以勸為廣州刺史未行

改為衡州刺史王琳據有上流衡廣攜貳勦不得之鎮留于大庾嶺太建元年累遷尚書右僕射時東境大水以勦為晉陵太守在郡甚有威惠郡人表請立碑頌勦政德詔許之徵為中書監重授尚書左僕射領右軍將軍卒謚曰溫子勸弟質

質字子貞少慷慨涉獵書史梁世以武帝甥封甲口亭侯位太子中舍人庶子侯景濟江質領步騎頓于宣陽門外景軍至都質不戰而潰為桑門潛匿人間城陷後西奔荊州元帝承制歷位侍中吳州刺史領鄱陽內史魏平荊州侯瑱鎮益城與質不協質率所部依于留異陳永定二年

武帝命質率所部隨都督周文育討王琳質與琳素善或譖云於軍中潛信交通武帝命文育殺質文育啓救之獲免文帝嗣位以為五兵尚書宣帝輔政為司徒左長史坐招聚博徒免官後為都官尚書卒謚曰安子弟固

固字子堅少清正頗涉文史梁時以武帝甥封莫口亭侯位丹楊尹承梁元帝承制以為相國戶曹屬掌管記尋聘魏魏人以其梁氏外戚待之甚厚承聖元年為太子中庶子遷尋陽太守魏剋荊州固之鄱陽隨兄質度東嶺居信安縣陳永定中移居吳郡文帝以固清靜且欲申以婚姻天嘉中歷位中書令散騎常侍國子祭酒以其女為皇太

子妃禮遇甚重廢帝即位授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宣帝輔
政固以廢帝外戚姪恒往來禁中頗宣密旨事洩比黨
皆誅宣帝以固本無兵權且居處清素止免所居官禁錮
太建中卒於太常卿謚恭子固清虛寡欲居喪以孝聞又
信佛法及丁所生母憂遂終身蔬食夜則坐禪晝誦佛經
嘗聘魏因宴鄉食祭請停殺一羊羊於固前跪拜又宴昆明
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呪之遂一鱗不
獲子寬位侍中

論曰王誕夙有名輩而間關夷險卒獲攀光日月遭遇蓋
其時焉奉光奉叔並得官成齊代而亮自著寒松固為優
矣瑩印章六毀豈鬼神之害盈采景文弱年立譽芳聲籍
甚榮貴之來匪由勢至若使泰始之朝身非外戚與袁粲
群公方駭世相履履之災庶幾可免庾元規之讓中書令義
歸此矣矣有愚子自致誅夷份胤嗣克昌持鐘門慶美矣

